

2014 新竹
文學
暨
尖
文

得獎作品輯





市長序

文學的力量

文學的力量看似細微無形，實則綿長深遠。白先勇先生曾經表示，「文學高於一切，文學最能夠投射一個民族心靈精神的力量。文學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如果沒有文學的教育，人類還處於野蠻的時代。」由此可知，小小的文字堆砌而成的文學篇章，可以深入人心、影響和塑造人們的思想。新竹，也正透過文學藝術，不斷累積發展為繽紛多采的城市文學花園。

竹塹文學獎於一九九七年設立，以深化風城的文學內涵、樹立風城的文學風格為目標，至今已累積無數佳作。竹塹文學獎鼓勵全民寫作，除現代詩和短篇小說提供熱愛文字創作的作者揮灑文心之外，為了增加文學獎的廣度與深度，自二〇〇三年設置童詩獎項、二〇〇七年徵求青春散文，讓

不同年齡層的市民朋友、懷鄉遊子，皆能盡情發揮文字創作的能量。

今年我們在四六三件投稿作品中，選出三十篇得獎作品，編印成此次出版的《二〇一四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與《二〇一四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輯》兩冊一套的文學專輯。為增添童詩閱讀的樂趣，亦邀請獲獎的小詩人為自己的作品進行繪畫創作，以溫馨可愛的繪本風格呈現，輔以英文翻譯對照，使小小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更貼近感受文字創作的溫度及培養學習語言的動力，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真正能夠感動人心的文學作品需要作者豐厚的生活經驗積累、深入的精神思考和獨特的藝術表現，在此特別感謝所有參與本年度竹塹文學盛宴的寫作者、用心指導的學校老師、諸位評審委員及童詩翻譯孫德宜教授，謹以本年度的作品輯出版向各位致意，並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新竹市市長

許明財

謹識



局長序

星光璀璨的文學天空

文學的天空裏，群星璀璨，光華閃耀。創作者是一顆顆帶著光芒的星星，因為優秀的作品使其更加耀眼奪目。文化局籌辦竹塹文學獎行之有年，今年驚喜的發現為數不少的文學獎的超新星誕生，盼望每一位閱讀星空的人，都能從星星的閃爍中，感受到愛與智慧的光芒。

在本次出版的《二〇一四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及《二〇一四竹塹文學獎兒童詩得獎作品輯》中，小詩人蔡宜臻〈三隻小鳥〉文字直白真誠、意象畫面溫暖，彷彿能感受到一股溫柔在字裡行間流動。黃適敏同學〈失去，也是一種擁有〉以洗鍊成熟的文字敘述一位孩子用書信對話口吻向父親傾訴心思，看似平靜淡然卻力道十足。許懷方〈閣樓〉閱讀趣味濃厚，用束之回憶高閣的各式物品進行隱喻，意象細膩，詩間留白之處引人

無限想像。陳穎書〈盡頭〉小說細節精準且情節流暢，閱讀過程就像看電影般令人回味再三。作品輯中尚有許多嶄露頭角的星芒隱藏其中，待讀者探尋發現。

蔣勳曾經說過：「偉大的文學都是從講故事開始的」，好的故事吸引人去品味閱讀，閱讀擁有潛移默化的力量，在不知不覺中，薰陶著我們的言行，啟迪我們的心智，引領我們對人生的細膩感悟。讓閱讀伴隨新竹的風，在這個城市裡吹起一股溫暖的文學薰陶之風。

值此歲末感恩的季節，僅以本書出版，向所有參與本年度竹塹文學獎的大小創作者、指導老師及深具英詩素養、廣受小詩人肯定與喜愛的孫德宜教授至上祝福之意。感謝各位的參與，使今年竹塹文學獎更顯光采獨爛。

新竹市文化局長

林景洲

謹識



目錄

現代詩

第一名	閣樓／許懷方	14
第二名	風聲／田煥均	22
第三名	時間的號誌——致所有離鄉打拼的你們／丁威仁	30
佳作	進行式——造訪風城／林郁茗	38
	透明的圖騰／趙韡文	46

青春散文

第一名	失去，也是一種擁有／黃適敏	58
第二名	重新開始下筆／柯岱君	70
第三名	無聲／謝明倫	78
佳作	月娘光光／吳書瑋	92

短篇小說

第一名	盡頭／陳穎書	166
第二名	USB人／黃致中	194
第三名	記憶體／張正欽	232
佳作	洗骨／陳倚芬	280
	祕密／林惠琦	322
	我在Oango的日子／范軒璋	114
	櫥窗／陳子勤	130
	撲／慕宇峰	142
	滋味／蘇庭怡	150

(按姓名筆劃排序)

現代詩



評審

陳義芝
陳育虹
李癸雲





現代詩總評

李癸雲

2014年「竹塹文學獎」現代詩組的應徵作品，經主辦單位審核之後，符合參選資格者，共計75件，對照往年之投稿件數，數量不算多，整體品質也有下滑的趨勢。因此，本屆三位評審委員——陳義芝、陳育虹、李癸雲，在推舉出陳義芝為評審召集人之後，先就地方文學獎之屬性、徵獎目標與推廣方式，作了一番討論。陳育虹首先提出問題：地方文學獎究竟是為了鼓勵大眾書寫？還是為了提昇地方的文學水準？評審們由此展開熱烈的討論，李癸雲認為應該兩者兼具，既有鼓勵大眾寫作風城主題、記錄與保存地方文獻的意義，也要能推廣文學教育，培養在地創作者。陳義芝則提出具體的實踐方式，他建議文化局可以在徵獎前舉辦寫作營或文學研習營，邀請作家分享寫作經驗與方法；徵獎後則將評審過程公開於網路平台，讓投稿者能從評審的辯論裡得知審美標準。

經過一番會前討論之後，三位評審接著提出各自的評審標準，大致可歸納為三大原則：一是主題或取材的深度，詩作必須有深刻處或發人深省的意義，避免景物觀光化與泛泛之談；二是創新，三位評審一致肯定現代詩貴在不落俗套、重新構建新的情感結構與勇於開發新的寫作視角；三是詩的語言，詩之為詩，即在於其語言的獨特性，所以應具備藝術化語言的經營能力。綜觀本屆來稿作品，可發現幾點書寫現象：少見語言老練成熟的詩作，大多流於散文化、口語化，恣意抒發，毫不經營，失卻詩歌美學；在新竹主題的要求下，多有風景化、觀光化的作品，不過今年可見幾首清新之作，能推陳出新，開發新的主題疆域，頗為難得；往年頻繁出現的貢丸、米粉、竹科等題材，今年卻較罕見，轉而增加如台68東西向快速道路、新竹在地學校之類的歷年得獎主題之著墨，也許是相互觀摩學習的類比效應；最後，來稿中有多首詠史、詠人的作品，如歌詠史記、屈原、林黛玉等，其同質性如課堂作業的主題要求。或許竹塹文學獎已發揮其帶動地方寫作風氣的效用，成為校園寫作教學的投稿目標。

投票過程則記述如下，首先第一次投票，由每位評審圈選五首詩作，共有十首得到票數，顯示評審們的眼光相當集中，再經過一番討論與評析之後，進行第二次投票，篩選至五件作品，繼而分出高低票數與名次。最後評審結果為：



第一名：〈閣樓〉

第二名：〈風聲〉

第三名：〈時間的號誌——致所有離鄉打拼的你們〉

佳作：〈進行式——造訪風城〉

佳作：〈透明的圖騰〉

三位評審在會議結束之後，除了肯定並恭喜所有得獎人，也表達對幾首遺珠之作的遺憾，期許「竹塹文學獎」能繼續將文學種子散播，讓地方書寫更加蓬勃，未來展現質量俱增的徵文成果。

現代詩

第一名


許懷方

目前就讀清華大學外文系。

出生於風城的女孩。出生時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或許

決定了我看世界的兩極角度。光明、色彩和生命，黑暗、虛無與死亡。

寫作一直是我的第二個家。



作者的話

謝謝評審們。謝謝家人。謝謝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謝謝怡靖和靜昀，我最摯愛的朋友，也是我創作的力量。第一次得獎，其實很不知所措，一切來得不真實。很感動也很珍惜這一次的經驗。希望所有熱愛寫作的夥伴都能相信自己，走出獨一無二的文學路。



閣樓

俄羅斯娃娃

謊言包圍著被囚禁的精靈

脆弱的港灣似乎無法栓住

欲揚的風帆

趁著溺水的夜色 你吹響汽笛

房間裡的我已停步 聲音不息

日夜撻伐夢的薄翼

烏鴉翅膀

南非量產的護身符

好險我是你豢養的白鴿

雨季已回沼澤蟄伏

我憋住嘆息

深恐染上暮春的肺結核

在閣樓藏匿疲軟的晌午

被灰塵強吻懷了一座

達利的鐘

雪景球

記憶的琉璃

砌了一座飄雪的哥德式教堂

敲不響新人的鐘



舒卷你贈與的畫作
艷彩潑瀉 嘩啦一聲
我獨演的默劇皆上了色

印度銀手鍊

掛滿布幔的嘈雜市集

你為自己買了錯亂的指南針

手鍊來自同個攤販

材質不明 聽說曾被恆河洗淨

原來房間被城市拎在崖端

我的飛羽已窮盡

成為夢中的意象 是你

躍出閣樓便萬劫不復

地球儀

你從不回答我

為何 軸是歪的

橙黃的斜陽總會懷納

窗邊的凝睇 我是一幅

永遠靜止你筆尖的

未完成品

逐漸褪色



賞讀

以束諸回憶高閣的旅遊紀念品為題，組合一首失戀曲。層層套疊的俄羅斯娃娃，是分手前的重重謊言；「被灰塵（塵封舊事）強吻（如天鵝強吻麗妲）」而生的達利的鐘，隱喻「記憶之堅持」（達利畫作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材質不明的廉價手鍊，雖經恆河聖水洗淨，仍然毫無束縛或祝福法力；雪景球裡冷冷的教堂鐘聲不為新人敲響，而地球儀的軸心永遠偏斜。書寫在「閨閣」的孤獨中睹物思情，表達細膩節制，文字輕巧不落俗，意象豐富而曲折，留白之處引人想像。

陳育虹


現代詩

第二名

田煥均

台大物理研究所畢，曾當過工程師兩三年。非常欣賞認真生活，活出夢想的人。喜歡旅行、創作，喜歡低調的活躍著，很珍惜周遭的一小群人，並時常感謝上天。曾獲得林榮三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獎。





作者的話

謝謝新竹市文化局和評審們，謝謝在我身邊一直支持我的人，
謝謝上天。



風聲

一片葉子無聲落下

我有話要說

穿過薄荷色晨光，玫瑰色暮靄

低頭親吻眾人發汗的額際

讓數聲口哨悠揚

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是九降風，有明確的目的

旅行在城市裡四處尋找共鳴

看一棟棟古老的建築逐漸擱淺

聞嗅米粉如何曝曬出香味，緩緩梳理自己

不時，自城隍屋簷俯衝而下

透過眼角餘光觀望世俗

那些黑髮白髮彷彿永不停息的柳絮

隨我不斷迴旋，不斷起降

一天幾次我檢查柿餅裡陽光的含量

計算多少和煦日照轉化成糖

留意蜘蛛在屋簷下結網，試圖捕捉一日平靜

佈置牠多采多姿的王國

靜靜注視周遭，宛如君王

更多時刻我什麼也沒做，只是發出輕微的鼾聲

等待吹玻璃緩緩膨脹，吹出一個大大的

斑斕的透明的，夢想



當我颺起，看見一畦畦水稻伸展成高樓

一畝畝良田開墾成科技園區

身體裡有剛受完精的花粉

烤焦的稻香，惆悵的青草味

混和滋潤萬物的雨水

偶爾幾滴眼淚失速墜落

甚至溫柔揚起塵，夕陽裡

讓每個人的背影顯得更加堅強

更加巨大

當我逐漸變老

沿著宇宙邊緣推進，我有一個

小小的願望，旅行過所有物種

一再回歸原點

最偉大的成就不是吹動歷史翻頁
亦不是目睹滄海與桑田易位
而是讓專注的人們側過臉
眨眨眼，換上最溫柔的表情
發現諸多美麗的小細節



賞讀

風聲，是風的心聲，風在自述。視角不俗，構思清新。以九降風、微風、雨前風，或只是氣之流動，描繪生活的面相、生命的情采。看似低調、微不足道的細節，其實是最能印證體驗、深入人心的感受。

陳義芝

現代詩

第三名

丁威仁

1974年生，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自號詩神，得獎族繁不及備載，請自行Google。已出版詩集與論述多種，發表古典與現代論文數十篇，欲知詳情，也請自行Google。

作者的話

按我在「第一屆竹塹學國際研討會」裡發表論文《竹塹文學獎新詩組得獎作品研究》提出的論點，而後再以实际行动理論，迅速完成詩作投稿得獎，證明了論文裡「如何得獎」的論點極度正確。若有想讀這篇論文集者，請伊妹兒：kylesmie8885@gmail.com給我，我會傳檔給您，盼望大家一起投稿得獎。



時間的號誌——致所有離鄉打拼的你們



時間是一本書，每頁堅固的字跡

都有自己的音調，你把那些安靜的

記憶扔在堆滿單行道的城市

鎮日敲打披頭四的節奏，才發現

自己搞丟了好幾個冷的季節

你突然想起河裡漂來的水草，在另一條

憂傷的巷弄，把紅磚道寫成中年人的
腰圍滾邊，反正烏雲像一把黑色的
傘，車燈是一群浮游的魚

於是，你替逃家的黑夜上鎖
那面象徵時間的號誌
恍若一片片枯黃的落葉……



時間是一本書，每個字跡都將變成遺址
或者古蹟，當你沿著偽善的頁碼
查找所謂不朽，將發現記憶
總在模糊的地面施工



我們總把耳鳴配著啤酒一起下肚
躺在雙人枕頭，計算每張凹凸玲瓏的
鈔票，而肩上的日子是塊磁鐵
無法成為地基

繞過廢棄工地，烤蕃薯的香氣變得
新奇，你突然想起童年灶底下
阿嬤的木屐，砧板上母親指尖的
血漬，才發現霓虹裡的時間
或許能夠回溫：



時間是一本書，折一個角落就是

鐘聲的邊界，放學後的燈光

有如一滅的螢火，從窗外向走廊蔓延

有人說那是雨點紛紛

其實走出了課室就是異鄉

在這個不夠古典的季節，你早已選擇

岔路右方，把鄉愁埋入都會

行銷那些喚醒遊子思鄉的菜餚

引導他們循著岔路左方返家

複習阿母調製的味道：



時間是一列火車，每個近鄉情怯的
小站，都在隧道釀造親情

我們撥開遠方天幕，把記憶安在
微溫的胸口，鐵橋鏗鏘的旋律
正向著夾岸的喬木致敬

我們的鄉愁一路往南延伸，山壁像是
一面隔音的牆，虔誠是木製佛桌的
質地，我彷彿聽見阿嬤哼起歌謠
以糯米挑染童年的聽覺
於隧道裡，傳來粽葉的回音：

賞 讀

陳育虹

借交通號誌為組詩標題，饒富趣味。作者試以時間為經，異鄉為緯，寫時空變化中的遊子情。文字嫻熟，架構清楚；但組詩前三則首句皆為「時間是一本書」，而「書」的意象延伸發揮不多，十分可惜。



現代詩

佳作

林郁茗

嘉義人，畢業於國立台東大學語教系，立志當位和藹可親的好老師，最後成了深居簡出的麵包師。未來的日子如同詩文，難以捉摸，卻又令人期待它的出現。作品曾入選基隆海洋文學獎，懷恩文學獎，馬祖文學獎，花蓮文學獎。

作者的話

感謝寫作上，永遠支持我的家人，感謝LISA與輔中這些同窗們，感謝軍旅同袍的照顧。感謝東大語教、華語的學長姐和學弟妹，感謝東大LANZOS所有優秀的帥哥美女們。感謝老婆呂雅琳小姐以及恩師周慶華教授。

最後，感謝評審的青睞與肯定。



進行式——造訪風城

〈行經十八尖山〉

雲霧恆常在話語中蜿蜒

穿過眼眸的景致，起伏的紋路

路過晨光迂迴的稜線

停格在夢與夢的山巒邂逅間

蝶舞藏有婆娑的蹤跡

游移在木棉和九重葛的闌珊姿態裡

時而低頭淺眠，時而感受

頭頂流向腳尖的旋律

偶有水墨點綴落向山谷的細雨

成為桂花的餘韻，成為剎那

隱沒在亭間樹林的石梯

〈行經南寮漁港〉

陰有雨的海浪迷濛著水氣

魚群的撞擊，將波濤切割開來

從岸邊直達深處的背脊

激起碎浪如葉片騰空後落地

碼頭傳來海風鹹鹹的樂音

有些隱沒，有些化成群鳥的牧笛

吹響一條條蜿蜒的小徑

蔓延在藍白彩繪的圓柱與圓頂



如光線的折疊，樹叢的倒影
如岸邊搖晃著零星的船隻
在遊客的來去間寫入未完的故事

〈行經清泉吊橋〉

鳥語已遍及沿途的花香
看到坐落於此的故居，恍惚間
像一段竄流的歷史
一首被挾持而未完成的詩
撩動著山林的琴弦，引領我們
越過吊橋走進更深邃的夢
尋夢？或是隨著一潭波光的漣漪
洗滌在群山盤旋的南風
閃爍著鬱鬱以及斑白的面容

許多皺褶下的沉默，許多已經
逐漸遺忘的臉孔……

〈行經李棟山莊〉

腳下於此刻甦醒的沉睡
如荒煙漫草，迴盪一股肅殺的詭譎
沿途駛入幽暗的字句，隨著人物
覆蓋無以名狀的對白與情節
像似潛伏在角落的鬼魅
引誘著那羅溪水潺潺地延伸
像老樹在步道下盤桓鬱鬱的晝夜
穿梭在勇士與軍隊駐守的山莊
交織傳說成為歷史與血淚
從某個平靜的部落，吶喊出
一段如溪水般逐漸乾涸的黑夜



賞讀

選擇了四個景點，統一以「行經……」為題，顯然是有結構的表現。第一首寫山谷細雨成為落花餘韻，第三首交融聽覺的鳥語與嗅覺的花香，都是可細品的筆觸。但整體而言，卻也有若干熟練、看似穩當卻不夠深刻的句子。

陳義芝




現代詩

佳作

趙韡文

學生，曾獲菊島文學獎、台中文學獎、玉山文學獎。



作者的話

很高興能得獎，感謝竹塹文學獎，感謝大家。



透明的圖騰

(一) 眉

鏡前，妳細心修剪過於

粗厚的羽翼，喜歡看著母親從角度

振翅的姿態，解讀妳的暗示

並放任所有情緒飛行

於額間的山谷

(二) 眼

還以為那對捲翹的

屋簷，足以抵擋入夜的暴雨

當未知的颱風跋涉而來

穿越報導中的山林，部落

偷偷鬆動的土石。妳畫上眼影

覆蓋那些柔軟

易碎的心事

(三) 頰

妳一一細數陽光

行經的鞋痕，探索每條皺紋

神秘的起源，如同遙遠的人們

沿著古調輕柔的音階



行走，準備離開
如同記憶中母親
雙頰的圖騰

(四) 唇

妳是否在夢中尋訪
姓氏裡的草木生態，醒來時進入黃昏
無人涉足的陽台，等待遠方天空
塗上口紅般的色澤
妳試著發音，以幼時歌謠
治療磨損的聲帶

(五) 指

鏡前，妳細心栽種色彩

在指尖，想像母親薄紙般的皮膚

沿著妳背上綿綿的山脊

搔癢，教導妳快樂

當她以霧一般的口吻

轉述著艷紫荊的秘密

妳一定就看見，透明的圖騰

將時間藏於其中



賞讀

李癸雲

此詩結構完整，語言流暢，意象鮮明，雖有幾處措辭生硬難解，但是瑕不掩瑜，整體而言，表達有新意，意義具深度。作者以母親／部落／原鄉作為關懷主軸，各個段落皆能呼應「透明的圖騰」之喻依，使意義聚焦，讀來不顯雜亂。身體器官的組曲雖已不見新意，但此詩卻能以小喻大，以實寫虛，以輕馭重，仍展現了作者獨特的藝術才華。





青春散文



評審

陳銘礪
黃雅莉
黃秋芳





青春散文總評

陳銘磻

新竹市文化局主辦「2014竹塹文學獎」青春散文部分，來稿總計56篇。

綜觀研析過去參與投稿的作品，大抵偏重以介紹新竹歷史古蹟與名勝、名產為主軸，刻意強調對故鄉景致的懷念或喜愛。這種直截了當把地景引為寫作材料，稍一不慎，恐將流入說明文，不僅讀之乏味，更有可能引發讀者不耐之慨，這是書寫地景文學最需要留意的地方。

反觀本屆投稿作品，絕大多數已然排除掉過往那一類「作文式」的寫作筆法，代之以文學的優雅意識，盡情描繪「青春」，進而把關於竹塹的意象，自然而然融入文字之中，抒發出一篇篇各有獨立風格的作品。這是本期「青春散文」最佳特色。

因為特色聚攏，蒼萃一氣，所以三位評審越發辛勞的在「艱困」中，為這一批佳

文好作品「唇槍舌劍」，戮力推薦心目中的佳作。所幸，在一定評審的時間內終將名次選定，順利平和完成任務。

散文創作，側重真情真意，少了真實情感，作品便失之人味，沒有人味的散文如何能博取讀者青睞？歡喜看到本期的散文創作競逐，作品水平齊全，篇篇獨具風雅特性，使人欣喜。期盼往後參與比賽諸君都能抱持這種「發自內心真誠感動」的心情創作。

青春散文

第一名

黃適敏

目前就讀於新竹女中語文資優班一年級。喜好寫作，翻譯小說是生活必需品（近期嚴重缺氧）。高中始開始接觸散文，得獎作品為第一篇散文作品。

夢想是能讓對於創作的熱忱化為成就，用自己的文字感動所有人！

文字是創作者的靈魂——摻著愁思、乘著希望，迎著無限的想像和期許，在晚霞的餘映下隨著風如柔絲般微微顫動。

作者的話

首先，我要感謝對於寫作，始終給我最大的啟蒙與開導的國中三年班導師——黃瑞容老師！每一句以紅色墨水撒下的心思和教誨，我將永遠銘記在心！

也謝謝身旁始終鼓勵、陪伴著我一路走來的家人和朋友們，沒有你們，一切成就都將泯然無跡。你們是色彩斑駁，是星光閃爍，是支撐著我最大的力量！

寫這篇散文，儼然像是在克服一個艱鉅的挑戰。要把內心最不為人知、陰暗的角落化為文字的過程，其實必須經過種種酸澀苦痛。當淚水在眼眶打轉、灼燒著雙頰，我必須掀開傷疤，再小心翼翼地藏起傷口。然而，如果能夠讓更多的人體會到知足和珍惜的重要，我願讓原以褪淡的酸楚重新燃起，化為希望的助力和嶄新的期許。我會繼續努力創作！

最後，這篇作品獻給你，這項殊榮屬於你，父親。
謝謝你，我的生命因你而獨特。

指導老師：呂惠貞

新竹女中



失去，也是一種擁有

有時候我會想起你。

我還記得你的聲音，還記得你咧嘴大笑時嘴角泛起的酒窩、微眯起的雙眼，還記得你牽著我小手的大手多麼溫柔，還記得你對我說過的那些我以為永遠講不完的故事，還記得你留在我生活裡的每一個足跡……這一切都是如此的鮮明，鮮明得好像你還在。還在我身邊。

曾經不經意地提起你，會讓我心頭一縮。那是一種習慣已久、隱隱約約的痛楚——些許淡淡的心酸、突然間縮緊的喉頭。而如今，失去你的麻木取代了它，只剩下純粹的麻木和無感。有時我仍會屏住呼吸，等待著隨之而來在胸口的絞痛，但，什麼都沒有。那種完全沒有知覺的意會，幾乎讓我感到恐懼，恐懼我的生命已經徹底失去。

你了……

所以，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在我三、四歲之前，你是我童年的重心。我還記得你牽著我的手過馬路，那時你跟我說：女兒就是父親上輩子的情人。接著，你離開台灣，到了大陸工作。有些長假，我們會搭著飛機到上海去找你；有些時候，你也會驚喜般地帶著我最愛的巧克力出現在家中，慵懶地躺在沙發上，對驚喜萬分的我露出那我始終深愛的笑容。

小學二年級時的暑假，我們全家來到蘇州和你住了三個月。還記得那時，我一進門便衝向你的懷裡。你抱著我動作好陌生，但看著你放鬆的笑容，我卻得到一種歸屬的熟悉。在那裡度過的日子真的很難忘，但我想，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開始看見了一些細微的裂痕——你和媽媽會吵架。你們出現了些我不懂的爭執。

要回台灣的那天，你在機場撫弄著我的頭髮，最後一次親暱地對我擠出我最愛的酒窩，儘管帶了點離別的憂愁，我依舊回以了微笑。但我那時沒想過，這將是我這輩子最後一個，對你純真的微笑。

接下來的日子，我每天看著天上的飛機，總是猜想你一定在上面向我揮手。然



而，回到台灣上學後，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朋友，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填補了我對你淡淡的想念。我也忘了，究竟是曾幾何時開始，我忘了抬頭仰望天空，覓著藍天中游移的白點？忘了把你的名片藏在枕頭下，半夜祈求一個有你的夢？

很快地，我的雙親離婚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媽媽開始向我和哥哥說些我不願去聽、去相信的事。我不想相信你做了哪些錯誤的選擇，也不想相信你是不是真的沒有盡你身為父親的責任。那時候的我——還不懂的自我判斷的我——心中關於你的那部分，貼上了些標籤，抹上了些顏色。

接著，幾年過去了，我的生活不再出現你的影子。小學五年級，中風三年的爺爺過世了。你回台灣的那個下午，我告訴自己不要和你有任何互動，但是當你高大的身影在階梯閃現，黑色的風衣隨著冷風顫動時，我妥協了。我承認了我想念你，承認了你的存在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承認了我對於你在我童年留白有多麼地遺憾和難過。

被你攬在懷裡，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嬌小和脆弱。我自以為成熟懂事又堅強，但我鞏固的心牆卻剎那間被徹底擊潰。我好想你，我好想要一個有你的存在的生活。然而，我們什麼話都沒說。沉默傳達了一切想念和傾訴。

我不禁自問，這些沒有你的年日，我怎能依舊故作堅強？這些沒有你的歲月，我

怎能忍著一次次滾燙的眼眶，把淚水往肚裡吞？

你是我的父親啊，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我珍視的男性。

但或許，就憑著我的思念伴著濃稠陳雜的愛與恨，我們回不去了；或許，除了沉默，我們什麼都給不了彼此——因為你看不見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看不見我努力苦讀、最後上了第一志願，看不見我在你收到你死訊的當下，沒有哭。

我沒有哭，一直都沒有哭——原因不是我冷血，而是因為我真的沒有感覺。當下感覺倒比較像是得到一個客觀的事實或知識，而不是任何帶有情緒、或是與我相關的訊息——直到我們去參加一場法會的晚上。我開始思考這個事實，思考你的死亡，思考這代表的一切——接著，淚水便開始縱流。

起初只是幾滴淚珠從雙頰滑落。我快速地伸手抹乾，但卻趕不上接著急遽模糊的視線。淚水像是我的情緒般奔騰著，我無聲地哭泣、淚流滿面。我不想相信我從小仰慕、深愛的人，如今成了一罈沒有意義的灰。你不會再對我笑，不會再擁抱我，我沒有機會再跟你說任何一句話、解決我們之間任何的誤會，也沒有機會讓你看著我長大，最後牽著我的手，伴我步入禮堂。



我常常納悶，這些是很過分的要求嗎？有些人從小無父無母，有些人天生就有生理或心理上永恆的殘缺，而我，從小便失去了一位父親，我有資格抱怨嗎？

我明白，這些生活經歷影響了我整個人。我比同年齡的人成熟、看得更遠，情緒上卻也容易急遽起伏。我過去自認的冷靜、理性，已經被矛盾的自我顛覆了。

就憑著這些早已屬於我一部分、來自你的改變，有時候我會悼念——就像現在——悼念你。但我忍不住自問，我要如何哀悼一個，從來不曾屬於你的東西？究竟得失去多少，才能夠真正擁有？

有時回憶掠過心頭，我渴盼的其實只是回到當初——回到那最後一刻。因為我甚至忘了自己是否有在離別前緊緊抱住你、開口說聲我愛你。

我心中仍有一小部分，依舊期待著你的出現。路上熟悉的背影，相似的笑聲，還有每一個紀錄著你、我的回憶角落，都讓身邊一切添了一分感傷和滄桑。但我開始忘了。我開始想不起來。你的面孔下沉至我的記憶最深處，你的聲音成了無意義的頻率……當關於你的一切開始褪去時，我沒有試著去緊緊抓住。

想你的夜晚，我只會低聲哭著撕碎原本想寫給你的卡片，卻從來沒想過，為什麼隔天晚上那些藏在枕頭底下的紙碎片便會消失得像是從來沒存在過？當母親捧著那些

碎屑在手心，她是否心痛到哭不出來？

但至少我願意去相信，有多少傷口，或許就有多少成長。

很快地，時光飛逝。從你離開到現在，也已經兩年過去了，我也已經升上了高中。

這兩年裡，我的人生像是經過某種近乎昇華和釋懷的過程——因為現在的我，不會再害怕了。你的曾經存在，對我始終意味著什麼，但是那種模糊的存在，卻沒有帶給我任何特殊意義；然而，你真正的離去、徹底消失在我的未來裡的事實，卻能讓我覺醒、讓我更加的堅強。某方面，對我於我的心理，其實也是種解脫——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種，介於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灰色地帶。

隨著升學問題急遽增加，身邊的友誼、愛情突然間面對了過去三年不曾有過的挑戰。那段時間，我真的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憂慮和壓力。也因此，我感謝你。感謝你帶給我的成長，助我順利度過那段第一次為了自己而努力奮鬥的日子。

同時，我也開始學會不再輕易去相信別人無憑無據的主觀評論。對於那些母親說過的事實或是謊言、真實或虛假，就讓它煙消雲散吧。已經過去的，我不會再回首遠



盼——因為我知道，若想要前進，就得永遠向前遠眺。

謝謝你，儘管不在我身邊，卻依舊支撐著我走過那段我最需要你的日子；謝謝你，讓我對於別人心中存在的徬徨不安和羞澀，能夠應付自如；謝謝你，讓我學會了：其實，失去，也是一種擁有……

因為，如果還能夠再選擇一次——我不後悔，從來都不後悔。因為我想，我還是會堅定地再選擇你，一次又一次，再做一千次你的女兒……

我不怕在沒有你的世界裡，我無法逆風獨行——因為總是有你，有你走在前方替我擋風；我亦不擔憂失去你的陰影，會影響我的人生——就因為失去了你，我擁有了更多。一直以來，你都用不同的方法，努力盡著父親的責任。我遺憾，卻也感謝——感謝你讓我如此堅強，感謝你始終終終，永遠都在遙遠的地方，愛著我、守護著我。

我的生命因你而獨特，謝謝你，父親。謝謝你給了我其他人永遠沒有的。
我屹立不搖。我不害怕。

所有人，都還在成長的路中學習著。而我，儘管一路跌跌撞撞、傷痕累累，儘管

曾經不相信失而復得，卻也像那最初一般，依舊很努力地、很努力地，想追上你的步伐。

在未來，一定有這麼一天——我能夠追上你，再一次地拉住你的衣角，喊你一聲我曾經錯失永恆的一句，「爸爸」。



賞讀

散文是用生活常態的形式，表現凝煉、深刻的人生體驗、人生感情，相應地，則需要其語言表現具有一種內在的凝煉、含蓄的張力與彈性。這篇作品，是此次參賽中遣詞用字最純熟洗練、渾成自然的作品，並具有一種內在的力度與質感。作者以書信對話的口吻傾訴心中的所思所感，其中除了具有強烈而鮮明的「我」的色彩，尚有個他所傾訴的對象的父親「你」，用書信體抒發自我的感情，更能予人抵掌晤談、交相莫逆的情摯意切之感。由於書信是一種交談，儘可以靈活自如地按照作者思想情感的發展，欲東說東，欲西說西，起承轉合，不為章法所拘，使文章淋漓盡致。全文以平靜從容之筆，在平和的情調中微帶著感傷情緒，這種複雜的感情，恰似一杯醇酒，溫柔中又有

黃雅莉

苦味辣澀。

此外，本文也展現了作者從失去到擁有的一種心路歷程。作者在傾訴中乃以心理的流程來展現起承轉合的有機結構，細數對父親一份矛盾的複雜心情，文末以遺憾中的感謝結束，以堅強的許期來迎向未來。我們可以掌握到作者由「入乎其內」到「出乎其外」心境起伏轉化的發展。父親之於作者，不僅是一種懷親念舊的深刻銘記，他還是一種可貴的精神滋養和生命源泉，也是對現實的一種冷靜審視，更是对未來的一種殷切的期望。從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靈魂，是如何從種種矛盾中，終於從人生的困惑中掙脫出來，從而做到了轉悲苦為欣愉，化矛盾為圓融的一段可貴的生命體驗。全文的心情轉折，正好反映了他達到通徹了悟之境界所經歷過的那一個複雜、艱辛、曲折的過程。

青春散文

第二名

柯岱君

在一個渾沌不明的小宇宙，有一個小女孩握著她的畫筆啪搭啪搭地用不穩的腳步向前衝。前面有多少坑洞礫石她都看不見，路有多崎嶇都擋不住她。因為她知道，前方有著一張廣無邊際的畫布等著她塗上最燦爛的色彩，宇宙才會開始明亮清晰。



作者的話

一開始，這篇作文只存於我雜亂的思緒，如一幅未完成的拼圖。有時寫到一半，卻找不到另一片拼圖掉落在何方？但有時閉上眼睛，那一片拼圖卻又突然出現，在腦海中拼接成一個完整的意象。我比較習慣用畫筆、顏料來描繪心情，要將我慣用的「顏料的厚度」、「色彩的明暗」轉換成白紙黑字來表達鋪陳，我頓時不知所措。非常感謝周珮雯老師的指導和我的家人、朋友給我的種種鼓勵，他們是我心靈的調色盤，讓我有勇氣用我的畫筆調出最美麗的色彩。

實驗國中
指導老師：周珮雯



重新開始下筆

下午的太陽並沒有早上那麼濃烈，溫度剛剛好，也許是因為夏天快結束了吧？有時會有溫暖的微風徐徐的吹，麻雀在我腳邊吱吱的叫。住我們家隔壁的老夫妻有時會坐到我隔壁的板凳上聊些家常，有一些學生會去清大夜市裡的飲料店買飲料喝邊喝邊說笑，不時會有好奇的人停下來問我在做甚麼？我都會笑著回答他們：「我在寫生！」

最初開始有畫畫的記憶，大概是在幼稚園的時候吧？不一定，也許是在上幼稚園前，我就已經開始拿起了家中的彩色筆或者蠟筆、白板筆在我手所及之處畫滿火柴人、彩虹、蝴蝶或兔子。總而言之，就是有一種衝動讓我把空白的地方塗滿色彩。我不記得我因此挨了幾頓罵，幾個拳頭。但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房間的門上和牆壁上畫

圖的時候，我的臉上洋溢著滿足又幸福的微笑。

已經是一種習慣了。一直都喜歡畫畫的我，媽媽從小就帶我去各式各樣的美術比賽要我增長經驗，尤其是「寫生比賽」。每一年我都要提著我那粉紅色兔子圖案的畫板和破爛不堪的水桶、調色盤等美術用具去十八尖山、親水公園、玻璃工藝博物館或動物園等新竹知名景點參加寫生比賽。剛開始覺得很好玩，因為可以把我所看到的美麗的花朵或者是玻璃工藝博物館上美麗的磁磚用眼睛牢牢捕捉，再用雙手在畫紙上盡情的揮灑，真的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每次參加比賽的前一天，我就迫不及待的背起裝滿畫圖用具的背包，拿好畫板，興奮的說：「我要出發了！」

這樣雀躍的心情，很快就被現實的大雷雨澆熄。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寫生就是要快，尤其是寫生比賽，妳怎麼光打草稿就花了兩小時？」「時間都快到了！妳看其他小朋友都已經交卷了！」媽媽每次看到我在那邊再三斟酌顏色，反覆修改草稿時，總是在我耳邊發揮她的獅吼功到淋漓盡致。因為我的個性是——如果要畫，就要畫到最好，角度、顏色都要調到最精準，最完美，連草稿也不能絲毫馬虎，上色更是不用說了。眼看時間迅速流逝，我的畫紙上的風景還在慢條斯理的踟躕不前。倒數幾分鐘，媽媽在旁嘶吼催促，我淚眼婆娑勉強自己收



手，然後火速飄到收卷處交卷。每次看到我氣喘吁吁，以快斷氣的模樣衝到交卷處的服務人員總是會溫和的笑著說：「不要急，不要急，妳不是最後一個。」

有時會看到某些家長直接拿走參賽的小朋友的水彩筆開始在小孩畫紙上加線條、添色彩、塗層次，或者參賽者直接拿他們美術老師完美的成品來依樣畫葫蘆，我只能咬牙切齒，內心的不滿即將潰堤：「我辛辛苦苦的畫，每一筆都絞盡腦汁、再三思考要如何下筆，你們卻只要在旁邊輕鬆就能坐享其成？」當然，那些「代工」的家長老師處心積慮，都是為了要讓小孩拿到好名次，也許之後可以好好對他人炫耀一番，說「我們的孩子有多棒」吧？所以父母老師當然會竭盡所能，挖空心思，就只是為了要追逐稍縱即逝的掌聲與榮耀。幾次比賽下來，浸淫在這樣的風氣之中，本來享受畫畫樂趣的我，也開始追逐名次，以名次為唯一的目標，如果沒有拿到前幾名，內心就會感到無比的失落與沮喪，甚至可以難過一整天。

我眼中的風景因此起了變化——十八尖山上的花朵本來是或嬌嫩或艷麗的姿態，現在變成了看似美麗，但其實是毫無生氣、呆板的色塊；本來閃耀著繽紛夢幻色彩的玻璃工藝博物館，變成了逗小孩開心的娃娃屋。我已經忘記了我畫過了甚麼了，也忘了我拿了甚麼名次，但我清清楚楚的記得，那之後，我一點都不快樂。在台上掛著假惺

惺的微笑領獎時，深深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噁心，一點也沒有所謂「榮耀」的感覺。大家為我拍手，跟我說我很厲害，很強，但我內心的罪惡卻逐漸擴大，擴大到我都看不清真正的自己了。我只看到我那被抹成烏黑一片的，我的那醜陋的心。

上了國中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寫生比賽。速度慢是其中一個原因，但主要原因還是怕又看到討厭的自己吧？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畫畫生涯就畫上句點。每一年我一定會參加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雖然花了三個月細細鋪成的作品換來的總是榜上無名，但是在畫畫過程，總讓我總是樂在其中。也許是因為沒有時間壓力，可以慢慢的畫一張畫的關係吧？還是說，我懶得再跟別人較勁了？不過在自己不被時間、名次網綁，任性任意而畫，讓我終於能夠享受全心陶醉在畫畫的感覺，就好像重拾了小時候用蠟筆在牆上塗鴉的快樂。

我的寫生「比賽」生涯倒是真的已經畫上了句點，獎狀也都已收到抽屜深處。但我的「寫生」生涯倒一直是現在進行式。大多是周末，但平日空閒時間也會到我們家樓下的公園找個板凳，就那樣坐著，一整個下午，觀察來去匆匆形形色色的人，周遭光影的變化，再用我的素描筆一刻劃在我的寫生本上面。跟「比賽」不同，我心裏單純的畫畫，就跟小時候一樣，只是在享受那單純的快樂，簡單的美好。



又再次回到了令人懷念的玻璃工藝博物館，跟小時候一樣熟悉的景色。我又再次坐下，拿起了我的寫生本、素描筆，開始寫生。熟悉的角度，熟悉的色彩，看似熟悉，但是又有些不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玻璃工藝博物館，好像比以前看到的更美麗，更吸引人。想起以前總只是拚命的在畫紙上塗抹，與交卷時間賽跑，從來就沒有認真看過玻璃工藝博物館完整的姿態。城堡上牆上的時鐘，時針與分針緩慢的挪移，好像午夜十二點一到，她就會隨風消逝在每個人的夢中。五彩繽紛的磁磚，像鑽石般透過陽光反射出夢幻的色澤與光芒，讓人目不暇給。這些年來，我竟然都沒有發現到，玻璃工藝博物館的真面目原來這麼美麗動人？想到從前的自己，坐在她前面，愁眉苦臉的趕著交卷。寫生比賽的魔咒，讓我究竟錯過了多少次玻璃城堡的饗宴？

今天的溫度好像又升高了，應該有三十五度吧？但人潮不見減少，飲品店也生意興隆。公園很熱，還好有一棵大樹剛好可以遮住強烈的紫外線，好讓我坐在那。我從隨身包裡拿出寫生本，當然還有缺一不可的素描筆和橡皮擦。看著陽光以不同的角度姿態在樹葉間跳躍，我下定決心。

今天，我要重新開始，下筆。

賞 讀

黃秋芳

〈重新開始，下筆〉，深刻地寫出真實的生命領略，在細膩的心理細節中，看得到歲月的流動，以及一種時間走過後的通透成熟。回到生活本身，就是散文書寫最動人的情緒共振，讓我們一起觀照到成長中的迷惑、摸索，以及更多對或不對的掙扎和反芻，讓不斷浮沉游移的心，在一層又一層深入反覆的揭露和凝視中，學會掌握感覺、整理情緒、提出見解，透過建立在身體裡的文學跋涉，自我探索，同時也自我訓練，尋找答案、紓解焦慮。

我們也跟著在這些最真實的「現實生活凝視」，以及最窘促的「生命困境的思索與解決」中，確認一種沒有標準答案、卻隱隱然浮出答案，可以讓每一個明天「活得更好」的方向。

青春散文

第三名

謝明倫

103年畢業自新竹高中，國中時參加建功管樂團，開始對樂團產生濃厚的興趣。然而高中時因為個人因素，放棄參加管樂團，進入竹嶺校刊社參與校刊編制，也在高一、二協辦（參加）竹中竹女聯合文藝獎座，並因而發掘對於文字的興趣。

作者的話

高三下多了空閒，有機會好好寫一些文章，記錄生活中的大小事。中斷管樂一直是高中很遺憾的事情，希望能把當下的心情記錄下來，寫作的時候只是想留下那個時間真實的自我。

碰巧發現竹塹文學獎的散文是青春的，加上已快要脫離青春的硬性規則，於是碰碰運氣投稿了。能夠在青春的末端得到這個肯定，接獲電話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開心。

指導老師：無
新竹高中



無聲

微風染上金色的陽光奔過整座校園在踏入教室時翻身旋起滿桌試卷。空氣裡彷彿還有些什麼微弱的聲響，不時浮動過耳旁勾起某種依戀的思緒。

我躊躇著，茫然，嘗試抓握那一點線索，在回憶裡仔細翻找任何相連結的事物。教室內的風仍舊跳得開懷，踩踏細碎的舞步從前門一步步向我逼近，優雅地伸手，張口，一呼氣就把幾張紙吹到遠遠的窗框之下了。我起身去撿，抬頭時恰好撞見下一波風勢來襲。滿滿的風毫無保留地朝我奔馳，充溢著鳳凰花的熱情氣味，還有那一點微弱的聲響，手上的幾張試卷拍打得狂亂，一行行黑色標楷體在米黃的薄紙上扭動。視線完全被這景象占據了，我於是闔眼仔細追尋那聲音在我記憶裡的歸屬，彷彿遙遠，卻又讓我在體會到熱情的同時不知不覺感到失落，沉悶。

我想起三前年仍是國中生，午休時間在五樓的管樂團教室練習把玩著樂器，學習溫潤地將氣流藉由特殊的嘴型、角度一波波送進豎笛通體遍黑的管內，仔細對照指法表學著靈巧變換手指以達到最有效率的指法。而第一次順利吹出聲響是在分部課的時候，在三樓最左側的教室，某個星期三的下午，總是昏昏黑黑濡染一些燦金色夕陽的餘暉裡。那時的管樂對我而言尚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好奇，求知，探索著，保有對其全然敏銳的觀察力，並且油然而生的熱情和嚮往。

五樓管樂團的教室主要用於星期二夜晚合奏，有著挑高的天花板以及寬敞的空間，地板是以灰綠色的石板鑲嵌乳白岩石和其餘細細碎碎暗紅濃黑均有的小石子鋪成。面向校門口的那面玻璃窗，高約五公尺，望外看去是一連串的房宅，低低高高起伏伏如樹木山林，又仿若一大張十六分音符排列而成的旋律，飛騰，跳躍，擺動如波浪，如歡愉心境。

風停的時候我睜眼，走回座位，放下一疊米黃色的薄試卷，眨了下眼，凝神諦聽遠處傳來管樂團的聲響，從位在新民樓和至善樓之間的管樂閣一波波流瀉而出，經過中庭的松針、迴廊如今貼滿畢業紀念的佈告欄、翻身飛躍新民樓四層赭紅灰白相間雜



的樓牆，然後挾著一把利刃直衝進高三大樓，朝我的腦子狠狠地劈開當下與記憶裡重疊的縫隙。毫不保留，冷靜，客觀，逼我直視那些無法挽救的美好的過去。

於是我又再次被這六月襲來的風還有回憶裡翻漲的旋律攫走了，任憑思緒逐漸走進幾年前的時間裡，闔眼睡去。

合奏往往是整星期以來最讓我興奮的時刻。下午四點放學之後，一個人前往，登步而上一階階迴旋梯，在厚重鐵門前雙手用力一推進入整間黑暗的教室，嗅聞空氣中瀰漫著銅管的木管的氣味。開燈，踏過層層下降的教室如合唱階梯，裝樂器，調音，暖嘴，練習指法，調整譜架高度……諸如此類的預備動作，然後等待指揮，等待更多的人前來，在這寬敞空大的教室內注入更多不同的音色聲響，更多的人的談話笑聲。這時我不停想像整間教室越來越亮，充斥活力。然後我們，大約五、六十人，在接下來短短的兩小時之內展現，並詮釋屬於我們自己的管樂，熱情，活潑，年輕，藉由指揮棒時而輕挑時而重擊地在空中畫出無限個擺動的圓，串連，擰斷，銜接，合一，將性質互異的音色如同一張精巧的網編織，精準，且不許任何失誤。彷彿可以在那些細緻的節拍與圓滑連接的線之間瞥見，找尋出其間飄盪溢出的音符旋律，並於那個

時候，放開全身所有的感官去探索，享受各樣聲色於身周跳躍翻滾，在皮膚上駐足停留烙下年輕的痕跡，然後在熱情的青春意志昂揚至徹底的高峰時遽然撞出最後一聲粲然，寂靜的回響，徘徊，悠悠然晃盪一圈後朝門外墨藍色的夜裡散去。

音樂會都是在五、六月的時候舉辦。國一的時候，就在學校圖書館二樓小小的廳堂內，不很專業，就如一般的活動中心或講堂，面對前廳的舞台後方垂著厚重深紅的長布幔，右方，小小的講台，小小的階梯。我們站成一排，在表演廳之外，幾個人分著一支譜架一本樂譜，緊張的深呼吸，喘氣，為了第一次的上台演奏興奮。奏完一、兩首豎笛合奏曲之後，就在整片黑暗的掌聲和頭上一直很亮的舞台燈中下台了，除了模糊的記憶之外，也僅剩下一些無可名狀的溫馨的情感。

可是這些都是國中過去的回憶了啊。我在鐘聲敲響之下醒來，下意識地收拾起書包離開教室。風仍在走廊上靈巧地馳騁，挾著點點鳳凰花鮮紅的蕊，管樂團遙遠的聲響，一點點憂悶的意緒。經過管樂閣的時候有幾位同學在榕樹下吹著銅管，黃銅色光滑的身軀反射樹影下破碎的夕陽，憂傷而炫目，耳旁突然一間拔起或陡然跌落有致圓潤的音符旋律，單純，美好。我仔細分析那音色，音高，小號、長號、上低音號、低



音管、長笛、單簧管……猜想那是F大調音階還是C小調，極力想證明自己在管樂團待過，曾著迷於那溫厚的音色，並期望藉這微不足道的活動麻醉意識，催眠自己對於管樂的熱情不曾稍減，且總有一天能夠尋回，在擁有更多可以掌控的時間之後，能夠尋回如國中在管樂團獲得的那般活潑激動。

然而那曾因為勤奮不懈地練習而被竹片壓出印在下唇後方的傷口卻也隨著時間越來越淡，逐漸平順，柔滑，終於在不知道哪一個早晨醒來時不著痕跡地癒合了。

但這又何嘗不是我自己所選的呢。

高一時我坐在明德樓的教室裡，灰黑懵懵的教室，四周盡是排斥與冷言嘲諷的教室內，除了幾個不同班的國中同學，好像獨自一人來到陌生的環境，似洪荒原野中的旅人，感官敏銳於一些細碎的聲音、草的晃動、風的揶揄、水的嚶嚶，戰戰兢兢小心謹慎，對任何事物抱持懷疑，戒心，自身保護是強烈的，永恆的隔絕。於是選擇獲得些微慰藉，在有國中同學的社團裡。

高中三年我幾乎再也沒有碰過管樂。

又是在每次不小心被某些過去聲色組成的記憶片段襲擊時，崩潰，摧毀，那一時橫下心作的決定，毅然決然，絲毫沒有過多考量，斷然放棄，拋下原以追求三年，且一度認為可以持續下去的，對音樂的探索，藝術與美等等事物。經常是在拜訪完某間學校管樂社的音樂會之後，或者是，撞見從一約定已久彷彿從未改變的角度射來的夕陽，那股激動將自心中灰黑濃暗的角落裡，從燃燒殆盡已化成堆灰絨的一個柔軟的中心，再次，於燦金色陽光溫暖的注目之下，呼吸了足夠的熱情，燃燒的溫度，灼烈，炫目，最初升起縷縷煙，接續是一連串愈濃愈烈的風和熱度，然後才是一小搓火苗的誕生，如滿載寂寞的空黑宇宙裡一顆閃亮孤星，微小卻堅持地散發，直射出不可逼視的灼熱的光。然後緩緩將那份熱度感染周遭一些昏厥未醒的心神，觸動著，撥弄出類似的火光，類似的溫度，類似的瘋狂與激動。於是召集所有應為之著迷且傾倒的情緒思想，在暈黃夕照下高興起舞，快樂地搖擺，舞動，燃燒蔓延。

所以一次又一次嘗試於再度拾起樂器，感受音高節奏旋律音色，在放學回家後，細心切割一片片零散的時間，將之拼湊整合出由我掌握的一小時，並自鋼琴底下靜靜挪動那一大深咖啡色沾黏灰塵的盒，掀開不知何時生滿鏽紋的黃銅鎖，淡褪的製造商標誌，斑駁，模糊。



茫然。在房間裡，在客廳，在走廊上，樂音迴盪著，單調而失了豐厚的色彩，真的只剩下一支孤伶伶的，黑檀木的豎笛。沒有更多人的笑聲，我感覺黑夜濃到一個徹底後又進一步加深，沒有橘黃的夕陽了，這時候整個宇宙空間好像愈乾愈冷，壓縮，管樂的聲音隱形到數層隔絕的透明空氣之外，噪音沿著昏暗的意識入侵吞噬；數十尺外車輛互不相讓的喇叭聲，誰的家裡又傳出過大的音響，廚房內在滾水切菜，對面鄰居夫妻又開始為了嬰兒的啼哭爭執，救護車，偶爾在浴室內聽到樓上樓下的人和水聲，警車，電視機開著正在播放社會新聞……全然包覆情感，或者熱度。徬徨。沉悶。

嘗試沒有一次是持續而成功有效的。最後，當黑夜再度如約地降臨，開始統治夕陽後的大地，所有火光沉寂，在成堆灰燼中睡去，回歸清冷虛空的面容。

無法堅持。

不停奔馳的汽車將身影模糊成一片片黑灰綠白等等的色彩從車窗外飛逝而去，我緊盯著那些飛馳的車輛，藉以擺脫某種困擾心神的想法，或者凝望遠方，看自強號沿鐵軌慢慢滑進站。燦爛的陽光打在車上，憂傷而炫目，又彷彿是音樂會或比賽舞台頭頂上熾烈的強光。

公園，沒有人招手，誰也沒有按鈴下車。

所有那些在演藝廳表演過的曲目，人或者事物等等的，不夠清晰，甚至是破碎零散的記憶片段，我只知道那裏有光，如投射至烏黑角落的溫暖夕照。

學園商場，夕陽從右後方打來刺眼的鋒芒。

我知道那裏有管樂特殊的音色聲響，飛騰舞動於空中，於每個人耳旁或炸裂或柔情的破碎。

水源地，沒幾個學生上車。

並且我知道那裏有人，許多熱愛管樂且不曾放棄的人，有熱情的意志，堅定與信仰，有歡樂的笑聲和失手犯錯的淚水。

下一站，馬偕醫院。

然而我知道那裏有許多人，他們說，或至少在內心默默地因為某個契機而發誓永不放棄這追求音樂和美的理想，因此我知道，我也曾天真地、堅決地說出這樣狂妄的話語，卻沒有意志力去維持，不夠強悍，也不夠堅忍，對於什麼夢和什麼理想，竟也這樣任憑它隨時間任意沖刷捲走了。



光復高中。有很多學生下課了，但都沒有上車，或許在等另一班吧。

我思索自己曾抱持如此可笑的想法，以為所有命運和時間什麼的都將匯聚一點，指向一玄幻的途徑，最後導出某種神秘的啟示，然後在十年或者數十年之後再度引領我回到管樂的領域當中嗎，不可能的吧，缺乏意志力之後，到底也是無法追求。沒有能力。失落。

下一站，清華大學。

所有的嘗試都是失敗，我想，全然是這樣。是在三年前下定決心將豎笛關入盒中藏進鋼琴下方時就決定的，那是命運匯聚的點，是那玄秘的路徑最後終將步入的結局。早就寫好了。

過溝。

於是這就是我所期盼的，終於發覺到的神秘的啟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些曾以為可以輕易放下再拾起的，輕巧的夢想，事實上早在觸地的霎那被大地人間汙濁的穢氣染成某種堅硬沉重如鐵一般的死物。結束了，就走入那定好的結局。

我下了公車。眼睛追尋滿街的風狂跑，太陽將光芒從樓房之間狹窄的縫隙裡投射出來，一把把金刀，穿透層層枝桠映到了地面斑駁錯雜的光和影，溫暖的風，掠過耳旁依序卸下身上負載的聲，行人的談話，規律的公車或接駁車打開關上車門發出的警示音，樹葉在騷動，潛意識裡模糊還有數百公尺外管樂閣的聲響，躁動著，喧嘩，可是卻再也無法猜出那是什麼樣的音色了，思想紛亂，混沌。此時察覺到雙耳對於那些樂音的敏銳度早已不復以往，大概也只能聽到是鳳凰花蕊墜落地面的嘆息，時間無奈地流淌，體認三年的失去。

進家門的時候，斜陽曬在地上，空氣裡飄浮舞動一些白點的塵，悉數落在鋼琴底下的盒，寂靜。遠處的房裡，黑夜正侵吞燦金的夕陽。



賞讀

用「以聲音做主角」的音樂素材，來表現「抽離聲音」的無聲內涵，主軸緊密，取材極具巧思。無論是立論、申述，以及逡巡在語言汪洋中，一層一層勾繪出來的情感和省思，都表現出寬闊的人文素養。

不過，在創作模式上，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次參賽作品中，用「空一行」含混帶過的過場模式，比例很高，這是創作上的偷懶，同時也造成文氣中斷、情感稀釋的文字侷限。期盼每一個創作者，在經營任何一篇作品時，都要用心關注，每一件主體敘述結束後，計畫轉換到另一段主體敘述之前，慎重經營出銜接兩段間的場景和氛圍，讓作品表現得更流暢、圓潤。

黃秋芳

青春散文

佳作

吳書瑋

曾就讀東園國小，培英國中。

常浸淫於文字之海而忘返的高中生，願憑筆槳尋得生命中的桃花源。常窮極心血想寫出賺人熱淚的磅礴巨作，回過頭來才發現一些生命的靈光乍現，一些觸發，就足以讓自己感動。

作者的話

原來很多你已然期待許久的的事物，真正到來的時候竟是異然的平靜。

收到得獎通知時，劉媽正好從上海回來，甚至答應留下來的可能。謹以此文紀念那段與劉媽，與晶晶，與合唱的靜好歲月，並衷心企盼劉媽能繼續留下。

最後感謝一直在我身邊啟發我的良師兼慈母，以及所有曾經在我的寫作上給予我幫助的恩師，沒有您們，也沒有今日愛寫作的我。

實驗高中
指導老師：陳秋雯



月娘光光

1. 月娘光光，照著眠床

那像是很悠遠的夢境。溼濕的夏天夜晚，濃黑的天空暈著模糊的月色，雲氣慵懶的四濺在那深黝的畫布上，細細的，輕輕的，摸不著遠近，只有光在像伸手可及卻又不可及的穹窿裡迴盪。我的童年便是這樣清甜而不著邊際的，對於很多事物都有不切實際的綺麗遐想，總以為很多事永恆如月色，怎知這世間千年不移的風景是甚少有的。

※

那年，上海的空氣很擁擠。

向晚的天空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靛藍色，灰白色帶點透明的弦月垂掛天邊，這裡沒有雲絮的混濁，但你絕不會稱讚它美，因為它又遠遠比不上我家大樓望出去包含整個新竹市的天空那樣靜謐多變，反倒比較像被燠熱的午後人潮吸盡了靈氣，變成死板板的一片。好在，這時人們已經不再像白日時那樣浮躁。

突然，妹妹拉著媽媽嚷著想上廁所。

於是我們穿越過世博軸陽光谷的漏斗狀扭曲玻璃，經過灰色的高架步橋，右邊可以看到巍峨的中國館用一種霸氣富麗的姿態，靜靜佇立在廣場中央，那腥紅的稜格，卡榫出一座雄偉的廟宇，被黃昏照得煥發丰采。遠方，沙特阿拉伯館皎潔的曲面灑滿夕霞的橘黃光芒，雍容華貴的昂起頭，就像一艘沙漠中的月亮船。

越過高架橋，接著又有更多造型新奇的場館映入眼簾，趁著媽媽陪妹妹上廁所，我遂閒意四處逛逛，繞過幾排流動廁所之後，它剎地聳立在眼前。那樣的造型是多麼精巧而恰如其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半毫，就在一方比中國館好幾平方的土地上雕造出了這麼個精緻如音樂盒的建築。它的底座和後背是灰亮大理石打造，像用風、用雲，鐫刻出了山之稜線，暗沉而內斂，中間豎立在底座上的是冰晶的琉璃天燈，裡頭



旋轉著一顆山水的心臟。

是台灣館。

我暗自驚嘆著，心神暫時被閃亮的動態LED球給吸引住，它不時飛出蝴蝶、種滿茶樹、放起天燈、又跳躍原住民七彩的舞蹈，就這樣快樂自信的旋轉著，在黃昏時分，諸館的茫茫午寐中發出奇異的光彩，它照亮著每一個過路的觀眾，像要把每一位路人都帶進活潑的夢鄉，那不斷變換的色光，沒有中國館的豪氣，沒有沙特館的雍貴，卻擁有一份敞開心胸，帶來希望的熱情。

我就這樣靜靜地望著它，心情被美麗撼動的景色給佔據，它像一座快樂的城堡，一種魔術，又像某種神奇的煙火，在我心底，開出了小小的，小小的花朵。

※

清雅的和聲填滿了合唱教室。

「唱歌的時候嘴巴要張開，像這樣，張成圓圓的這樣。」劉媽把手放在張圓的口邊指示著，「對……好，那個誰，你……不對，旁邊藍眼鏡的男生，對！就是你，再張

大一點……，它的口形是直的，聲音才會立體。對了！……」十歲左右的我，把手伸到直得不能再直的口邊上下摩娑著，提醒自己別鬆弛下來。「好，我們再試一次喔，三、四！」

說著，劉媽舉起雙手，熟練地揮動，她的手像有魔法，好像能把音樂抓來抓去，彷彿音樂不過是條柔軟的布匹，拉過來甩過去，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她讓和聲似水，很快又填滿了合唱教室。

「月娘光光，照著眠床。

照著尻川，阮的心肝。

平安媒錐，乎阮歡喜。

「眠一寸，長長久久……」

我小小的心輕輕浮盪在悠揚的旋律裡，一次，再一次，像重複播放的卡通，再看一次，再看一次，一千次也不會覺得膩。幼時的我如癡如醉、心甘情願地如此毫無顧忌，著實讓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我從小便是與孤僻二字脫不了關係的人，不喜歡人群，不喜歡團體活動，討厭與人合作或妥協於人。



小六那一年畢業旅行，那是個昏濛的星期五，正好與晶晶合唱團的加練時間衝突，當我拖著疲累的身子走進媽媽的車子準備回家，媽媽說她已經幫我請了假，我立刻正色阻止，「不要請不要請，我沒關係，我不會累啦，真的，真的。」媽媽看我的眼神充滿了無限的問號。

晚上八點，我們準時穿過園區門口的七彩LED光柱，它們列隊從媽媽車窗呼嘯閃過，像綺麗的夢境，行道樹飛過，園區管理局，車陣，然後又是行道樹，灰色大樓，行道樹，行道樹，月色朦朧，媽媽熟練地轉一個彎，上坡。

「到囉！」媽媽搖了搖歪靠在車窗邊進入淺眠的我。我一把勾起黃色提袋，開門，衝入國家高速網路中心。

每個禮拜五，我都是這樣衝入茫茫夜色的，用相同的心情，相同的無怨無悔。

※

那年公演，是我人生第一次站上演藝廳的舞台，我感覺連腳趾都在發抖。

舞台上的燈光亮得很是不自然，像有人硬是把太陽放大好幾倍並且拉到你面前，幾乎看不到觀眾席，當然，我也不敢看。我從來就知道坐在觀眾席看舞台是甚麼感覺，那時媽媽還會帶我和妹妹來看劇團的公演，從觀眾席看上去，每一個演員都在發光，他們清晰的輪廓映在眼裡，像高清電視機的立體版。沒想到，從舞台看出去，只有光，大片大片的光，吞進你的視線淹沒觀眾的強光。

我緊張兮兮地緊盯著劉媽，接著鋼琴聲怎麼的就進來了，像從很遠的地方，細細，悠悠的飄來，我感覺沒個重心，就要跟著微弱的音響飄走，但是身體卻僵硬得不知是無法移動還是失去知覺，只有眼睛和耳朵還睜著，屏氣聆聽舞台空間的瞬息，看劉媽熟練地舉起手，跟著音響一起擺盪過來，然後，音樂就開始了。

「月娘光光，照著眠床……」

和聲在演藝廳奇幻的空間裡縈繞，像霧，像流動的螢光，發響出七彩的共鳴，「月娘光光」的小調風格像悲傷的潮水，一波一波的起伏著，彷彿強烈的光芒下暈著淡淡的灰色，那搖籃曲般的節奏來來回回搖著觀眾，還有我。

我迷濛地望著劉媽專注的眼睛，被她柔而有力的手哄著、搖著，好像不是我在唱歌，是她在唱歌，是空間在唱歌，是月娘在唱歌。我被持續流洩的音樂包覆，像做



夢的時候，全身都浸在裡頭分不清現實與夢境的無法拔離感，小時候記不住那種感動的。只記得當下沒有緊張，沒有焦躁，忘記時間，忘記空間，只有劉媽和輕輕迴繞在夜裡的那首「月娘光光」。

連觀眾拍手的轟然都是模模糊糊的。

走出演藝廳展場○後門，我拎著黃色包包踏進公共藝術草原，夜色遂擴張開來。我的心跳卻沒有因夜色冷然而降溫，反而像看到彩色泡泡糖那樣興奮難耐，方才演出的震撼感還隆隆閃過，那餘音仍悠悠讓夜晚失去平衡。當我牽起媽媽的手，往停車場走去，舉目望見那一輪明月懸垂高空，乳白欲滴，整個世界因此開始夢幻起來。

※

濕溽的夏天夜晚……月色出奇的皎潔，至於童年的夢，唉！總在你正想抓住它的時候，變成空氣，變成水，或者暗夜裡的花，某種看不到，或者是摸不到的形體，與你漸行漸遠，而你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輕嘆。

國二升國三的暑假怎麼眨眼就降臨了。

「不用，不用，我可以兼顧的。」我自信滿滿地說。媽媽滿臉惶惑地拿著合唱團的國三離團單和準備簽下的筆，一切像是懸在半空中。

我是自信，相信自己一定應付得了課業，並且成為劉媽口中不因功課犧牲音樂的合唱愛好者。

而媽媽，是擔心，當然了，有哪個家長會放心自己的孩子在國三這一年寶貴的黃金衝刺期中受到任何事物的蠱惑呢？畢竟基測才是重頭戲呢。

而那張晶晶發下的薄紙，令人厭惡得像要把童年的快樂交出去的契約。不用不用。那像是童年最後一次這樣信心的宣告。

2. 一個眠夢，將你吵醒

驚蟄過後。

春雨像下不完似的，綿綿軟軟得惹人厭煩。國三下半年至此，早已被氣候以外的很多事物弄得心煩意躁，原本以為還能咬咬牙忍過去的國中最後一年，在冬日過後，



冰釋花開的暖春裡，後繼無力得只想脫逃。

這個時候很多事物是既分散又不可分割的，糊在一起沒辦法用一種心情面對。入學管道的花花世界搞得我時序錯亂，感覺上，讀書已經不是純粹讀書那麼簡單了，你得考慮未來上哪所高中，這又可能影響到上哪所大學……當然還有太多錯綜複雜的影響，但我還不敢去想。原本在課本裡沉澱著，安靜又永恆的那些知識，都驚起了某些瑣碎的煩惱。

某個下午，天空是陰鬱的灰藍色，積雲把外頭唯一可以見光的機會都堵得密密實實，看不見陽光，但隱約在那暗間透出那麼點髒髒的白色，我呆坐在書桌前，獨自面對混亂的天氣與北伐戰爭的始末末。媽媽突然從外面叫著，伴隨著微弱的新聞主播的窸窣傳來：「台灣館要搬來新竹耶，好棒呀！聽說是花好多錢掙來的呢，上次去上海沒看哪！總算是能一飽眼福……」

我不知怎麼的微笑起來，感覺上已經好久沒真正笑過了，感覺上也已經好久沒有發生這樣令人期待的事了。

我不經意地望向窗外。嗯，就蓋在我家窗戶外好了。

※

學校生活漸漸被考試填滿，書桌堆垛著梅雨季濕黏的青春，我已經漸漸懶得去打理堆積成山的講義課本，任它們建起堡壘把自己給掩蓋，反正一本結束，又接著是另一本的開始，考試就是這樣，循環再循環的複習，在你尚未信心十足以前，就得墮入永恆的輪迴。

淤沉的午後，我癱瘓在泥濘的書海裡，突然一眼瞥見夾在書頁間的一紙色彩，上面密密麻麻是韓國世界展望會合唱節的各國文字介紹，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大力的鼓動了一下。今年八月。晶晶合唱團的盛事。

我也曾經掙扎。

但我心底總有一絲不甘，不甘生活被箝制；不甘就這麼因為以為還有下一次而白白錯過，再苦無機會；不甘青春這麼一次，沒有為喜歡合唱的自己留下點甚麼。

我勾選「參加」。

※



「不對！不對！這裡男生為甚麼又連過去呢，要斷開、要斷開！還有，Alo的音不夠高，你們難道都聽不出來嗎？用耳朵聽啊，唱了那麼多年合唱，難道都還學不會用耳朵嗎？」我們再試一遍。

「停！停！停！等一下。」劉媽以手撫面，重重吐了一口氣，彷彿在祈求更多耐心。「這裡不是這樣，拍子是一、……二、三……四！不是你們剛剛唱的……那甚麼東西啊？想好再唱，專心、專心！」我們又試一遍。

「嘖！我還是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對……就……你知道，我不會說，那種感覺……你們的音樂性哪裡去了？難道合唱是把歌詞唱對，音唱準就好嗎？No！錯了！大錯特錯！……算了，怎麼今天只修一首……唉！好了快點，下一首。」我彎下腰去，感到頸肩一陣痠痛，但還是迅速從黃書包內抽出另一首曲譜。

「唉……不對，」那一次劉媽頹然往後一倒，失去所有耐心與信心，「欸！為甚麼有人到現在還在看譜啊？下禮拜就要出國了不是嗎？怎麼搞的？背譜是最基本不是嗎？」她嚴厲地掃視所有人，那些拿譜的人正緩緩把譜藏到身後，然後是一陣兇猛的寂靜。

「下次來，再看到任何一個人拿譜，我就直接走人。」劉媽的唇抿成尖銳的一條線，多月來，劉媽為了出國表演的壓力和焦躁不安全在此刻爆發出來。

又是一陣可怕的沉默。

晚間八點十分，狼狽奔出國網，急急打開媽媽車門，一路往補習班駛去。

一夜無月。

※

那些日子像是反覆在淺眠與夢境之間反覆交錯的混亂睡眠，醒不來，卻又漫無目的地在幽暗中泅泳。但是當你真正走過，回頭發現自己早已忘記當初是怎麼熬過學業與合唱交雜，補習與練唱夾擊的雙重考驗，就像春夢隨雲散、船過水無痕。

真正留下痕跡的是某些繽紛的片刻。

那一年韓國合唱旅行，像是夢裡一顆精緻的休止符。

主場表演前，劉媽領我們在首爾文化中心外圍成一圈，那時，我們每個人身上都穿著各色各族的原住民服裝，站在涼爽的首爾向晚中。天空懸一枚清甜潤黃的杏月，



啊！正好，滿月。

「同學，今天是我们最後一場表演了，我知道大家這幾天辛苦了，所以請大家好表現，把最後一夜唱得完美，好嗎？」劉媽用她磁性的聲音微微壓低，說著，牽起了大家的手。幾個月以來，那個曾經失去像媽媽一樣親切又給人安全感的劉媽，又回來了，而且對著我們微笑著，她的聲音堅定而且讓人放心。「主啊，請讓我們的演出一切順利吧。阿們。」然後我們一起說：「阿們。」

發聲。整裝。上台。

鎂光燈下，我們和聲融融地流動在音樂廳裡，突然我心裡一陣顫動，那一年公演，就是這樣的聲響，這樣的情境，我看著劉媽，也就好像那一年，仰頭望著的那個月娘光光，那麼的陶醉，而且沒有憂愁。她的手將我們的聲音推拉擠塑，帶往高潮，和聲越堆疊越飽滿，像傾瀉的月光，澎湃地湧出光之瀑布，滿滿的黃色，滿滿的黃色傾覆整個敞廳，鼓動地激出洶湧浪花，直把黑天濺滿斑斑銀光，然後劉媽手一收，將高揚和弦的那條串線俐落剪斷，只剩殘響在優雅的空氣裡滲落，像朦朧月色的碎片。

掌聲如雷。

我永遠記得劉媽轉身的那一刻，她向觀眾深深鞠躬致意，接著走下舞台，就像一縷清風。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合唱台上為她完成表演。

3. 這種希望，這種心情，有一工後，你會知影

夢總要醒的。但是，夢醒的時候，你會不會感到害怕？

又是一年過去。

我以為基測過後，一切都會好的，會有無憂無慮的練唱時間，會有童年自在高歌的歡欣，直到我再進入國網，我才落寞地發覺失去了甚麼，甚至沒有慌忙失措的機會。

那天晚上劉媽說她要離開的時候，我心都碎了。

因為誰也沒有想到會是現在。她曾經因為我們表現不佳而氣急敗壞，撻下狠話說要離開，當時，我們每一個人都真心害怕她離開，所以那些熱血認真的神情，那一雙雙積極努力的瞳眸，有一半是害怕，害怕劉媽真的丟下我們。



但從沒有一次這樣。她帶著微笑，稱讚我們進步很多，然後堅定的說：「這是我最後一次來這裡了，我要去上海了。」那像是要把我的腦海抽成真空。就在我即將展開新的，屬於高中的合唱生活，以為柳暗花明的時刻，我看著她的背影最後一次離開國網，離開晶晶，離開我們。那種感覺就像是你溺在水裡，卻想著抓取天空中的月光。

※

一個午寐驚醒，我睡在黃昏與黑夜的交界線，天空的藏青色讓我頭痛欲裂，夢裡劉媽離開的消息折騰著我的知覺，一覺醒來發現世界終於倒過來了，重心全跑到腦門上。我以為我聽見有人在彈德布西〈月光曲〉的B段，那怪異的和絃彷彿嘲笑詭異的夢境終究只能是夢境。我掙扎著爬起來，跌到書桌前那片窗戶前，感覺到喘不過氣來，遂將瘋狂搜尋的視線投射出去。

台灣館轉動的燈火歡快地燃燒，把天邊燒成一片金紅色。

沒有德布西，沒有夢，只有天邊一彎新月勾著好久不見的童年。

※

一個星期日午後，我信步到台灣館，望了一望一別數年的那座巨型音樂盒，心裡湧滿澎湃。我步上旋梯，到頂樓更近的看了看3D立體球，如今一則一則廣告在上頭不停地旋轉，浮浮盪盪映在曲形水池裡，只有底部還有小小天燈飄過。我跑去圍牆邊緣，俯瞰整個新竹城，高廈迭起，造型百變的建築林立，底下四散的貨櫃箱，或偶聞小販叫賣，或聽見晚間節目的預告。剩下的，就只有風了。

我還繞去售票亭買了張票，入館去看看當年錯過的立體電影和數位天燈祈福。後來，當我再次站在台灣館外停滿計程車的路邊時，甚至懷疑自己有沒有錯過甚麼。

這一次，沒有快樂的城堡，沒有魔術，更沒有神奇的煙火和小花。

我這才真正明白失去了甚麼，童年的某些事物，早已隨著某陣風，某處流水，某一剎那間的燈火明滅，永遠消失了，而原來這個世上還有這麼多事情，是由不得別人，更由不得自己。親像彼首「月娘光光」，歌裡的嬰仔都已經長成，那種溫柔與天真喚不回……啊！童年的尾巴竟如此短促！



後來，我再也沒有見到劉媽。

只是偶爾，當我趴在書桌前舉頭望向窗外，又會想起那一年上海溽暑，期待又滿懷喜悅的欣賞著台灣館，看它變出的魔法；又會想起那一年韓國歡唱，劉媽帶我們在月光下祈禱演出成功，大家把手握在一起的溫度。

但願人長久。

這不是我們永遠的共同希冀嗎？那年上海世博行，媽媽在飯店點的那首〈水調歌頭〉彷彿還在那裡迴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非要長大了才懂得，跌跌撞撞觸碰人事的陰晴圓缺，然後才終於失落地發現，童年與你漸行漸遠。

「失落再找回來就好。」我對自己說。摩娑著泛黃的曲譜，封面上隱約透出的字，像好久不見的朋友，在那個悠遠的夢裡，對我微笑。

突然，一陣抽動，一片昏黃浸漬眼眶，然後漸漸暈成模糊的月色。

附註：月娘光光 詞／曲：鄭智仁

月娘光光，照著眠床，照著尻川，阮的心肝。
平安古錐，乎阮歡喜，一暝一寸，久久長長。
一個眠夢，將你吵醒，睏勿落眠，捶阮心肝。
驚你風寒，抱著在看，貼你入夢，阮才心安。
扶你來企，將你來成，遮你風雨，伴你入冬。
看你學行，摔甲腫紅，雖然不甘，攏是愛行。
日光夜暝，永遠輪迴，日出東邊，日落西山。
這個希望，這種心情，有一工後，你會知影。
嚳仔乖乖，嚳仔惜惜，嚳仔免驚，阮就在這。
日光夜暝，永遠輪迴，日出東邊，日落西山。
這個希望，這種心情，有一工後，你會知影。



賞讀

在月光如水的夜深時刻，最容易勾起人們身世之感，觸動平生種種的嚮往與追求，所有的理想與幻滅，所有的執著與摧傷，也會湧現眼前，在實境與幻想之間，進入了一種精神恍惚無定的狀態，從而回思既往，在月色的流瀉中，作者的思緒深入過往。本文以一曲〈月娘光光〉的歌曲，聯結了人與人、人與團體、人與過去的緣會。「多情猶似窗前月，猶為離人照落花」，月亮的意象在全文中串連，使得全文形散而神不散，正如合唱團雖已星散，但情感與記憶卻永恆常在。

人類的情感是自然流露在與他人、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之中，合唱團是一種社會群體性的互動內涵，群體不只是生活的源頭，更給了我們對團隊合作與相互取暖的需求，也為我們尋找過去、現代和未來之

黃雅莉

間的聯繫提供了一幅生動的地圖。相遇是一份緣，即使這份緣未能令人產生回家返鄉的歸根之感，但畢竟也哺育了自我的一段生命史，惜緣之心乃為人之必須。作者明白，對於過往的那一份深愛並不可能阻擋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然而我們對於過去的回憶並非純粹的懷舊，不單單是回望過去，而是在回望的同時實現了現實和未來的雙重能指。作者把現實與過往交織在一起，以現代的視角觀照過往，這就使得作品超出了單純緬懷的範疇，而具有較強的現實感。

本文是一篇充滿了獨特的創作個性作品。以個人的經驗為出發，探入內在，不但有情感的挖掘，而且也不動聲色地揭露出生命的本源，忠於自我，愛我所擇，擇我所愛，單純的一份對興趣的愛。當人們的生存方式正處在急遽嬗變和轉型之中，對自我價值與傳統信念構成了挑戰，過去與現在的鴻溝、現實與理想的對立，卻由於作者以有情有義的思維傾向而獲得融合。

青春散文

佳作

范軒瑋

出生於1997年，目前就讀於實驗中學二年級，是道地的新竹人。喜歡吹著風發呆，經常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面。對於喜歡的事物很熱衷，對不在意的事很淡然。熱愛任何形式的遼闊無涯，譬如天空譬如海洋。夢想是走遍天下，從最繁華的都會到最黑暗角落，然後改變世界，就算只有一些也好。

作者的話

其實我這次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得獎，接到電話的時候還真覺得不可思議。不過，真的很開心，不單單是文字被人賞識的喜悅，更是因此有更多人會知道Orango的狀況。或許，有人因為看了這篇文章而去做了點甚麼，那麼這篇文章也不枉了。我一直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如果甚至這篇文章能讓更多人開始去思考這個世界上的一些不公平，對我來說，那就是最有意義的了。

指導老師：李文蓉
實驗高中



我在Olango的日子

這又是一個溫暖的日子，我的城市一如往常地起著風，乾燥而帶有文明的氣息。我坐在熟悉的咖啡館，從二樓的落地窗往外望。車流行人來來往往，都市的喧囂卻被隔絕在輕柔的爵士樂外。九天的旅途過後，我的城市沒有甚麼變，樹葉仍隨風翻飛而人們依舊忙碌著。一切熟悉卻有點不真實，如隔著玻璃窗看著世界無聲上演的疏離感。世界並沒有改變甚麼，但或許是我的心與現實已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地連接著，而已是隔著那麼一層似有若無的毛玻璃了。

風來自海洋，而改變來自旅途。一切是在那發生的，Olango，在菲律賓的一個遙遠、貧窮，卻那麼真實那麼天真的島嶼。

篇章零：集結

記憶依然清晰，那是八月下旬微涼的一個夏夜。在已壟罩在低沉的夜色及不絕的蟬鳴之中的升旗台旁，黑影逐漸集結。我們一行二十一人，正要踏上一趟別具意義的旅程：由學校聯繫成行的國際志工行。遊覽車駛離學校，家長們殷切揮手的身影漸漸隱沒在如霧的夜色之中，熟悉的生活漸遠去，車子的剪影也溶進了夜幕之中。

國道三號是一條沉默的河，於四周融金流銀般的都市燈火有些格格不入，卻盡忠職守地承載著來往的歸人或過客。一路上大伙很嗨地唱著歌，我卻沉默地——或許稱得上有些孤僻地——看著窗外，思考著自己的愁緒。此行不是為了繁華，我是為了現實最深沉的負荷而踏上旅途的，於是不與他們放聲高歌，如晚風的孤寂倒還貼切了些。

十點五十五分，駛抵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經過了一些如今已有些記憶模糊的例行手續，午夜時分，我們踏上了靜候在跑道上的小型客機。廉價航空狹窄的走道和座位讓人折騰了好一陣子才放置好行李。又過了約莫十五分鐘吧，小飛機逐漸加速，最後騰空而航向無邊的夜中。飛機越飛越高，我隔著兩個座位看向窗外那越來越模糊都市的光影，熟悉的國土漸行遠了，但我內心那縈繞不去的質問之聲卻隨著單調的引擎聲



而愈顯鮮明。

「我們憑甚麼這樣活著？我此行會得到甚麼？他們又為什麼必須一出生就承擔著貧窮和苦痛？這個世界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對著內心越來越怯生生像囁嚅般的疑問，我沒有答案。索性閉上眼睛讓自己與機艙的寂靜融為一體，如一座在無邊黑夜底的孤島。「我能得到答案嗎？在那座遙遠而陌生的小島上，我能稍微了悟一點世界樣貌的意義嗎……」一如往常的，沒有答案。所以我踏上了旅途，為了追尋。

一萬兩千呎的高空，深不見底的黑。內心更深處，翻騰著。

篇章一：倉皇與等待

機艙裡的冷空氣令人沉悶，大多人都靜靜地睡了，於是走道間瀰漫著一種令人窒息不快的沉默。不知是狹窄的機艙抑或是煩悶的心情害的，我怎樣都沒能入眠。折騰了好一陣子，我索性放棄了，拿出了pad和隨便一本雜誌，漫無目的心煩意亂地翻閱著。

於是當兩小時過後，當擴音器傳來了抵達馬尼拉的廣播，於我而言有如等待了漫

漫長夜後破曉的暮光一般。不一會兒飛機降落在堅實的土地上，我渴望著離開狹小的機艙重新站在廣闊的天空下呼吸著自由的空氣。當滑行了一段距離後小客機靜止的剎那，我已經準備站起背起行囊邁開步伐走出登機門。然而，一分鐘、五分鐘、十分鐘都過了，空服人員卻完全沒有要動靜的跡象，周遭逐漸醒來的旅客也都有點狐疑地交頭接耳。總算，半小時後錄音器傳來機長俐落的聲音打破了嗡嗡的低語聲。由於飛機還在等空出來的登機門，「稍安勿躁」，我們得到的說明與指示至此結束，之後機艙又進入了一種不同的沉默中，令人窒息的等待。

終於進入馬尼拉機場時已是兩個小時後了，是我們的下班轉機起飛前四十分鐘。完全沒有讓我站在天空下感懷的餘裕，我們直若是狂奔地在機場衝刺，當我們通過海關手續時連停留的猶疑都沒有便直奔登機門。

起飛前三分鐘，全員登機完成，有驚無險。而這次我沒有輾轉難眠了，在我意識到展翼奔向天際前，便沉入了深沉的夢中了。下次回神，已是南方大城宿霧（Sebu）的黎明。

篇章二：抵達



在宿霧機場時東方的天空已逐漸染上了一層魚肚白，我深吸了一口夜晚離去前有些寒冷的氣息，然後微微笑了。不同於馬尼拉的倉皇狼狽，在宿霧機場我們有些慵懶地通過了些簡單的例行手續，正當大家準備照計畫搭上車去港口坐船去(Olango)時，卻發覺我們的行李遲遲沒來……在大廳等著等著，由站著、坐著、至斜躺著睡著了，行李依然不知去向，而我們能做的只是等待。

離開機場前往Olango，已是五、六小時之後的事了。

車上半睡半醒，記憶已是有些依稀了。然而，乘上船後的一切卻如那日海水的顏色一樣鮮明。小小的螃蟹船隨著波浪上下顛簸著，同學們大多都睡了，背景音樂只有引擎輪轉與海浪不協調的合聲。海風迎面吹來，我眯著眼看著波光粼粼更遠處，小島的輪廓已逐漸鮮明。「我會在島上看到甚麼呢？」我繼續思索著，想著想著，此時心中忽然閃過至此時種種的一波三折，彷彿一道斜露出雲層的微光，「也罷，就如計畫趕不上機運，事先的成見和猜測也是無端的吧！就甚麼都不預設地，去了解這座島吧！」思緒至此，微微一笑。吹著海風，任由心靈像天空一般遼闊了起來。

下午一點多，我們終於抵達了未來幾天的行腳處，Olango Island, Suba 社區。

篇章三：衝擊

之後短短幾小時，參雜讚嘆與感慨、放鬆與沉重的複雜心境，在島上的種種，如戰鼓的震動般衝擊著我的心靈。

首先傳來的是居民臉上笑容的燦爛與身旁環境的破敗所形成的深刻對比，近似於一朵潔白的花綻放於斷垣殘壁之中的那種不協調。社區巡禮時一路上我不斷偷偷地將視線窺入泥巴路四周的民房，其中有些屋舍真只比家徒四壁好上一些而已。也因此，居民熱情的招呼和小孩天真瀟灑的笑容令人深刻，形成一幅美卻蒼涼的畫面。

另一方面，回到我們一行人居住的地方，與當地民房相比相當高檔的房舍於我們看來仍是有些簡陋。從床上一下來便是沙地，內側女生房地上的磁磚螞蟻橫行，廁所 在住屋出去數十步且沒有門鎖與自來水，需得至二十公尺外的潮間帶盛水沖洗。領隊告訴我們這座島上沒有自來水，所有乾淨用水都得從宿霧運過來。邊聽著說明邊又走了幾步，到了伙食區後領隊停下了，引領我們與負責這幾天伙食的 *cooking mama* 初見面，聽著自我介紹的同時我四處亂看著，注意到這裡的火必須從撿柴開始。「一頓飯要花四、五個小時準備。」領隊說。一天之中，能有幾次四、五個小時？第一天，這



座島上的困境便以鮮明的形象出現了。

那天沒甚麼活動，然而，晚上很晚很晚我才得以入眠。

篇章四：悸動

在島上的七個日夜裡，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些事一如旅遊觀光於心湖，如一點天外孤鴻般即逝無痕，有些事譬如一個微笑一個眼神，卻如同烙印般，深深地銘刻在心底，特別令人難忘……

這次國際志工之行具體目的主要是去推廣閱讀教育與藝術教育，所以我們準備了大大小小的教案。在島上的每一天，我們都演示著不同的教學，在這些教學的記憶之中有一次，那個小孩的眼神到現在我還忘不了。

那是在約莫第三、四天時的藝術教學，場面相當熱鬧。應該說，看起來很熱鬧，但是實際上只能說是一片混亂。負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做甚麼還一副無關緊要的態度，活動相當雜亂無序，我看了心頭直是一把無名火。正欲發作時，卻看小孩們都玩得很開心，空氣裡瀰漫著快活的氣氛，「既然他們還玩得開心，那就隨他們吧」我微

微苦笑了一下便往旁側走去。然而這時一個不同的身影卻在歡樂的氣氛中散發出強烈格格不入的氣質，那不带半點幼稚的天真無知的眼神滿是無奈。他並沒有像一旁的小孩一樣台上做甚麼就做甚麼，他只是靜靜地看著前面的我們自晦著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在幹嘛的事，而他看得很明白。他看起來應該只小個我一、二歲，但那眼神裡的無奈卻深沉得很超齡。我感覺得到，這場景他不是第一次見了。那個當下，我心底真的頓時有種慚愧得無可自容的顫動。一團又一團來到這座島上，每一個團都總是有些半吊子的教案，於我們而言只是一時的尷尬，同時我們又透過了小小孩的熱情參與取得成就說服自己其實還不錯。但其實年紀稍長的孩子全看在眼裡，他們並沒有轉身就走，而是留下來給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並且期待著，但我們卻一再辜負了他們，這次也不例外。我始終記得，活動終了時，他一個人默默地離開了，他漸模糊於砂塵之中的背影至今仍在我腦海裡，提醒著自己當時的不堪和慚愧。

我也記得，在電影之夜的時候我無意目睹的痛。

電影之夜是一個讓我們看看影片省思的晚上，那時我們看了一部講述外勞工作艱辛的紀錄片。內容很沉重，由小人物的故事將世界結構的黑暗顯露無遺。然而，更沉



重的卻不是這個……其中有一段啊，在講述一位外籍勞工母親過世了台灣雇主卻不願准假回鄉，只能把所有眼淚往肚裡吞的無奈。我看了很難過，這時我無意間瞥見了，一向爽朗的當地領隊這時竟然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把頭埋在手帕間不停啜泣著，她哭了好久，而我直到影片結束都不曾過去問她怎麼了？或是問她的過去。有些時候沉默比起不逢其時的關心更適當些。看著她，我才真正了解，不管島上的居民在我面前看起來有多麼開心，他們背後可能都有著一段辛酸的故事。這些痛，或許一直被埋在心底所以我們看不著，但是傷口其實不曾復原。電影謝幕後，我心底卻出現了一種難以填補的空虛感，因為我無法想像在當地領隊身上的是一種多麼沉重的傷痕，而且即使她說了我也不會懂，我永遠都不可能真正了解……

當天晚上，我又輾轉反側到了夜半三更，而悵然若失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

九天裡面，我們做了好多活動，也去了不少地方體驗了異國風情。但時至今日，真正令我難以忘卻的卻往往只是某個真實的剎那，只有在那些瞬間裡，快樂背後的淚光才會真正映照在他們的瞳上。「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了，再不笑，我們還有甚麼？」這是當地一個村人說的，笑容的背後往往是無奈，因此裝飾卸下的那些瞬間才如此沉

重地讓人難以承受。即使時至今日，每當思念於此心底都有種莫名的悸動而翻騰不已。

篇章五：離別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人生來來往往多是萍水相逢。或許是因為了解，當真的離開Olango時，我並沒有太大的不捨，人終究是要散的，但心也終究是不散的。體悟了這個，聚散離合也就沒甚麼好強求的了。離開島的那天微微飄著細雨，而這次小船是航向了歸途。我眯著眼看著漸模糊的小島，「就這樣離開了」心裡竟然有點不真實，彷彿Olango已是待了好久的家。隨著海浪顛簸著，我靜靜的不說一句話，正自多愁善感著，卻突然看到遠方有人在揮手，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笑了。我知道，我並沒有全然離開，有些事，在這座島上不同了。無論是我們或他們的生命。

回台灣的路上又是一波三折。

下了飛機抵達自己的家鄉台灣時已經清晨五點了，呼吸著沒那麼清新卻熟悉的空氣，我深深地伸了一個懶腰，一切重新開始了。



終章：思

坐在咖啡店裡一個下午了，文章將完，回憶的書頁便暫時輕輕地闔上了。此時此刻，有些問題我在那座島上找到答案了。

出發前我問過自己，我們憑甚麼這樣活著？而世界為何是如此？我的答案是：我們真的不憑甚麼。在島上我認識很多很好很善良的人，我不認為自己比他們值得活得富裕。我所擁有的一切，僅僅只是我幸運出生在一個資源充足的環境。命運來自選擇，但選擇受到環境限制。他們辛苦地活著，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一代一代地複製貧窮。我們的所作所為，便是要打破這個循環，成為一座橋連接他們與世界，給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讓世界更有正義。而且對我而言，我們所幫助提供的這些種種並不是一件仁慈的行為，所有低發展地區人民生活的困頓很大程度來自於已開發地區人們的揮霍無度，因此，走向世界貢獻心力，不是慈悲而是義務，這是我為我自己找到此行的意義。

世界並不公平正義，然而並不代表我們應該接受它的不公不義，人類的可貴，正是我們不斷地向理想中的世界前進。這次旅途我見到了真切的現實，而我會努力貫徹

自己的理想讓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更接近理想世界一些。

—— 旅途結束了，而理想正開始！



賞讀

本文描寫，作者利用暑假其間，前往菲律賓參與在宿霧小島舉行的國際志工服務行列。文字清新、優雅，深刻的紀錄在小島從事服務的百般心情、千樣心得。縱然辛苦，最後終能以強勢的意志克服。全文寫來深沉、生動，旅行的意味穿插其間，寫來亦平不弱，頗具說服力。

陳銘磻

青春散文

佳作

陳子勤

我是陳子勤，今年夏天畢業於新竹女中。平時比較常用繪畫來表達心情，藉運動來宣洩壓力。我沒有非常優美的文筆，也沒有特別細膩的觀察力，只是喜歡走走看看，稍稍記錄下生活中的亮點，即使對別人來說微不足道，也可能在我心中自成一個世界。

作者的話

走過矛盾的畢業季，愉悅和傷感揉雜，蒸散在空氣中的每個角落。

謝謝惠貞老師給我機會，用單純的文字滌淨那些複雜思緒。櫥窗所處的科學大樓，是我高中從事科展研究的另一個家，很高興離開竹女前的倒數幾天能遇見那排美麗櫥窗、能為它們寫篇散文。

也許，曾經有學姐想要記錄它們的身影；也許，未來有學妹會因為這篇文章而留意那遺世獨立的一隅。

很榮幸獲得竹塹文學獎的肯定，來到台北念大學後，不時會懷念起新竹的美。

新竹女中
指導老師：呂惠貞



櫥窗

匆促的步履突然停駐的那一剎那，一抬頭，撞見。

空氣飽和著陽光吞吐的氣息。

「梟晴絲，吹來閒庭院……」

畢業季，甫沉浸在考上大學的喜悅便被倉促編組成軍，畢聯會的工作拉開序幕。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們必須布置出眾人引頸期盼的霍格華茲魔法學校風格的華麗畢業佈景，必須設計並排練一段又一段銜接畢業典流暢進行的歌舞，試圖為即將離開校園的大家留下永恆的印記。於是，我總是近乎奔跑地匆匆來去，恨不能生出雙翼，或是變

成凌波微步的阿飄，好縮短步行所耗的時間。而此刻，我卻奇異地忙裡偷閒，駐足在一片經光陰磨蝕而略顯斑駁的紅磚牆前，張望著，不時拿出口袋內沉甸甸的手機。

七點四十八分，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七分鐘。我漫不經心地等待著畢聯會的工作夥伴。

一陣彷彿不屬於夏天的涼意穿過新舊大樓之間剛修整完的草坪，擷起青草略淡的芬芳，揉合晴絲盪漾的氣息，稀釋了熱空氣鼓脹的鬱燠。突如其來的涼風拂過肌膚的毛孔，也拂醒了關於舊家後面那片金黃稻海的記憶，隨歲數增長而逐漸消逝的好奇與熱情，仿佛在一瞬間被點燃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逗引著我開始向周遭探尋一把能開啟回憶的鑰匙，彷彿找到了就能讓現在的生活與童年重新連結。

毫無章法的搜索中，不經意一瞥，目光卻被那片承受陽光輕撫的角落所勾引，我失了魂似地朝那被玻璃隔離出，閃著迷離金光，遺世孤立的小天地靠去。

一排被世界遺忘的美麗樹窗。

其實我一直知道它的存在，卻從未仔細端詳過它。它是數年前科學大樓落成時刻意在一樓長廊營造出來的一個人文藝術空間，為了平衡科學的冰冷與稜角。今年校園



後方的新大樓建成後，它看似佔據著一個合宜而顯眼的位置——位於通往新大樓的主要幹道旁——卻總理所當然地被眾人輕易忽略。歲月，在窗緣留下了不足辨別年代的模糊足跡，上頭鋪了一層又一層寂寞的厚灰，渴望能娓娓道來它的歷史與過往。我彷彿聽到夢縈嚙語，細細碎碎輕聲呢喃，努力傳遞著不易辨認的隻字片語。但，有誰在意？又，有誰注意？

三年來，流轉於這所鬧中取靜的精緻校園中，我已發展出自己的行進習慣。只要確定了目的地，就會不假思索地沿著熟悉的走廊、熟悉的樓梯走過熟悉的路徑。這排遺世獨立的櫥窗，座落於我每日早晨通往教室的必經之地，卻總被我無心地忽視。或許我曾經注視過它們，但那目光的停留該只如蜻蜓點水般吧，挑起了微微的漣漪，又歸於平靜，不著痕跡地。

在它身邊來回穿梭將近三年不曾問津，卻在離畢業倒數十五天一個偶然的早晨，第一次仔細端詳這排櫥窗內靜靜的祕密。那是由一片片巨型玻璃隔出的一塊塊區域，每一方櫥窗都自成宇宙，總共是九個。每方櫥窗內的上方空間都懸掛著一幅意境深遠的畫，或抽象或寫意，耐人尋味。下方平臺則鋪設著一片灰白礫石，幾件略顯滄桑的藝術品佇立其間——或是擁有特殊造型與飽和釉漆的瓷瓶，或是簡單木雕和表情生動

的泥塑小人偶。或許因為被人認真的注視而感到歡欣，每件藝術品在陽光的妝點下，藉由美好的色溫展現他們最純粹的圓潤美麗，熠熠生輝。

迎合著它們的熱情邀約，我不禁看懵了。

七點五十一分，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四分鐘。我從最靠近舊大樓的櫥窗一一觀看起，細細咀嚼它們的美，與寂寞。

一件單純的花瓶，可以是家中餐桌上親近可人、接受眾人讚美的裝飾品，也可以是被放置櫥窗內，經年累月增添風韻卻不一定有人為了它而駐足觀賞的藝術。因釉漆而黑亮的渾圓瓶身在陽光下閃爍著澎湃的朝氣，但它身上白色的曲折紋路卻宛如淚痕一般，娓娓訴說著被遺忘的苦楚。往新大樓的方向推移，下一個櫥窗內，擺設著八個佯裝用功讀書卻各自淘氣的小和尚人偶。一開始只是訝異於它們的精巧和栩栩如生，但我隨即轉而注意到它們之間似乎披掛著長長的縷縷絲絲。待我定睛看仔細了，險些失態驚叫出來——是盤結的蛛絲！或許被遺忘了太久太久，他們選擇用象徵棄置的絲線來裝扮自己，無聲地控訴著眾人的不理不睬。看著他們不變的逗趣表情，我笑不出來，只覺心底一陣一陣地疼。



在更遠處，長廊最末端的櫥窗中，擺放刻著「茶古」二字的木製品，線條簡單的木雕藝術，透著樸拙的鄉土風味，置於如此偏僻的角落，實在可惜。環顧這些或古樸如黑陶時期火與土的原始力量的產物，或精緻如巧匠細心孕育呵護而成的珍品，我相信櫥窗內每一件物品都擁有自己的故事，只是無法一一和那些不願主動去欣賞它們的路人們分享，一切的輝煌都在它們被密封後畫下休止。只留下上了鎖的櫥窗，以及被封藏在其中、逐漸風化而鬆脆得不堪一觸的悠悠故事。時間久了，它們或許也忘了該怎麼表達……。

但它們的確是美的。

我在這所學校只度過了一千多個晨風夕暮，卻已經歷過小高一的青澀稚嫩、高二的忙碌精采、高三的沉潛苦讀，校園的日子於我而言，是一場華麗而魔幻的冒險，高潮不斷、跌宕起伏，豐富的情節快節奏地拼貼出始料未及的生命軌跡，此刻，我像是預知自己即將從這場繽紛夢境醒來，正戀戀不捨地吮啞著最後的餘味。而與此同時，它們卻以凝固的姿態，已不知在同個位置站了多久，等待著一個注目，抑或下一次，櫥窗抖落塵土，重新與外面世界連結的那一天。從封閉的天地，被飽和著陽光的新鮮

空氣喚醒，輕輕拍落身上的絲縷，細細撫去時間遺留下來的贈禮。在不久的將來，我看見。

一瞬刺眼的閃光，並非來自玉潤瓷器的反射，而是陽光透過玻璃提醒我回神。背對陽光、站在櫥窗前，玻璃正折射著我背後的世界。樹影回應著涼風，微微擺盪軀體，好像輕快了一整個夏天，枝葉婆娑時不時地遮掩炫目的那一團白色火球，連遠遠後方新大樓的帷幕造型樓梯，也自在地哼著光之圓舞曲，點點閃爍著陽光的恩賜。而綠茸茸的草坪油亮潤澤，自在迤邐成一片欣欣生意——即使身後如此洋溢地歌頌夏天，我的瞳眸始終不願轉向，背對這片喧囂著寂寞的櫥窗。

七點五十五分，鐘響。幾位學妹從教室走了出來，擺脫沉悶早自修的束縛。與畢聯會同學約定的時間已到，是應該要離開了。有點複雜的情緒洶湧在心頭，微微側身，陽光把金粉潑灑在我的髮上，金燦燦地像我舊家後面那片豐收的稻田。

有些事情不容易忘記，而是會在合適的時機被召喚出來。我沒找著開啟回憶的鑰匙，卻意外找到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窗門。熟悉的環境中，竟能挖掘出陌生的樂趣，品味另一種新奇。當我意識到這片櫥窗蘊藏的種種驚喜，表示它們已在我心中占據了



一小塊的位置。從這一天起，它們不再被忽視，因為短短七分鍾的契合，往後我路過此處時都會特別留意一下它們細微的改變，直到我從這座校園畢業。

懷抱著期待。那抹厚灰，似乎不再寂寞了。

一個金黃色的早晨，空氣飽和著陽光吞吐的氣息。我誤闖了遺世獨立的小天地，邂逅了一群可愛又令人憐惜的藝術品。

我思忖著，畢業那天，以畢業生的身分，我會帶著喜悅與不捨與它們道別。將來，以校友的身分回到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園時，我依然會歡欣地接受——它們在陽光下的熱情邀約。

「嘿，你在這兒！」肩頭吃了一記拍打，我轉過身，嘴角迅速彎起上揚的弧度，回應一張燦爛的笑顏。上緊發條，我恢復了極快板的步調，和夥伴並肩朝向緊接著要忙碌的方向飛奔而去。

沒有回頭。但我隱約能感覺到一顆心的跳動，咚咚，咚咚。

在我身後不遠處。



賞讀

散文的境界，有如「夜空煙火」，在於「暗」處著力，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你去注意，別人不感興趣的地方你卻感到興趣，那就是一種散文取材的視角，必能「發現」和「洞見」生存的意義，所發現的必然是一種全新的視野。

本文最富魅力之處，便在於作者運用奇思妙想，把景物昇華為生動的詩意，創造了一個出神入化、物我情融的藝術境界。日常生活是激發人們尋找驚奇的根源所在，它也是人們從想像世界回歸的最終歸宿。櫥窗風情雖然只是不起眼的一隅，作者卻透過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鮮活的、生機勃勃而又深沉純淨的世界，讓我們在紅塵飄蕩的心靈得到休憩與昇華。

作者以「不經意的一瞥」，偶然邂逅了那一排被世界遺忘的美麗

黃雅莉

櫥窗，開啟了他與櫥窗之間一種神奇的交流和融會。在這樣的一個心理時空中，人們和物象彼此交流情感，人們全然地向對象開放自己，人甚至可以通過自己與物象的詩意關係來獲得自我確證和精神救贖。在作者的筆下，櫥窗風景的審美生態是確認自我、精神救贖的又一選擇，這無異中彰顯了人與物的情意交流，並從中找到把萬物視為具有內在價值的生命佐證。

不論是花草、亭園、風月，都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恩寵，作者也在文中點出了人們的慣性——若你對天意安排的風情都無感、視而不見，便是失去與外在世界互動的自在聯繫。在周而復始的日子，在瑣碎的、庸常的行為底層，日常生活是一個充滿了巨大創造潛能與希望的世界，只要人們肯體驗生命的律動，自然世界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都可以成為一方心靈的寄託，挖掘生活的意義。櫥窗使得作者有了一個新的視角來打量生活，於是，作者便通過「精神的還鄉」作為體認自我、觀察世界的途徑，通過親近自然的方式，親歷內心那些隱秘的情感，回歸生命的從容與平靜，也得以和過去的自我相逢。

青春散文

佳作


慕宇峰

台灣苗栗人，目前就讀新竹高中語文資優班。

曾任新竹高中管樂社第六十八屆社長，喜歡長笛如女孩般歡愉的樂音。

徜徉於文學，傾醉於音樂。

期盼有一天，能找出讓人感到有溫度的文字與樂句。



作者的話

—— 感謝佩蓉老師，在文學這條路上的扶持。也感謝文字和愛情，我知道你們從來都沒讓我後悔過。

指導老師：吳佩蓉
新竹高中



撲

只要有下雨天日子，我都想一股腦地撲向你，即使放棄的是生命。

嘴上說著討厭雨天，跟大家一起抱怨著被取消的室外課，但我怕的，是大家發現偷偷活在雨天的我。五月的梅雨季，壯烈的雨聲中藏著高中男孩們的哀傷。雨天的球場是場災難，如同溜冰場一般平滑，無法好好行走，而一件件被淋濕的衣服就如同小嬰兒使用過的尿布，又濕又黏，不舒服的觸感就緊緊地嵌在身上，甩也甩不開。

下雨像是個偷吃蛋糕卻忘記擦嘴的小孩，雨後總是在草地上留下滿滿的泥巴坑，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被填成一個又一個小水窪。還有雨後的彩虹，好似一道銳利的傷痕，宣告著在這場大雨中，有甚麼東西受了傷。即使雨停了，種種的痕跡都沒辦法讓人忘記一場大雨曾經來過，就連空氣中都還留著它的體味。大雨是如此的令人煩躁，

但是因為妳，我正活在雨中。

還記得在社團活動結束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場不小的雨。大家怕被淋濕所以都躲在社窩，而我撐著一把全白色的傘，緩步地走向最靠近妳的那棟樓。我在有遮雨棚的地方坐下來，靠著鐵門闔上雙眼，想像著每一次走向妳的時候，是踏著怎樣的心情；每一次爬上樓梯時，喘的是怎麼樣的氣息；而每次偷偷地溜進妳的世界時，鼓起了多大的勇氣。畫面在腦海中如投影片般快速切換，每一個溫暖的畫面不間斷地燃燒著體內的賀爾蒙。當我一睜開雙眼，成群的白蟻在我眼前打轉，他們集體飛往那個在我身旁消防栓的紅光，我被嚇的措手不及，便跳離了遮雨棚。突然，全身好似吸毒者的毒癮發作，腦袋不斷地告訴我去用力抓緊著什麼，慾望的雙手緊掐著全身的血管用力拉扯，好似命令一般的逼迫著。我試著抵抗，但強烈的慾望卻已沖垮了理智的柵欄，一洩而出。

我衝離了大樓，全力地奔回社窩，彷彿消耗全身的氣力就能脫離慾望的鎖鏈。雨不停地打在身上，愈是強烈的刺痛就愈能抑制那股想擁抱的能量，我不停地跑著，盼望著能夠撞上甚麼撞散賀爾蒙作祟的衝動，一個恍神，腳步沒踏穩，全身向前飛撲。碰，胸腔著地，硬生生的撞擊暫緩了賀爾蒙的發作，我撲了個空，甚麼也沒抓到。回



到社窩後，先在外面換上乾淨的衣服，別讓其他人發現我剛剛淋了一場大雨。

白蟻，台語稱「大水蟻」，意味著總是在下大雨的時候才出現。每次校園裡下起大雨時，它們都會傾巢而出，在人人厭惡的雨裡，聚在光亮的地方。即使雨停了，它們的翅膀會剝落，也可能就此死去，但它們一群活在雨水當中的生物，即使知道會失去自己，但還是奮不顧身的向前飛去，飛向他們自以為的光亮的救贖。我生性討厭昆蟲，蠶寶寶、蟑螂、毛毛蟲……等等在「最令人討厭的小昆蟲」排行可以前十名的昆蟲一概不愛，當然白蟻也不例外。尤其是當它們整群從耳旁飛過時，光是它們的振翅聲就令人噁心的雙腳發軟，只要稍有接觸，就會像觸電般跳了起來。大家都害怕那成群結隊，在雨裡呼嘯而過的白蟻群，對著它們指指點點，說盡他對人帶來不舒服的觀感。而我則是寧願閉上雙眼，關起耳朵，忽視它。

我是多麼專心的需要妳，連著妳的名字。在每一個脆弱的時候，多麼希望往後一躺便是妳的胸懷，妳會牢牢的接住我，擦乾我身上的每一滴雨珠，告訴我說一切將會安好。但是我怕，當我在雨中奮力奔跑，累倒在地上的時候，妳會不會也是害怕雨天的那群人。

這段時間的每一滴雨，都狡詐地隨時等著刺傷我身上某個收藏著純真的地方。但還好有妳，連著妳的名字，總是在雨中生起一把小小的野火，小的剛好收在懷中溫藏，保護著我心頭上那塊最柔軟的地方。而每當野火燒的旺盛時，天上就會莫名地出現一大群的白蟻群，遠遠地就能看得清楚。它們快速地如箭一般撲向我的左胸，直搗我的心臟。當他們穿進胸口後便兵分多路，我能確切地感受到他們確切的存在，那細細長長的腳在全身的血管中不規律地騷動，令人起一股全身雞皮疙瘩的酥麻，和著一股令人快窒息的高壓。有時得突然地深吸一口氣，才能確定我沒被白蟻給淹沒。而我需要的只是妳能走進這場大雨，給我一個向前一撲的勇氣。

星期五第四節的體育課下課，剛從體育館走出，抬頭一望天空，明明應該是日正當中，但天色卻一片絕望的灰濛濛。那天，下著近來最強的一陣大雨，凶狠的好似在處罰某個犯了分際的凡人。當我還在門口找著我的雨傘時，突然發現了妳，在中廊的地方倚在牆壁上，在日光燈下妳把玩著手機。妳那細長的會融化人的手指頭啊，一根根都在我心頭上跳著舞。我躲在體育館的牆壁後面，偷偷地看著妳，像往常一樣專注地想著妳。雨聲依舊嘈雜，絲毫沒有要退讓的意思，穿梭在雨中的人也愈來愈少。此時，世界上好像就剩我們兩個，一同觀望著如同世界末日般的大雨。這時，突然



有一群白蟻不知從何而飛出，那速度之快到連拍動翅膀的茲茲聲都一清二楚，它們一群急速地往中廊飛去，原本妳還是若無其事地看著手機，看到成群的白蟻妳慌張地彎下拿起身旁的提袋，把手機胡亂塞進包包裡，眼看著白蟻群就要撞上妳。碰，撲了個空，白蟻們甚麼也沒撞上，而妳巧妙的閃開了，迅速地離開我的視線。

向前一撲，需要很大的勇氣，或許會跌得滿身爛泥，留下一道道鮮紅的傷疤，讓蔓滿全身的刺痛宣告著我的失敗。但其實我最害怕的，不是撲了個空，而是那個可能會受傷的妳。當下一場大雨來臨時，我希望妳躲在淋不到任何一滴雨的地方，但如果妳看到了一群白蟻向妳迎面撲來，怕受傷，就毫不猶豫的閃開。

對我們都好。

賞讀

黃秋芳

面對青春期強大的變動，自我認同的衝突和失落、情愛引誘的不安和迷惑，以及所有生活、情感甚至是無從控制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無窮轉折，還得耗盡心思，整理出適應別人、適應環境，同時也好好和自己相處的方法，簡直是一場接近於「被外星人綁架、實驗」的斷裂和重整。

〈撲〉這篇作品，就在這種多重折磨中，用一種青春鮮嫩的顏色，誠實地切入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透過雨、透過白蟻，交錯出不能靠近的愛情，精緻稠密地表現出文學意象的豐富層次，跳脫一般參賽作品「從宏大敘事中取材，感覺上比較容易得獎」的迷思，表現真摯深沉，極為動人。

青春散文

佳作

蘇庭怡

1996年被包裹在一個四平八穩的名字裡出生，卻發現自己是個充滿矛盾的人：還沒決定自己該在哪一畝夢想立足，還沒想好自己該以怎樣的仰角看世界，還不清楚自己是比較喜歡小孩還是毛小孩。要在這麼多的矛盾裡釐清自己，也許，還是先釐清青春的矛盾意義吧。

作者的話

得獎後，我才了解到所謂「江郎才盡」，是發生在什麼時候。不是在失意時，不是在夢魘裡，而是在發表得獎感言時，因為腦袋早已被過度的喜悅塞爆，除了謝謝二字再也擠不出任何文青式的優美文句。特別感謝默默支持我創作的家人、大力指導我的惠貞老師，以及陪我熬夜趕稿的天竺鼠小P。

謹以此文，感謝我摯愛的外婆。

指導老師：呂惠貞
新竹女中



滋味

啪搭。啪搭。

小小的腳丫子在牙白地板上急急奔走。腳尖下不敢聲張的興奮，卻被跋著的過大拖鞋一次次拍擊地面的聲音給洩露了。五樓的內天井邊，女孩歡快地趴在冰涼而篤實的金屬欄杆上，俯視外婆家這棟宅子，這個她的小小王國。

好癢。短短的腿試探性的伸出欄杆，一股自腳底漸然升起的酥軟感泡泡似地在不斷冒出，準確而膩密的牽動脊髓。我掉下去會不會飛起來呢？低頭放眼十幾公尺高的凌虛，每一層樓的銀色欄杆在視角裡層疊盤昇令人迷眩的鏡框式構圖。貪婪的以上帝般的角度窺探這一層層的世界，小女孩偷釀著不為人知的喜悅。

五歲的我，就這麼沉醉於瀕臨地心引力誘惑的遊戲。

著。

「Ariel，吃飯囉。」媽媽從微波爐裡端出熱氣蒸騰的飯菜。「這是我今天回外婆家時，外婆特地要我帶回來給你吃的唷！」

小時候的記憶，總是停留在外婆家大大的宅子裡。那時，因爸媽工作忙碌，我隨著住在竹東的外婆，過了好一段客家人簡樸卻豐足的日子。

然而，從新竹開車到竹東與拜訪外婆所需耗費的時間，對我現在緊湊的行程與繁重的課業實在不堪負荷，只能以媽媽拜訪外婆時帶回的飯菜重溫兒時。

「外婆好想妳呢，妳什麼時候跟我一起回去看她呢？」「嗯……最近很忙耶，國文報告還沒寫完，功課又多，暫時沒辦法回去了吧……」

「今天是什麼菜色呢？」我踱向餐桌。

掀開保鮮膜，氤氳掠奪視野，模糊了空間與時空。

零斷又模糊，若隱若現中，記憶卻因四散紛飛而漸然鮮明。

「小雞腿，食飯了。」國語客語參半的呼喚聲，在整棟宅子裡飽含共鳴感的迴響



啪搭聲在腳底響著，一路從五樓粗拙而急促的環降到一樓的樓梯口邊。五歲的我踢開不合腳的綠色塑膠拖鞋，套入舊舊的粉色凱蒂貓涼鞋，奔向樓梯口旁的廚房。

「小雞腿，先去洗洗手。」外婆背對著我，兀自擦著流理台。

小雞腿，她一直都是這樣叫我的吧？我在幼小的心裡暗暗揣度著這個名字的含意。我有特別愛吃雞腿嗎？還是……媽媽在生我之前常吃雞腿？疑問小苗似地默默開展。

坐在高高的木椅上，腿懸在空中盪呀盪的。油煙溫潤卻富含張力的香味，在我肺裡如花似的蓬勃盛放。

期待地盯著外婆忙碌地將一盤盤的菜上桌，小小的手卻已經放肆地頻頻掰著外婆擱在桌上、半蓋著保鮮膜的冷飯吃著。

科登。盤子底部輕敲桌面，發出脆朗的聲響。白底游魚藍紋的盤子裡，噴香的高麗菜招搖著鮮嫩的預感。還不會拿筷子的我急急發動湯匙攻勢，舀了一整碗的油綠。

柔膩豐實的菜葉在唇齒間一次次被調撥著爽利的音色，甜絲絲的溫緩味道在舌尖流連著。往往在塞滿整嘴的高麗菜後，我才会想起要扒一口飯。

慢慢長大後，也吃了不少或餐廳裡、或他人殷勤端上、或媽媽鍋鏟下的炒高麗菜，但不是硬而無味，就是軟爛得令人食欲盡消，總不若外婆炒的順口。

記憶之中，她總是把一顆圓渾的高麗菜剖半後，細細地剝下片片層層的淺綠菜葉，露出最中心的黃白色葉心。澄洗後去了拗口的硬梗，便密切成指甲寬的片絲。

「外婆小時候，就是這樣子替你外公全家做飯的，」外婆打開中火，翻炒著另一盤的高麗菜。「童養媳啊，該做的沒有什麼好推託的。」沒有蒜頭奔放地爆香，高麗菜特有的香味卻濃郁得令人纏綿。

我似懂非懂地嚼著口中的菜，聽著外婆吐露對我來說還太過艱澀的情感。

「外婆，那妳和外公結婚時，去哪裡度蜜月呢？」我傻呼呼地問。前一個禮拜，我還偷偷畫了一張外婆穿著婚紗的圖要準備送她呢。

「怎麼可能呢，那個時候窮得很呢。更何況，這早就是一場被安排好的婚事……」高麗菜在熱氣奔騰中，起鍋。

剛出生幾個月，外婆就在家中金錢需要與未來婚姻甫草成的葉脈下，被我阿太(外曾祖父)抱住，離開了那已有六個小孩，食指浩繁的生母家。



從小與任性而愚執的外公一起長大，外婆一肩扛著家中的種種雜務，另一肩則扛起了注定無法美滿的婚姻。

盛宴還沒開始，就已宣告結束。只能匆匆而灰頭土臉地，胡亂扒完剩餘的殘羹。

一個還沒被層層依循探究的人生，就被命運無情的手術刀斷然剖析，帶血肉的青春支離破碎，卻真實得令人心折。

外婆，認了嗎？她為此流淚過嗎？

回首驀然，我赫然發現，外婆剝下的片片層層，竟是她自己的人生。

吃完飯後的傍晚，外婆喜歡牽著我軟嫩嫩的小手，在宅子附近閒逛。空氣裡，總是泛著一股我所無法形容的感覺。不是花香，不是水氣濡濕的味道。就只是一種很熟稔的微妙氣息，雖然我根本沒有多少過往年歲可以讓我熟稔。

靛色的天空邊，遠山悠然，漸漸被暮色隱褪的雲兀自挪移著腳步。

「散步呀？」外婆會笑吟吟地朝著熟識的阿婆打招呼，接著，便沒完沒了地用流利的客家話聊起天來。

很奇怪，外婆說國語的時候，都有著甜甜、上揚的腔調，像是說著一則童話故事般的盈亮。可是當她講起客家話時，卻總是有種淡淡的，似是蔘片般含蓄而難解的感覺。

雖然一句也聽不懂，但我好喜歡她說客家話的語調。

然而，漸漸感到無聊的我，悄悄掙脫了聊得忘我的外婆的手，偷偷跑去研究其他阿婆收起鋪展在空地上的乾菜。

「這是什麼呢？」我曾經這麼問著外婆。「晾這個要幹什麼？」

「這是福菜。」她看著褐色乾枯的葉片，說道。「生產過剩的芥菜丟掉太可惜，加上鹽巴醃漬成鹹菜。但是鹹菜也會壞掉，沒吃完要再拿出來曬一曬，還要封在箱子裡，反覆好幾次，就會變成福菜。」

「那為什麼要叫『福菜』呢？」我饞鬼樣的的咂咂嘴。

「嗯……」外婆偏著頭想了一會兒，「有了太陽公公的考驗，我們才能吃到香香的福菜湯，才知道什麼是幸福啊！」

吹著晚風，我和外婆嗅著鹹鹹而令人懷念的福菜乾漬味，含笑不語。



「小時候家裡養雞，每天都要拿剩飯去餵，還要常常踏著雞屎，去打掃雞舍。」
那一次，當我抬著眼問外婆我的小名時，她卻講起了這段往事。

「那個時候，每天我都眼巴巴的希望雞趕快長大，才能吃到雞肉。」外婆蹲在平鋪地面的報紙旁，慢條斯理的剪著豆莢的蒂。

「那雞腿好吃嗎？」我追問。

「吃掉？哪有這麼好？殺好的雞都直接帶去市場賣錢了。」她的手頓了一下，在豆莢側邊撕下一條特別粗碩的青綠纖維。

「喔，所以妳沒吃到雞腿喔？不會很失望嗎？」貪吃的我語句裡的惋惜成分遠遠大過疑問。

「有什麼辦法？你阿太就挑著擔子，把雞拿走了。畢竟，沒有錢，日子也過不下去的。」一定定看著我，她淡淡地說。

我的名字裡，包含著一個埋藏在流年裡、童年的渴望嗎？抑或是一段輾轉的艱辛後，為外孫女許一個有著豐盛人生冀望的名字？

外婆用整個人生的酸甜苦辣為我填足了童年的贖望，以足以帶給我一生飛行能量的飯菜、溫容的關愛以及一個含有祈嚮的小名。

希望我的童年能被完滿，希望我從沒嘗過任何一絲她含在嘴裡一輩子的苦，希望我能雍容生命，不必了解被命運考驗的痛苦，就能了解陽光暖色系的幸福。

渴求被加諸在身上的想望，卻無力駁回命運的控訴，只能以此祝福自己延續的枝葉。

這，是一個生命裡最深沉的期望。

可是外婆，我也想接受自己的挑戰啊。我也想像你一樣勇敢的面對人生，我也接受陽光炙人的洗禮，我也想知道自己被鍛鍊後，能夠綻放出怎樣幸福的滋味啊。我愛妳，而我希望能以愛妳的心，跟隨著妳的腳步，無悔地走過人生的每一個幽谷。妳也同樣地愛我，不是嗎？

掀開保鮮膜，氤氳掠奪視野，模糊了空間與時空。

白瓷盤裡，蘊著油澤的高麗菜泛著嫩口的弧度，一如記憶裡的模樣。香氣侵襲空虛的心，包裹住缺乏安全感的味蕾。我怔怔然，筷子丁的滑落手心。

「怎麼了？趕快吃啊！不然飯都要涼掉了。」媽媽催促著我。



「媽媽，下次去外婆家的時候，讓我跟著一起回去，好嗎？我很久沒回去了，好想外婆。」

透著媽媽驚詫的眼光，我微笑著舉起筷子，大口品嚐懷念的滋味。

小雞腿，這是你希望看到的未來的我吧？

另一個遙遠的時空裡，小女孩靠著五樓的內天井，微笑向下看著這個錯綜的世界。

賞 讀

陳銘磻

作者透過對日常食物的描述，透過母親與幼時記憶，書寫外婆作菜手藝，從飲食的滋味寫到人性、人情和人心的滋味，加諸運用大量對白式語言，導引出一段段衷心懷念的情愫。寫得真切，充滿溫馨，適切而窩心的把親情的滋味寫進讀者心聲裡，使人讀之心有戚戚焉。

短篇小說



評審

宇文正
羅位育
孫德宜





短篇小說總評

宇文正

2014 竹塹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由孫德宜、羅位育、宇文正擔任決審委員，七月二十五日在文化局三樓會議室召開決審會議。從符合資格的 33 件作品中，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一篇及佳作兩篇。

這是一場共識頗高的評審會，第一輪投票，每位評審圈選五篇作品，共有三篇獲得三票：〈USB 人〉、〈記憶體〉、〈盡頭〉；一篇獲得兩票：〈洗骨〉（羅、宇），四篇獲得一票：〈陰有雨〉（孫）、〈月亮ㄟ悅·諒〉（羅）、〈半〉（宇）、〈截肢〉（孫）。初步討論後，決定兩票以上直接進入第二輪投票；〈截肢〉、〈月亮ㄟ悅·諒〉兩篇，評審委員均表示放棄，另提〈祕密〉一篇加入討論。

〈陰有雨〉結構完整，但結尾匆促，台語文字的使用不正確，且情節中有不合情

理處；〈半〉在女性情慾書寫裡另闢蹊徑，但表達較破碎；〈祕密〉有村上春樹風，結尾甜美，稍嫌文藝腔。充分討論後，評審從〈陰有雨〉、〈半〉、〈祕密〉三篇中，選出〈祕密〉進入第二輪投票。

兩票以上作品，〈洗骨〉創作企圖心龐大，靈異氛圍中帶出族群、歷史、家族、手足之間，以及死亡種種議題，千絲萬縷，足見作者創作潛力，但焦點紛亂，敘述有時失序。〈USB人〉寫出竹科人內在的荒蕪、陰暗、人際疏離的困境，但結尾主角心理的處理較草率。〈記憶體〉有小說的荒謬感，突顯繭居者內在的冷漠、無感、學歷無用、對未來無企圖心，情節有趣，但人物有些卡通化，敘述不夠周延，例如前半篇與主角網路中對話的女子，後半場便不見了。〈盡頭〉對現代女性的愛情、情慾、婚姻觀有細膩的描繪，無異議為三位決賽心中的首選。

第二輪投票從入選的五篇中，三位評審分別以五分、四分……至一分投票。投票結果，〈盡頭〉以15分掄元。〈USB人〉以10分獲第二名；〈記憶體〉9分獲第三名；〈洗骨〉（8分）、〈祕密〉（3分）並列佳作。

得獎作品中，尤其前三名，不約而同以表現科技、網路世界裡的人生、情感為主旨，顯然竹科園區已成今日竹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風光。

短篇小說

第一名

陳穎書

陳穎書，台北人，畢業於交通大學，喜歡唱歌跳舞寫作。在當了五年的工程師和一年多的文字工作者後決定重返職場，隱匿在人群中一步步向目標前進。覺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敲出心中源源不絕的文字，再看著鍵盤下的人物，一個個活了起來。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像海一樣的作家。

作者的話

截稿前一晚，我在家裡因寫不出來而大哭，眼看這篇已寫了好久的小說，就要功虧一簣。我嚷著要回頭做工程師，丈夫說妳確定嗎，然後帶我下樓吃宵夜。宵夜吃完，我抹掉眼淚，坐上書桌，熬了夜寫完它。

獲得獎後媽媽說熬夜值得了。然其實我知道寫完那一刻，在陽光從窗外刺進的時候，一切早就值得了。果然能寫還是很美好的。

謝謝一直以來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我愛你們。



盡頭

輕輕將身後大門帶上，她將手機和鑰匙分別塞進運動褲兩邊的口袋裡，拿起水壺，踩著剛換上的布鞋，快步下了樓梯，往母校交通大學的方向走去。從她住的地方走到交大，只需下個小小的山坡，花上兩分鐘。

當初會和室友選擇在這租屋，是因為這兒寧靜舒適，離園區又近，還是個乾淨的兩房公寓，比起總是燈火通明、油煙味濃厚的金山街套房好得多了。她很難想像自己是如何在那扣除廁所不到四坪的金山街小房間裡待上一年，打開唯一的窗戶，伸手就能摸到對面的牆壁。

她沒有在其他城市找過房子，但她覺得新竹的房子實在難找。不是拉開窗簾就看到高壓電塔，就是吸個氣便能聞到園區傳來的陣陣惡臭。漂亮的昂貴得不得了，便宜

的窄小又通風不良。租到大學路上這間屋子的時候，她和室友都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而這說不定是她幾年來唯一幸運的事。

口袋裡的鑰匙跟著她的步伐晃呀晃的，發出清脆的聲音，她伸出一隻手來從褲子外握住鑰匙，要它安靜。熟悉的新竹的風吹拂著，擰著她的臂膀和臉，她眯起眼，默默感受這比微風更強烈一點的風。

進了交大，經過竹軒和體育館到了操場，她放下水壺與鑰匙，環顧四周。晚上的這兒依然熱鬧，跑步的跑步，拉筋的拉筋，還有揮手的、大叫的、踢足球的。她以遙想當年的心情看著那些連彎腰都充滿朝氣的學生，稍稍把握住這慢跑時僅存的樂趣，接著她戴上耳機讓音樂流洩入耳，好讓接下來重複又重複的路線不致顯得太過無聊。

綁起馬尾，她就著跑道慢跑起來。

跑步時，她總是邊跑邊觀看運動場上其他的人們，並且輕易就分辨出學生與社會人士的差別，即便年齡差距不大，兩者間仍存在一道無法跨越的深溝。無憂無慮，與氣喘吁吁。而她屬於後者，跑起步來看著有點痛苦，不得不跑，卻又無法停下。

沁涼的風伴著額間冒出的汗一塊流下，她舉起手擦拭，將汗和風抹到手上。這時，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要不要去吃宵夜？清大夜市？」那端傳來輕快的嗓音。

「不了，我在跑步。」她放慢腳步，有些煩躁地回答。

「好吧，那晚點聊。」

掛上電話，她匆匆加回原本的速度，繼續跑著。

真不喜歡在這種時候接到男人的電話，因為這裡是交大。交大對她而言，既珍貴又特別，既神聖又純潔，是只屬於她和男友的小天地，任誰都不可侵犯。即使是他也不行。

PU 跑道良好的彈性結實地將她送離地面，但她很快又回到地表，繼續重複地彈起和降落，一路前進。方才練習打排球的兩名女學生已經坐在階梯上聊天，而她不過正跑完第三圈，還有五圈。四百公尺的跑道長度對她來說，最多就是跑八圈。

比起跑步，她果然還是喜歡騎車。以往還是學生的時候，她和男友不時會翹課騎著機車到南寮漁港，換上兩台腳踏車，沿著美麗的十七公里海岸線一路騎過去。途中會經過看海公園、港南運河、以及數座繽紛的彩虹橋，彩虹橋橋體是依著彩虹的顏色漆上，充滿童趣，每每經過它們，她便會對男友頑皮叫道：「看！是彩虹耶。」幾年下來持續這樣的遊戲，樂此不疲。

他們從來沒有騎完海岸線的全程，而總是在名為「風情海岸」的海岸邊停下，坐在藍漆波浪屋頂下欣賞海景。海有點灰，可襯著廣袤的藍天，依然很美。有時微雨飄落，一向平靜的海會激起較大的浪花，令她覺得有種無名快感，就像於颱風夜待在安全的家中看著窗外暴雨的那種快感。她和男友常依偎著對方待到四、五點，在向晚夕陽來臨前啟程返校。畢竟摸黑騎車她仍是有點怕。

一再錯失落日風景她並不遺憾，因為她最愛的是在車道上筆直前進時，那種永無止盡的追逐感。

「我們就這麼一直騎到世界的盡頭吧！」有天，她揮舞著一隻手在男友身後瘋狂大叫。

「好啊！」男友舉起手來回應她。他們的笑聲串串，勾起一波又一波的海浪。那一刻她覺得，能和男友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快樂。

雖然從沒真的實現過騎到世界盡頭的夢，但十七公里海岸線那長長的、見不到底的車道，讓人覺得這夢至少有一點實現的可能；若是沿著操場跑步，是怎麼跑都不可能離盡頭再近一點的。

只是畢業後，他們就再沒去那兒騎腳踏車了。理由很簡單，兩人都忙了。接著搬



到這房子不多久後，她便養成了返校慢跑的習慣。說來好笑，念書時她還從沒主動在操場上跑過步呢。

打排球的女學生已經離開，現在階梯邊換上一個男孩，正賣力做著伸展操，兩個男生站在他身側拍打籃球，聊著她聽不見的青春軼事，很快樂的樣子。籃球在暗夜裡看起來黑成一團，她是勉強用球的大小猜出它的類別。是籃球，男人最擅長的球種。

「有機會妳一定要來看看我打球，很帥唷！」那天，載她回租處的路上，男人自信滿滿地說。

「哪有人這麼自戀的？」她笑道，卻差點沒接出「就算你不打球還是很帥啊」的話語。

她搖搖頭，有點恨自己又在這想起他，說好學校是禁忌之地的，怎麼男人的臉面驀的清晰起來？況且，會打個球也沒什麼了不起吧？男友打的可是更厲害的棒球呢，要在短瞬間揮出那麼細的球棒，打到那麼小的一顆球，怎麼想都比將一顆大球投進籃框中更為困難，困難得多了——或許她真要找個時間，告訴男人他們之間該結束了。

口袋內響起震動，她拿出手機，這次，是親愛的男友。「我媽剛打來問我什麼時候去提親比較好，妳覺得呢？」

又是他媽媽，又是提親。

「唔——」她遲疑了一會，接著推說自己近日工作忙碌，沒空去想那些有的沒的。男友在話筒另端傳來不解，工作忙碌和提親有什麼關係？她想像男友皺眉的模樣，胡亂安撫一下就草草結束談話。然後她按下那組稍稍令人感到罪惡的號碼：「我改變主意了，我們去夜市吧。」她說。

※

當她洗完澡出門時，男人已經在大學路小山坡下的路口等她了。他伸著一雙長腿坐在機車上，捧著安全帽朝她招手，活像個大型的廣告看板。他真是個帥哥，比起男友要帥得多了，她想。坐上機車，戴上安全帽，她在小心不調整扣環的長度之下，勉強將扣環扣上。機車載著她奔馳過大學路，左轉光復路，再右轉駛進熱鬧的夜市。一路上，她只將手擺在男人腰側，沒有抱他。

這個男人是最先對她微笑的同事。

畢業後成為社會新鮮人的第一天，他就坐在自己身後，眨著明亮雙眼，露出雪白



牙齒對她說，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喔。科學園區裡居然有這麼活潑好看的男人，和從前學校裡那些宅頭宅腦的男同學都不一樣！這是她腦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然後她發現，男人還不只好看而已，畫電路圖、量測元件、分析數據也全都在行，每每遇上看不懂的電路，她只要一臉無辜地轉過身，現成的家教老師就會來到身邊，在鮮豔的設計畫面上，一層接一層為她講解金屬的接線。

初入園區，初領薪水，一切都是如此新鮮有趣，她喜歡自己設計電晶體的成就感，也喜歡同事朋友混做一堆的親切。那段快樂的時光像是夜晚在交大操場跑出的第一圈，黑幕縱然遮天，她仍能穿過新竹的涼風，在每個分秒之內見到不同的風景。

接著意氣飛揚的日子褪去，她和身邊的大夥緩緩進入不變的人生，上班、下班、睡覺、起床，同樣的工作內容、同樣的分析步驟，於是，電晶體良好的電性曲線不再令她興奮，其防護靜電的量測結果也不再令她期待。午飯時同事們談論的話題亦從今晚要去哪間 KTV 唱歌，換成了攢多少錢能買房買車、結婚時要選哪間餐廳、孩子半夜哭鬧該怎麼辦。

她開始害怕起逐步接近的被固定好的未來。想掙脫什麼，卻不知要掙脫什麼。

有一天，她一個不留神，就讓那個帥氣的同事走進了生命裡。

清華夜市到了。停好車，他們走進滷味店裡點了餐。很快的，濃濁的香氣便撲鼻傳來。店員上菜後，她夾起一把王子麵往嘴裡塞，配上一口花椰菜和鴨血，滋味震得舌尖痠麻一片，真辣！她趕緊學狗一樣吐舌散去熱氣。

「慢慢吃啦。」男人拿起面紙為她擦去嘴邊油膩，寵溺一笑。

麻辣鴨血這東西真令人又愛又恨，綿軟彈性的口感令人無法抗拒，吃了以後又常覺過於刺激；她一方面對辣味吃不消，一方面又希望就這樣麻下去。或許矛盾，就是人的天性吧。

然而，不同於男友要她別老是亂吃東西的管束，男人總是記得她的喜好，並且隨之起舞。「我不知道我們的關係能維持多久，所以我要用我的方式珍惜每一刻。」他說。這種末日的說話內容常讓她覺得他倆的自殺式愛情美得就像那道十七公里海岸線，一路通往未知的神秘遠方。

「你今天怎麼有空約我吃宵夜？」她問。

「女朋友出差啊。」男人答，越過餐桌握住她的手。

「喂，這裡是公共場合耶！」她迅速抽回手，左顧右盼後才嘟嘴嬌嗔：「就知道，我總是被擺在她的後面。」



「哎喲，我還不是被擺在妳男朋友後面？說好在一起就要開心，不提那些事的嘛。」出言哄她，男人亮出她熟悉的開朗笑容，與辦公室內每一次轉身所見的一模一樣。

她聳肩裝出不在意，低頭繼續進食。盤裡的滷味越剩越少，她的心卻越來越沉，她不懂自己何以莫名其妙吃起醋來，這陣子吃醋的頻率實在太高了。

一顆水晶餃被放入口中，她嚼了幾下，不小心將一撮餡料卡在後方牙縫裡。她以舌頭抵縫想將餡勾出，可惜一再失敗，那團被咬碎的菜肉泥就這麼硬生生嵌進狹窄的縫中，陷入困境動彈不得。她皺眉舔牙，顯得有點痛苦的样子。男人看在眼里，以為她仍有些不悅，開口道：「不然——等等去妳家？」她聞言，暫時放下與菜渣的纏鬥，在還沒確定室友今晚的行程之下就咧嘴點頭。

「妳喔——」

「怎麼了？」

「沒啦。」

「到底怎麼啦？」

「很——可愛啦。」他說。

她滿足地笑了。

在終於將全部酸菜掃進胃裡後，他二人起身，一前一後走出店門口。餡料依然在卡在牙縫中，而 she 已忘記方才校園內想要與男人分開的念頭。

這是座過度明亮的城。他們飛馳在閃爍著車輛燈火的光復路上，像走在喧嘩擾攘的星光大道上。她被光線照得陶陶然，心血來潮，將安全帽的透明罩蓋打開，向前方的男人問道：「你覺得如果我們一直騎、一直騎，不轉彎的話，會騎到世界的盡頭嗎？」

「怎麼可能？我們要不是撞到牆壁，就是掉進海裡。更何況，地球是圓的耶，哪有什麼盡頭？」他說，典型的工程師回答。男人的聲音藉著風傳到她的耳裡，有些發顫，她突然覺得他們的愛情似乎也沒她想像得那麼美好。

而後，男人當然沒有聽她的話朝什麼可笑的盡頭奔去，他在橘色的海瑞擯丸招牌前轉了彎，很快到達她租賃的小公寓。

※



雖說她和鄰居全然不相識，爬樓梯時仍有些緊張。

這公共通道畢竟人來人往，大家出入頻繁，很難說下次男友來訪時，會不會出現哪個熱情壞事的大嬸招手和他們閒聊。因此進樓下大門前她便一再交代，等等走路一定要輕起手腳、閉上嘴巴。「我知道，又不是第一次來了！」男人抱怨。她知道他懂，可每次他來，她都無法不進行這例行公事般的叮嚀，也無法不讓自己花比平常多三倍的時間開門。不知為何，將鑰匙精確對準鑰匙孔插入就是會變得無比困難，鑰匙上那些凹凸紋路好似全換了位，怎麼插都不對。

室友不在家，好不容易開門後她鬆了口氣，一進房間便癱坐椅上，好似剛打完一場仗。

男人將她拉起，迫不及待擁抱她。他的胸膛溫暖結實，被這樣的溫度環繞，令人感到諷刺的安心。然後男人放開她，以專注的眼神凝視她，那深情愛意就像是海岸線外燦爛的晶瑩。他撫著她的髮，將它們理順，「妳好漂亮——」閉起眼，就要印下他的吻。

鈴——鈴——鈴聲不識相地響起。男人回過神，忙亂找尋打斷他們的兇手。

「呃——是我女朋友。」空氣中瀰漫著尷尬煙塵。

「先接吧！」她嘆氣，悻悻然坐回椅上，她知道男人和女友的綿綿情話，絕非三五分鐘就能解決的。

不好意思唷，男人說，面露歉疚接起電話。「喂，寶貝，怎麼了？我一直在等你電話啊……不是啦，今天比較忙——對不起，妳不要生氣嘛——」男人刻意降低音量，掩嘴走至房門外，輕輕將門關上。

她又嘆口氣，沒跟著出去。她想起台灣海峽那面閃亮的海，其實不過是反射陽光的結果；在雲層濃厚的日子裡，海面上的波紋從遠處看起來，只是一點一點的陰暗灰黑。

環顧只剩她一人的房間，醒目的白色書架上堆滿男友愛看的書籍，這書架是一年前她和男友共同自店內載回拼裝起的。男友扭轉螺絲的功力不佳，書架完成後就因螺絲鎖得不對稱而有些歪斜，當時她扯著男友的衣袖抱怨了好久。男友笑說還是很好用嘛有什麼關係。誰知過沒多久，他放棄競爭激烈的工程師職務，考上公務員到異地工作後，他們的愛情也一併歪斜了。

窗外飄進些許涼意，她探頭出去望向山坡小徑，忖度著涼意的來源。真希望能吹著和交大相同的風。她支頤著臉讓風打上，在無聲的夜裡彷彿看到二十歲的自己和剛



交往的男友牽著手，坐在竹湖畔談天。湖邊涼亭距柏油路面有些遠，一向沒什麼人經過，他們能坐在亭裡享受兩人天堂，聊生活、聊未來、聊所謂的夢想。

那時，將來與園區對他們而言，都只是學長姊口中空泛的言詞，是暈黃陰影中朦朧的想像，她隱約覺得那些平凡的生活無聊，卻又說不上哪不對勁。男友比起她來篤定多了，他說，工作後只要每晚都有閒暇坐在書桌前讀一兩本好書，也就足夠了。爆肝加班的園區工程師可多的呢。

那我要當輕鬆的工程師，她答。

妳真可愛。男友拍拍她，笑了。

她不知道那笑的意思，但也不深究，只歡歡喜喜沉浸在年輕的愛戀裡，感受接下來無聲的空靈時刻。常常，她會和男友一起望著竹湖發呆，看著路燈樓燈的倒影閃動在平靜湖內，成為一片片動人的亮光。竹湖不大，但已夠容納他們所有的心事。可惜那兒蚊子多，不宜久留，很快的她會起身，讓男友送回女二舍，而好不容易撇下的期中考煩惱便也重上心頭。從幽靜湖畔走回熱鬧宿舍，就像從仙境走回人間。

房門打開，男人走了進來。

「講完電話啦？」她轉身。

「對不起耶——」他合起雙手，滿面誠懇請求她的諒解。

「算啦，我習慣了。」她坦然一笑，好像真不怎麼在意。男友的身影尚盤旋腦際，竹湖邊吹起的風也還在髮梢。她覺得自己快錯亂了。

對於她的寬大釋懷，男人感到莫名害怕，走向前從背後擁緊她，「我好想妳哦。」他說。

「神經，不是每天在公司都能見到嗎？」

「那不一樣啊。」男人輕咬她耳垂，在她耳邊悄聲道。他的手游移在她的肚腹腰間，重新挑起她冷卻激情。原本猶豫的她一會兒就回身應和他的熱情，讓他的指尖順著她背脊，往那幾顆鎮守的金屬釦探去，先是隔著一層衣，接著撩起棉製T-shirt，開了鎖。此時，竹湖內美麗卻破碎的亮光倒影正自她心上消失，暫時冰封進記憶最深處。

她一面承接男人雨點般的吻，一面引他至室內唯一的單人床中，上衣、長褲、內裡，兩人像是終於找著甘泉的荒漠旅人，飢渴且迅速地為對方褪下所有武裝，在那長形的狹小空間中需索彼此。鴨血濃稠的氣味自她的口腔內飄出，經由他的口又傳回她的，那被唾液破壞過的麻辣滋味散著混濁臭氣，令她有些興奮，更加猛烈了擺動。

她想永遠這樣麻下去。



男人帶點掠奪的狂野教她在浪潮中隱隱抽痛，那痛激起她更多渴求，卻也懷想起男友熟悉的體貼溫柔。她緊閉雙眼，黑暗中兩張臉漸漸重疊……

就在他們合而為一的當下，她下意識地用舌舔了遠處最後一顆牙的齒縫，發現原本緊緊卡住的水晶餃餡料，不知何時已經掉了。她回過神，感受壓在身上的癱軟重量，只見男人撥開自己的髮，對她疲倦而溫柔地一笑。她也想回應一個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大約是被壓得太累了。

電話鈴聲和室友的關門聲幾乎同時衝進她的思緒裡。

她於忙亂中下床，隨意披上外套接起電話。在接聽電話的同時，作勢要男人安靜，並順手將房門鎖上。室友就在門外，要是一個閃神就會被發現。

「妳睡了嗎？」男友和室友同時問道。

「有點累，正準備睡了。」她朝門口大叫一聲後坐回床上，又向男友講了一次，還假裝打呵欠掩飾心中緊張。

「沒什麼啦，只是……」男友語帶猶豫，欲言又止。

「只是什麼？」她希望男友趕緊講完話，趕緊掛電話。

男人翻過身攬住她，在她髒間摩娑自己的髮，神態自若。她想將男人推開，又捨

不得。

「只是——」

「如果你還沒想好，不如明天再說？」她實在沒耐性再忍受男友的支支吾吾，等會還得想辦法將男人「偷渡」出門呢。

「呃——我想過了，如果你還不想結婚，那我們的討論就先暫緩，好嗎？我媽那兒妳不用擔心……」

忽覺喉頭一陣酸澀，她一時間說不出話。對於自己正裸著身，煩惱著該怎麼把男人送走感到羞愧，她低下頭握緊話筒，聽著男友在耳畔的絮叨，茫然完全不知其所云。

望著眼前的英俊男人，她默默掉下了眼淚。

※

夜靜得像隻沉睡的貓，睡意卻像被雲霧遮掩的月光，怎麼樣都見不到亮。她睜眼望向天花板，清醒得彷彿可以在量測完晶圓上那些元件的靜電防護特性後，步出實驗



室坐上電腦桌，再畫上一大塊面積的電路設計圖。

失眠時最好的解套方法，應該是打個電話給男友討愛求救。表面上，她看起來有兩個男朋友；然此時此刻，打給誰都不對。

不久前，她才在掛上男友電話後向男人問道：「你覺得……你會和女朋友結婚嗎？」

「會吧。」男人起身穿衣，拍拍起皺的襯衫，熟練繫上皮帶。

那……我們究竟在做什麼呢？她想繼續問，卻沒有說出口。嘩啦水聲充斥耳際，趁著室友去洗澡的空檔男人旋身出門，離開前在她頰上快速落下一吻。

陌生的男鞋、奇怪的招呼、緊閉的房門，相識多年的室友怎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妳——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吧？」沐浴後的室友打量了她一會，只問出這句話便進房了。

黑夜還在。

她側身將右手塞進枕頭與臉頰之間，重新調整好睡姿，閉上眼。

不行，還是睡不著。她翻身向左，要自己試著數羊，一隻、兩隻、三隻……羊兒

一隻隻排隊通過她的腦，但腦中仍一片清明。她又仰起臉，將雙手平放腿側。然後她決定放手，讓過去如紛湧浪花般淹沒自己。

在她和男友正式交往前的最後一次約會中，他們去了南寮漁港放風箏。大片草地上滿是如織遊人，各個手拿一卷線，抬頭觀望著。順著他們的目光看去，各式各形狀的風箏盤旋天際，將天空染得和地上一樣熱鬧繽紛。她拿著和男友剛買的那只便宜的彩色風箏，逆風跑了起來。南寮的強風讓初學者體驗到放風箏的樂趣，她不斷放線，直到手裡只剩一塊黃色的塑膠線捲。她的風箏高掛天際，飄揚風中。

風箏和線捲間的線細得看不清楚，要不是她得出力才能拉住握把，她會以為風箏老早飛走了。可其實風箏沒有，它一直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只要她昂起頭，就能看見手中操縱的風箏。只是其上整齊的彩虹橫紋已經模糊，剩下一團斑斕。

尚未成為男友的「男友」在她身邊，滿面的真誠青澀。她將臉湊近他，俏皮為他規劃的行程道謝，男友搖手說沒什麼，臉一下子紅了。男友是新竹人，後來她對新竹所有超過學校以外的認識，都來自於他。

要說人生有什麼完美的時刻，就是那個下午了吧，像首詩似的。

不過他們後來沒能把那只風箏帶走，在她要將風箏收回的時候，一陣大風呼嘯而



過，硬生生扯斷了線。手中線捲忽然失去重量，隨著她的驚呼，風箏越飛越高、越飄越遠，終至離開他們的視線。男友在一旁說不要緊再買一只吧，她搖搖頭，氣鼓鼓將線捲丟進垃圾桶。沒了風箏，線捲一無是處。

不知道那只風箏如今怎麼樣了？想必已在某個無風時刻掉落某處了吧，說不定是降在臭水溝裡，讓汗泥沾上彩虹條紋，再被哪個盡責的清潔隊員拾起拿去丟掉。一定是這樣的，斷線的風箏怎麼可能永遠飛翔。

所以自己心中說不定也渴望婚姻、渴望被誰給繫住的。

想著想著，她突然想知道現在幾點。摸黑爬下床，她藉著窗外射進的一點光走到門前將燈打亮。時鐘就擺在書桌上，那一排男友夾到的小娃娃之前。深度近視的她沒有戴上眼鏡，拿起鐘靠近臉想看個仔細。秒針滴答響在耳裡，霎時間她忽又覺此舉風險太大，無論現在幾點，都能輕易推算出所剩不多的睡覺時間，加深自己對睡眠不足的恐懼。何苦呢？一思及此，她撇過臉，趕緊將鐘又拿遠，像是想遠離什麼討厭的蟲子般放下它。

雖然回到床上時她依然不知道時間，但困意卻說也奇怪地逐漸濃烈，她輕輕閉上眼，任自己漂流進意識之外的空間裡。隱約在夢中她似又見到母親的生活，煮飯、洗

衣、打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無止盡的家事宛若繩索捆得母親又忙又累，就像在跑道上慢跑一樣，一圈又一圈地跑步之後，換來的便是重重的疲倦。

她在睡裡將手一揮，打斷自己的夢。

※

換上靜電拖鞋，將皮鞋放進櫃裡，她爬上二樓，越過走廊，往座位上走去。一早的辦公室如同往常般清冷安靜，拖鞋在冷白地板上摩擦不出一點聲響，銀白燈光照在一個個位上，像是公平配給每個牢房相同的光亮。穿過幾片隔板，她一走到自己的位置前，就見到男人抬頭曖昧的笑。沒有搭理他，她放下包包回身坐下。

「妳今天怎麼這麼早來？」男人向前走到她座位旁，親暱問道。

她聳肩開啟電腦，沒有看他。很想轉頭向什麼人聊天，但辦公區靜悄悄的，同事們都還沒來。

「怎麼啦？」男人彎腰將手肘抵在她的桌上。

「沒什麼，今天事情很多。」她微微傾身向後，眼神仍直勾勾盯著螢幕。



螢幕漸漸亮起，她隨意開了個簡報檔案修改起來，先把標題從新細明體改為標楷體，又從標楷體改回來。然後是顏色，原本的黑色太死板，她調成褐色，看看覺得過於輕佻，再換成深藍。男人在旁邊還想多說什麼，可是兩三名同事陸續走進來，男人只好裝作道完早安，離開她的視線。

她暗暗鬆了口氣，同時又對男人不探問昨晚室友的反應有些氣惱，因此她熱情吆喝一名女同事陪同買咖啡，接著用眼尾餘光掃描男人對她的在乎。男人正露出招牌笑容和剛走過來的年輕助理閒聊，一副沒有聽見她說話的樣子。她抿起嘴，挽起同事手臂，帶著壯士斷腕的心情走下樓梯。

一整天她胡亂悶頭做事，沒和男人講到幾句話。每當男人一靠近，她就藉故走去實驗室，拿幾顆 IC 幾片晶圓量測，取些早已量過的數據；開會時她也特意避開以往四目交接的剎那，專心聆聽同事長官的報告。原以為和男人接近時才會心跳加速，但不久後她便發覺不理會男人也令她心跳加速。

下班之前，她收到男人傳來 LINE 的訊息，問她今天還好嗎晚上要不要見面，「我女朋友明天才回來。」他打字道。

「我今晚有事。」她以淡然的語氣拒絕，嘗試和男人保持距離。

男人丟出一個既失望又理解的笑臉，扯得她心酸。她猶疑半晌，終於忍不住加上一句：「改天吧，還有機會。」

落日灑下餘暉，將向晚的園區披上淡淡金光，冰冷建築頓顯無比柔和。下班後出了冷氣房走進停車場，在發潮的氣味中她跨上機車揣想了一陣，決定捨棄在交大例行性的慢跑，往南寮疾駛而去。

鹹濕的海風在她抵達目的地摘下安全帽時迎面撲來，嗆得她鼻頭發癢。這是她初次獨自一人來到南寮，在這種天黑時候。賣風箏泡泡的小販早已收攤，由綠轉黑的草地上也僅剩三三兩兩的孩子與叫喚他們的家長，多風的漁港顯得空曠，她走進人潮重新聚集的魚市場四處閒逛。

濕黏的磨石子地板透出腥味，她走在稍嫌擁擠的走道上，看著一攤攤魚販賣力拉攏生意，一個個遊客停佇採買。渾圓燈泡下排列著各式種類的海鮮，海鮮上罩著一層黃澄澄的光。

「美女，來看看喔！今天捕的，都是最新鮮的！有白帶、黑鰓、紅目鯧……」一名小販笑著朝她招手，他的肩膀壯碩寬闊，白色吊嘎上沾滿汗漬。

她被魚販嘹亮的聲音吸引，不自覺停下腳步，轉身望向魚販身前那一大盤琳瑯滿



目的生猛菜色。幾十條魚按著類別整齊躺著，顏色不一、大小各異。牠們癱著尾巴，骨溜溜睜著幾十隻大眼瞪向她，彷彿要看穿她似的。她知道牠們其實看不見，可是卻不知怎的感到一陣顫慄。她撇頭加速離開那些攤位，走到盡頭處見著樓梯便往上爬。

林立眼前的是一間間相似度極高的海產店，明明是晚餐時間，她卻一點都不餓，盡繞著店家兜圈子。站在門口的店員們像老鴿拉客般招呼客人進門用餐，她不斷搖頭，直至一間店前某個水缸攫住她目光。

缸裡其中一隻灰褐色的魚正輕輕擺尾，沿著周圍從容緩慢地游著。牠挺立著黑斑點點的背鰭晃動身軀，銀白魚腹偶爾一閃一閃的。牠的眼神追隨那魚繞著水缸，一圈，又一圈，再一圈。泅泳於六呎水缸裡，牠以一種悠然自得的步調，游呀游著。

六呎，就是牠的全世界。

「小姐，一個人用餐嗎？進來坐哦。」

「請問——這是什麼魚啊？」她指著那魚問道。

「包公魚，很鮮很好吃喔——」

「這樣啊……」

那尾包公魚還逕自在游，她望著出神，一時之間竟有種身在水中的錯覺。然後牠

轉了個彎，以斑點滿佈的尾鰭對著她。凝視魚鰭，她靜靜等待包公魚下一次緩慢地回身。就在快要重見魚側時，兩位客人忽從店內走出，東瞧西看後手一指就將牠訂下：「老闆，我們要這一隻。」

「馬上來！」老闆俐落拿起網，將那隻包公魚給提了出來。

包公魚離水前，她和牠對望了最後一眼。接著她便轉過身，走出魚市場的大門。

發動機車，駛離南寮，她重新騎上久違的十七公里海岸線。暗夜中鑲在海邊的西濱公路散發出詭譎的危險氣息，但她仍決定一路騎下去，無所畏懼。在寬闊的道路上她加快了速度，用力甩掉方才看到的那最後一眼。不久後，斗大的「港南運河風景區」標示就出現在右側，她加足馬力繼續往前騎，想見到更多、更多的風景。久遠的記憶逐漸清楚，她想看看那四座彩虹橋，看看風情海岸邊那片藍漆的波浪屋頂。可墨黑夜色覆蓋大地，教她什麼也看不到。

也許她早已騎過頭？也許景色早就改變？她遲疑著，有些想往回騎看個仔細，然轉念一想，算了吧都騎到這了，不如就繼續騎吧。不知道這麼一直騎下去，會騎到哪裡呢？自己已經騎得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還要遠了。

然後，就在一陣強風刮向她時，她發誓她看到了那只風箏，那只在南寮草地上斷



了線的風箏。暗夜裡風箏上的彩虹忽然變得無比清晰，紅、橙、黃、綠、藍，就這麼高掛在遙遠的天際。

賞讀

宇文正

〈盡頭〉對現代女性的愛情、慾望、婚姻觀有深刻細膩的描繪。從女主角的跑步開始鋪展，結尾女子發動機車騎上西濱公路海岸線，不確定自己是否騎過頭，亦不知盡頭為何，風裡彷彿看見彩虹般的風箏。這一路的人生風景，冷卻安穩的愛情，如遠去的風箏，如工作園區裡冷白的世界；熾烈的情慾，卻又如緊緊卡在牙縫裡的肉屑。小說中對於世俗的慾望，有直白的鋪陳，也有耐人尋味的暗示；而暗示過了盡頭終要回頭的結尾，含蓄的敘述方式亦不致落入俗套。

短篇小說

第二名

黃致中

黃致中，曾任科技工程師，現專心寫作。專研小說、詩與作品評論。耕莘青年寫作會會員。作品曾獲台中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曾任大眾小說創作坊、現代詩創作坊專任講師。

作者的話

對我而言，新竹一直是一塊帶有複雜記憶的土地。我曾在那裡有過最好的時光，也碰上了令我幾乎無法走下去的難題。在那裡遇上的人和事將會永遠成為我血肉的一部份吧。而這篇《USB》創作的初始動機，即是與那個「工程師的自己」訣別。再會了。親愛的新竹。親愛的NCTU。



USB 人

妻曾喜歡這麼說：「你簡直是個USB人。」

意思是我像她的手機，回家接上電腦，儲滿隔天跑跳整天的電力，而工作便是不斷放電（辦公室也有電腦，但意義顯然大不相同）。拖著一身疲累回到家，又得接回去。充電完畢前絕不能抽離電腦，否則會閃動低電量警示，造成表情凝重與情緒管理不佳等功能障礙。

對此我難以否認。但她倒是有資格說我？下班一回到家，衣服從玄關一路扔到電腦椅，只穿著內衣褲盯著螢幕，不外乎各種偶像劇：韓國的、日本的，她戴著耳機我

也分不出來；空檔時就上各社群平台看好友近況，推個讚扯個淡，樂此不疲。我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得知哪個多年不見的朋友在哪上班、在哪出差吃飯、或在做什麼我不會記得的事？我說她得了資訊恐慌症，沒持續更新訊息就會感到自己被世界遺棄；她則淡淡回應：阿宅工程師不用勉強自己理解，去跟你的科技寶貝們培養感情，別來吵我。

兩人各自回到家，背對著打開各自的世界，各自充電。有時覺得我們不太像兩個結了婚的人；我們比較像兩個USB周邊裝置，得插上電腦才能正常運作。或許也因此我們得以相安無事，在鳥籠般的兩房兩廳，卻有足夠的距離，不至於產生摩擦。

讓彼此有足夠的空間，這或許是婚後我們最習練有素的事了。也是塵封在書架上的那些伴侶成長書籍裡被我們實踐得最好的部分——雖然這跟最初買書時所應許的未來很不一樣。但又說回來，作為一個阿宅工程師，抱怨現狀是完全沒幫助的。跟任何一個資深工程師抱怨事情怎麼跟當初想的不一樣，他們都只會用同一規格的白眼回應你：「有bug，怪我囉~」



真實世界跟理論當然不一樣。這是首先必須練習去接受的。

如果兩者之間的誤差造成了難以忽視的功能錯誤，就得試著釐清問題，然後用各種解法試著去接近到一個能接受的界線之上。所謂的工程，就是去接受然後克服不完美。因此，我當然能接受現實的各種可能。我想人所以會感到痛苦，是因為我們從小被應許了太多理論值的幸福；而成長——亦即接近現實世界的過程——就會與理論的幸福漸行漸遠，而產生無窮無盡的bug。但其實要快樂點真的沒那麼難，把那界線畫低一點就行了。客觀地衡量自己的幸福條件，然後再把界線畫在那下方一點。這解法已被多次證實有效。

但也總會發生的是：當人類發明更好的捕鼠器，自然界就會生出更聰明的老鼠。人因工程的麻煩也類似：當發明了有效的解法，問題就會不斷下探至該解法所能涵蓋的極限。當我客觀地審視婚姻並畫出那時的客觀底線時，過幾年就會發現底線又不夠用了，只得不斷修正——這真是麻煩又沒成就感，但也是無法避免的過程。最終我已無法確定像這樣維持最基本的婚姻形態——兩人生活在一起，這究竟是個問題？還是

解法？

當底線低至谷底，有人會說這樣讓事情更加清楚；但對我而言，反而是什麼也混在一起了。問題與解法，理性與感受。我愛她嗎？我想是愛的。我需要她嗎？我想是需要的。

那麼，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當我擺弄電腦，偶爾會有這些破念頭竄過我腦海，像環境的白色噪音。此時我就會戴上封閉式耳機，用音樂把噪音晃出去。通常管用。人如果沒有音樂到底該怎麼辦才好？有太多玩意需要被晃出去了，那些被應許卻未曾有機會實現的，好好做著什麼就可以怎樣的諸多狗屎。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是好好做著什麼就可以怎樣。天天累得跟狗一樣也就只是一天，做著兩倍的工作也不會變成兩天。坐領高薪分紅四十歲退休，我聽類似的童話故事聽很多了，就像愛也是。工作，愛情，理論值的幸福泡泡，我不斷把底線往下畫。畫到最後，就只發現好好做著什麼也不能怎樣。工程界有個老



笑話，說人生最大的設計不良，就是少了個 reset 鍵。這話的笑點在於它是句廢話。聽的人多少給個面子笑一笑，說的人可笑不出來。

沒有 reset 鍵的設計糟透了。我說真的。

「會這麼想，代表你已經完全 cyborg 化了。」好友 O 如是說。

「Cyborg ~」

「人機混合的生命形態。只要是由一部分人肉一部分機械混搭，就可以叫 cyborg。」

「原來你看我像個機器戰警。」我作勢模仿那充滿頓點的機械動作，說來機械舞還真是我學生涯裡唯一學會跳的一種舞。

「機器戰警也是一種 cyborg，但我不只是說你。應該說，現代人基本上都是某種 cyborg。」O 笑「笑：「沒有電腦就沒生產力？沒有手機就形同消失？當你必須這麼緊密地依附某個機械裝置，那跟植入體內也沒太大的分別。」

「有分別，沒有那些我頂多只會難過一下，還是會習慣。」

「那習慣之後的你，還會是現在這個你嗎？」

O 就像這樣，有些同事會覺得他有點惱人，他習慣用一種近乎找碴的語氣斷言或質問，身上又鮮少所謂的，呃，工程師味。如果 O 聽我這麼說，肯定又跟我吵一堆有的沒的，關於刻板還是歧視之類的五四三，但我就很明白地說，所謂的氣味相投是存在的。儘管工程師有千百種，要說工程師只會迷科技實在太小看他們了。我有喜歡畫油畫的同事，喜歡彈鋼琴的同事，甚至有同事會寫詩……儘管各種各樣，依舊會有某些外表之外的特質——姑且名之為精神氣質——有共通之處，讓我們方便辨別出同類，無論想不想，待久了自然有感覺。不只是辨認同類，甚至專業能力的強弱也能大



概感覺得出來。

而○給我的感覺就是，他不是同類。他有一絲類似強者的氣質，但強項並不在這裡。簡而言之，像跑錯場子，卻也就這麼安然地待下了。升不會優先升他，砍也不會首先砍他。像這種人，誰也對他沒啥興趣。

但我卻覺得這樣的他，呃，挺酷的。就像一隻鳥跑到水裡裝成是魚，竟然還活得不錯。我很想知道那是怎樣的感受，像我就很難活成自己以外的模樣。擅長擬態也給了他一些麻煩，比如有些關於他性向的流言蜚語，活像只要不積極找女友就要被預設成gay。特別在這裡，周遭同事全都像趕進度似的結婚買房子，乃至每次我看到新聞報導關於生育率低落的憂慮都會嗤之以鼻；而不動如山的○，就顯得更不合群。

「但你還不是。」當我問他為什麼不加減參加一下公司的聯誼，○只這麼回我。

「不是什麼？我結婚啦。」

「你真想要生個小孩嗎？」

「干你屁事。」我翻白眼。

「同上。」O笑。

其實有在試，當然。這可不需要伴侶成長書籍來教我。當每個有小孩的同事聊到家庭時看見我的苦笑，就會立刻開始推銷生孩子的好處：只要生個孩子就不會想東想西，我的問題全都立即解決。我不禁懷疑真正的圍城或許不是婚姻，而是生子。更可怕的是這圍城不是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而是外面的人未必想進，裡面的人卻拼命想拉人進去。上一個我聽說有類似行為模式的叫直銷，再上一個則是地獄。

但只要能解決問題，無論是地獄或直銷我其實都願意試一試。但是不行。就是不行。



現代醫學有些方法，同事們也很樂意幫我提供各種 solution（幾乎就像在解決某個工程問題，只是在工程上我們通常不會考慮神秘學的可能性，但這種問題會）。但說來我也不是真的那麼想要孩子，我願意試一試，但也只願意試一試。要四處求醫或者做些更複雜的事情是萬萬不幹的。父母對此倒是釋懷，說你們都過成這樣，還生小孩，生了我也不會幫你養。於是到頭來，就只得到了不用再花錢買套子這樣的好處。反正該來的就會來。

「沒關係啦。」O 是少數支持我的人。「醫學往往無法解決真正的問題。」

「比如個性扭曲之類的？」

O 卻沒回應我譏刺的語氣，只是淡淡地說：「比如人生漸入困局，卻無能為力。這樣的病。」

○鮮少這麼扭捏，我也只能順著這氣氛，默默地啜了口酒，轉眼看看這房間。○實在把自己住的地方打理得很好，一房一廳一衛，弄得活像小型咖啡廳。我第一次來喝酒時，他只聳聳肩說如果把錢都砸在自己身上，自然可以弄得不錯。但我很清楚絕不是誰都可以像他弄得那麼不錯。白色、木頭色、亞麻與草綠。北歐風格窗框上掛著日本來的風鈴，他買了很像咖啡廳會擺的那種全套手沖行頭，房裡的空氣證實了他確實有努力讓這投資回本——投資在自己身上。薩爾瓦多日曬豆，果酸與莓果清香；哥斯大黎加水洗豆，甘蔗與焦糖喉韻。在這裡，就連喝金牌台灣啤酒都會忍不住倒到玻璃杯裡，像廣告裡的雅痞般舉杯歡慶。

我就是那個會帶金牌來喝的人，權充入場費。固定每週一，偶爾加上週四，壞日子的結束與好日子的開始，就是手沖咖啡與金牌。而○通常就只是拿一罐去，要我喝完記得帶走，然後繼續低頭做自己的事。遠遠瞄他的螢幕，只能確定他不是在工作，卻也不是在混。



當我跟妻提到O這人，她只是像聽過故事一樣地聽著。聽完說了一句：「那是繭。」

「繭？」

「用來待著，時間到了就能飛到哪去。」她停了停，又說：「但也要飛得走。如果到頭來發現哪都去不了，也就只能安分地待在繭裡。」

「因為在繭裡太舒服了？」

妻沒答話，只是聳聳肩，表情像在說舒不舒服也不是重點，有時就只能這麼待著。

那晚我們行禮如儀地做愛。說好是每週三，先前試著有小孩時養成的習慣。每週至少一次，週日偶爾加班，無套的性愛只短暫地提升了我們的激情，日久又不免回到正常的頻率。在進行中，我看見她總是擺在床頭當鬧鐘的手機，包在光潔的膠殼裡，

封裝的容量，焊死的電路零件，即使偶爾更新韌體取得更高的效能，終究免不了老去與淘汰的命運。

等我軟在她體內，她像以往說聲「睡吧」然後關上燈。黑暗裡傳來一陣窸窣聲，我像個不負責任的爛男人那樣只顧著翻身就睡。以前我不是這樣的，只是不知何時就變這樣了。

不知何時就變這樣了。

我還在想到底幾時又是為何變成了這樣，背後卻傳來一句低如私語的話。

「哪時有空，也帶我去找你說的那個有趣的傢伙吧？」

我沒回應，閉眼裝睡。而她也沒再重複。那晚就過了。



我抬頭，將手中殘餘的金牌一飲而盡，不冰的啤酒給人一種像尿液般的不快感。
○還在忙他的，在鍵盤上敲敲打打，有趣的傢伙。

「你在那忙，是想要什麼東西呢？」我以漫不經心的語氣問。

「瞎忙一通，看有沒有機會。」○用同樣漫不經心的語氣說：「你應該沒啥興趣。」

後來才知道○是在寫些艱澀難懂的玩意，小說或詩之類的。我知道了噢一聲，果然不感興趣。倒是想起了有哪個同事也在寫詩。說嘿，我知道那個誰，他跟你應該聊得來。

「我也知道他。」○的眼睛沒離開過螢幕。「但他寫得很爛，所以沒特別想跟他熟。」

我罵了聲幹。「那你倒是寫得挺好了？」

○沒回答，只是笑了下。轉頭又說：「他寫得爛這事情，我只跟你說過。所以哪天如果他知道了，我就知道是誰漏出去的。」

我嘖了一聲。只要試著跟一群工程師打一場桌上或線上遊戲就會明白這種感覺。想往前跨一步，就一定得付出相應的代價。要探測對方就必定得付出被反探測的風險。

「相信我吧。」

「我不會特別相信你。」○說：「但人性有某種必然的趨勢，與道德或約束完全無關。你不會去惡搞我，並不是因為你善良或怎地，純粹是因為這很「wow」，或實在太麻煩了而已。如果哪天突然有了足夠的動機或許你還是會去惡搞我，但這機率太低了，根本不用考慮。」



「結果你根本不相信我嘛，切心啊啦。」

「我也不會特別不相信你啊。就說了，這跟相不相信無關。」

光看他這樣耐心解釋就覺得很逗。有趣的傢伙。

我也曾是個有趣的傢伙。起碼比現在更有趣點。那時我是阿徹，她是小咪。小咪是 show girl，我是在前面拍她的攝影師。一般的後續就是我拍了一堆相片回去修圖然後打槍，確實也有許多人選擇這麼做以免換成被眼前的妹子打槍。但我決定了，這次要有些不同。我把小咪的照片丟上了找圖網站開始搜尋，不費太多力氣，就收集到了以免費而不違法的手段能得到的一切資訊，包括她主要在哪活動；在網上有幾個分身；哪些是專門拿來應付粉絲、工作與家人；哪些則是朋友與熟人專用；甚至還有兩個網路筆戰的專用帳號。這並不是什麼天才才做得到的事，我也不覺得這樣有特別厲害。但當大部份人都不會這麼做，就好像有點厲害。

收集資料之後是趨勢分析，每個人身旁都有個隱形的泡泡，被他們所在意的世界塞滿。很多人以為自己留下的足跡不會被任何人看見，但其實每一步都確實留了下來。在「你或許也認識……」、「你或許也對這個感興趣……」、「你是不是在找……」裡展露蛛絲馬跡。而當這些足跡一一被搜尋，他身旁的世界就會形成一層膜泡。每個人都被包在這種泡泡裡，喜歡什麼、在意什麼，乃至一切看似意外的巧合，理論上都能透過這種閱讀而被製造出來。

「原來你也喜歡……」

「我也這麼想耶……」

「真的，那個真是太棒了……」

要作為敲門磚，這樣就夠了。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我的獨門祕技，也不再那麼不犯法了。聊開了之後，我開始跟小咪分享檔案。



咪。
「我拍的照片檔案有點大，不如你直接拿這個回家好了。」我把USB隨身碟塞給小

教授上課時曾經做過一個妙喻，把隨身碟隨便插到多台電腦，就像把同一隻湯匙伸到不同的碗裡舀湯，東一口西一口，病菌也跟著傳遞來傳遞去。至於防毒軟體，只是另一種鼠籠與老鼠的關係。可曾見過放一隻鼠籠就能抓光所有老鼠？那是不可能的事。這也是一樣的。即使未來被防毒抓到也沒關係，只要一個晚上足矣。

當晚，我駭進了咪的電腦。至少數位的她對我而言，完全敞開了大門。

在她睡覺時，我翻過她當晚打過的每一行字，除了碰巧透露的帳號密碼，還有所有聊天記錄與文字記錄。她的泡泡在我眼中漸趨完整，無數條未來的路徑開始在眼前開展，其中有極少數路徑可能通向所謂的最佳結局：比如她會認定我是她的真命天子，不會有其他人比我更懂她。或至少，我可以達到她心中能接受的界線以上，理解的程度、心動的感覺、未來的遠景，所謂的愛或命運，是否是某種知道方法就能製造

的巧合？

理論是如此，但跑到現實世界肯定會面臨到巨大的困難。在小咪之前我已經失敗了五次，每次都確實檢討了失敗經驗，並擬定修正計劃。這一次，姑且這麼說吧，我有好的預感。

這些絕對是不值得誇口的事。如果說有誰會感興趣，大概也只有○可能會想拿去寫小說吧。但我打算把這種羞恥帶入墳墓，不可能跟人說，不可能留下任何記錄，這甚至稱不上是駭客行為——世人對駭客多有誤解，但駭客行事自有其信條，有其理想性，絕不是把自己的一身技能拿去偷窺隱私。換言之，做這種事的也不能自稱是駭客了，只能說是變態而已。但○說得確實沒錯。人性有種必然的趨勢，而那裡並不存在道德約束。一個人做或不做某件事，只有感覺好不好，以及麻不麻煩。而對我而言這行為剛好不那麼麻煩，而且感覺他媽的超棒的，於是我就這麼做了。如果要以道德譴責我的行為，卻不妨反過來想：如果世界上有這麼多男人寧可一輩子浪費女人的愛，假裝硬派而不願意去懂女人在想什麼、在意什麼，那我用我擅長的方式盡力去試著理



解又有什麼不對？如果她討厭我，計劃就終止，收集的資料全數刪除銷毀；但如果碰巧她也喜歡我，這難道不是用盡一切的力氣在嘗試對她好嗎？

而碰巧，她喜歡我。

很難形容當她請我幫她修電腦時，內心那種強烈得快要升天的感動。我很清楚對一般的宅男而言，這只是一個把他當好人或工具人的表示。但對我而言，這就是對方最後一道防線全面潰堤的表徵。先前從遠端駭入還得受限於頻寬，不能太輕舉妄動；現在已沒有任何因素能擋住我瞭解全部的她了——至少留在這裡的部分，即使是刪除的檔案，我也會盡可能地救回來。聽說曾有張愛玲的狂熱書迷去扒她的垃圾，我只能說我能理解那種動機，但用電腦做類似的事情要簡單多了。我開始翻閱小咪所珍藏的照片、影片，有親密照（已經變成前男友了，這從交談記錄就知道），但沒有私密照片或影片。太好了。我無法理解那種人，所以沒找到反而開心。我開始完整翻閱她留在這裡所有的心與夢，即使穿得少少的像個道具般任人拍照，依舊懷著某種高貴的夢。她想被看見，想被肯定。她喜歡跳舞，嘗試幾年之後終於還是忍痛放棄職業舞者

之路。她想當演員但對自己的口條、部分拍照角度與不好看的手臂皮膚缺乏自信。報過幾次演員訓練班，卻都沒有好機會。於是把打工的錢投資到日語跟韓語的學習。她看韓劇竟然會做筆記，每集記下十個單詞或句型。為了展場工作，她甚至花錢去矯正自己的英文發音……

我懂，我全都懂。妳的一切，我都接受。

當我把電腦還她時，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湧上心頭。部分的她已活在我胸口，而未來會發生的也如此清楚。

我們會在一起。

幾年之後，我們真的在一起了。

那麼，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這樣？



結婚後，碩士班畢業的我也在竹科找了份工作，有太多學長跟同學在這裡，我甚至有一種只是換個地方唸書的錯覺。兩三年後妻也進來了。從Sales、PM一路內轉到人資，總算在自我消磨與金錢收益之間取得了平衡。掛著前科技新貴的光環，兩人的生活卻沒有比較容易。理想與現實的裂隙無所不在。原本想打拼五年就出去創業，不知不覺變成了十年，房貸仍未還清，沒有孩子的我們也缺乏動機去拼更好的生活。這麼卡在個不上不下的定位。

不，或許這不是理由。

真正的理由，或許還是那些存在於過去的羞恥。手段是為了目的而存在，達到目的之後，手段也該被捨棄了。按理來說是這樣。

但我卻無法放棄窺探她。

這說來有點好笑，窺探自己的妻子。我曾以為完全不需要這麼做了，在剛結婚那時，就停了約半年。我認為這就像小時候學單車，學會之後就能拆掉輔助輪，迎風奔向翠綠的草原；結果卻迎來了一次罕見的激烈爭吵。束手無策之下，我再次駭入她的電腦偷看解答，安然渡過危機。兩個月後我感覺安全，又停三個月，結果是另一次大吵，幾乎要因而離婚。

在那一刻，我確實認真地考慮離婚。倒不是因為爭吵的點，而是這兩次爭吵暗示的事實震懾了我：在停止窺視的同時，魔法也消失了。她熟悉的那個總是能輕易鑽進她心裡的男人突然不見了。剩下這個雖然外表相似，話卻總是有些對不上榫。像個替身演員，因主角無法上場而代打的龍套。

我成了我自己造出的龍套，偽劣的贗品。

我不可能跟任何人說，也不會有誰能告訴我該怎麼做。面對這始料未及的窘境，只剩兩條路。放棄，抑或……



我選擇繼續。畢竟，誰規定人生遊戲不能打祕技偷看劇情？但這回我成了鼠籠，她則是更聰明的老鼠。即使費盡心機、不斷讓我的窺視更鋪天蓋地，效果卻只是持續遞減。不知是因為戲法曾被看破手腳，以致再也沒能像以前那麼靈光；還是生命的本質就是會直感地察覺限制、試圖衝撞並找尋出口。我只能像個工程師，當面對超乎能力所及的需求時，唯一能做的事情：不斷將「能接受的界線」下調，最終，我們抵達了退無可退的安定。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這樣呢？

當看著妻的裸照時，我這麼想著。

那裸照並不是拍給我看的。我猜想大部份的裸照都不是拍來給老公看的。若對彼此毫無懷疑，就沒有再三確認「我們仍相互擁有」之事實的必要。就算拍了也只是爛在硬碟裡，要打槍還是會打開熟悉的A片資料夾。

那裸照不是拍給我看的。我其實根本不該知道。但，我就是知道了。

那是她新開的一個秘密帳號，永遠都有新的開始。一如往常，我在她背後一步之處亦步亦趨。我不可能問她為什麼要開這新帳號，在可見之處都沒留下蛛絲馬跡，而她經營的氣勢並不像想讓它用過即丟。我持續跟蹤著新的她，看著她慢慢在網路上擁有完整履歷。在自己的網路空間裡暢談在如何日常小確幸裡實現女性自主與愛自己；在大論壇裡教導迷惘小女孩與男友融洽相處之道（我不禁試著回憶已有多久沒聽過她說到「愛」這個字）；在另一個Dns版教另一群小女孩安全性事的重要……

以及在某些特殊的網站裡，貼上不露臉的露點自拍照。

我無法理解怎麼會變成這樣。

「到底是怎樣的人，會想要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裸照呢？」



「衷心享受被他人注視的人。」O說著，停了鍵盤。「像我吧。」

「你也會上網分享自己的裸照?！」

「怎麼可能。」O說：「我只是能想像那種喜歡被人注視的感覺。但這種蠢事我是不做的，頂多在小說裡寫寫。」

「也是。」

「你剛好認識這種人？」

「怎麼可能。」我一把捏扁了鋁罐，丟去垃圾桶，沒中。O不滿地嘿了聲，我默默走去把鋁罐丟進桶。

「說過了，在我家別這樣。很吵。」

「抱歉。」

○直晃晃地盯著我。「你該不會真的有認識的吧？」

「怎麼可能。我只是剛好看到，有感而發。」

「太可惜了。」○說：「我倒是對於這種人有點興趣。」

幹。我心想，從那晚之後，妻問起○的事我總是避談，連名字都不提。只是有些感覺，沒啥根據，像現在也是。但有時你就是得相信感覺。

「有什麼興趣？」

「想知道是什麼把他們逼成這樣。」



「逼？」我說：「又沒有錢拿，他們就是爽這麼做。誰逼他們？」

「如果只是爽這麼做，就沒戲了。」○說：「但有這麼多更直接的爽法，他們卻只選擇迂迴又麻煩的那種：被不知在哪、連臉都看不見的網友意淫、口頭輕薄、以及更多你明知是言不由衷的崇拜與讚美。要享受這樣的興趣不太可能是自然的。一定有些動機。」

「比如方便約砲之類的，地方的人妻寂寞難耐？」

「那也沒戲了。」○說：「只是把這些照片變成一張單純的驗貨單。但假如不是呢？還有什麼會讓他們必須這麼做？」

「這根本不可能是『必須』的。」

「那只是你這麼認為而已。」○說：「我們做任何決定時，在那個當下，都是認

為這是必須的。就像每次打完槍都會覺得剛才其實沒必要射，但在射之前，你肯定不是這麼想的。當某人持續做著某件事，當然可以說，這件事對他而言是必須的。」

「為什麼這種蠢事會是必須的？」

「就像其他一千件人類會做的蠢事一樣。」○說：「當感到巨大的欠缺時，人會願意做任何事。即使明知無法彌補，只要能提供一些彌補的假象，也會奮不顧身地做下去。」

我想我大概懂他意思。當晚，我就在做自己一直以來最擅長的蠢事，一邊看著她，一邊思考著一些渾沌的問題，生存與愛的意義。夜已深沈，我聽著她在隔壁房裡發出輕微的鼾聲，看著她分享在網上的裸體，竟然起了生理反應。我像個困縮在籠中的老鼠般喘氣，緊握著拳，感到自己從未有過這麼分裂。我同時存在於滿足前與滿足後的狀態，那個未來十幾分鐘後的我正冷冷地看著此刻的我，搖搖頭，這完全沒意義，你會後悔的。你現在在做的，只是讓自己陷入更深而難自拔的羞恥之地。是啊，



我知道的。但此刻的我感到巨大的欠缺。沒有任何方式可以彌補，我只能用一種失去的方式來得到，得到什麼？在下一次的欠缺之前，短暫的輕鬆感？我的下半輩子難道都得這麼活過？

我在螢幕前，從此刻轉換到十幾分鐘後。等巨大的羞恥感暫且沈澱，我終於能理智清明地說，我瞭解了。

找O喝酒是我的出口。而妻也有她的出口。我接受。

但我不會呆坐著，什麼都不做。

網路的事，就網路解決。我在現實仍裝作懵然無知，在網路上則開始以分身攻擊她。再怎麼說，如果她想要的是滿足感，只要毀掉這滿足感，是否就能阻止這行為？我妥善地運用所有的資源當一個稱職的網路小白，在她的王國邊緣騷擾。身材。年齡。觀點。只要她喜歡被人注視的，就會被我攻擊。冷靜地，目標明確。

我要殺掉這個帳號。

只要主人對此不再感興趣，帳號就死了。或許她又會開第二個，但也或許，先前那不快的記憶會讓她就此住手。我只想要她住手。如果她再換一個，我也會跟進，就看是誰先放棄或習慣。

結果她第一個就住手了。

就像創生一樣突然，她默默地殺掉了那帳號。我一直在看，一個月後終於確定她是真的放棄了。我也一直在等，來跟我說吧，來跟我抱怨，網路上有些人令人厭煩。我會提議或許出去走走是個好主意。請個長假也行，看要去哪裡我都行。

而她終究沒有開口，只是轉頭又開啟電腦，在另一個網路空間，用舊的身份發了些不著邊際的文章。我甚至看不懂她在寫啥，只讀出了些許感傷，關於一切都不如既往。知情者與不知情者，攻擊者與被攻擊者，就這麼背對背用著電腦，現實與虛擬皆



如此匱乏，甚至讓人開始混淆。作為人機混合的生命形態，促使我開始思索一個新的定義：要分辨虛實，或許就看哪一邊的好會讓你真正開心，那就是現實；可有可無的那邊則是虛擬。對我而言，只要可見之處皆無可疑就會開心。但對妻而言，並不是這麼回事。

有一天她跟我說，想要再次開始學跳舞，每週二與週五，出去花錢學。因為工作對身材的摧折簡直是災難性的，而公司舞蹈社的水平無法滿足她。她想更愛自己一些。我想起當初妻到這上班時，還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也當了好幾屆的尾牙晚會主持人。轉眼十年，她已是人資部的大姐，儘管外貌與身材仍保持得不差，我不免聯想是否是先前那些事件的餘波，但這也好。

或許她更愛自己時，也會稍稍分我一些。

妻重新開始跳舞後，確實變得更漂亮了，無論體態或神情。我這才發現不知不覺間竟已遺忘當初追求的那個她是多有生命力，多想提升自己，還會對不漂亮的手臂肌

膚如此焦慮。那樣的她又回到了我身邊，像遠行多年終於回到家。我開心得像失而復得，因而好一陣子沒去找○喝酒，○也要我趁機多陪陪她，找回那失落已久的感覺。我們的性愛再次變得猛烈，幾乎像要侵吞掉彼此，把對方包進體內，回到十年前那般沒有距離。

不久，妻懷孕了。我去找了許久未見的○，跟他喝了整夜的酒。他沒說恭喜，只是笑著陪我一杯接一杯地乾。再有意識時已是隔天，○仍睡著。我起身，鼻尖有些瘙癢，一根長髮掛到眼前，似乎是在沙發上睡著時沾到的。

妻懷胎的歲月過得好快快。我猜幸福滿溢的時光大約都是這麼飽滿地滾過，只留下少許痕跡。倒是傷心的片刻才會深深地刻入記憶裡，像○老是喜歡寫的那些深沈的小說，但何必呢？就這麼讓一生潺流過去，只留下片刻漂亮的光影，不也是好事？不過這小子也開始帶女人回家了，這倒是有進步。原來他真的不是gay啊？下次見面要好好質問他……



之後也不用問了，我看到一封信，得知了一切。

※

妻留下那封信就走了，在坐完月子，又訓練我整整兩個月的育嬰技巧後，某天突然不告而別。那封信就放在我慣用的電腦桌面。

我晚了三天才看到，妻子走了，孩子卻還在。有好多事情可以忙。

在妻消失的同時，O也離職了。

我看著那封信，哭笑不得的感受突然浮上心頭。妻不是用寄的，她是用堪稱最土炮的駭客方式——直接偷看我打的密碼——駭入我的電腦，插入USB，將信存在桌面。怕它可能埋在一堆檔案裡，還把其他檔案全都裝進另一個資料夾。桌面上就只留那封信。

我第一個浮現的念頭卻是，這究竟是第幾次妻偷偷駁入了我的電腦呢？她又做過了什麼？是從這裡取得了與O的聯絡嗎？兩人決定這麼做，是因為不太麻煩，感覺又挺好的嗎？

我沒有看那封信，直接把它刪除。按右鍵時猶豫了一下，然後選擇永遠刪除。

事情已非常明顯。兩個有所追求的人，孩子只能是阻礙。我該相信那微小的機率，妻在這段期間同時跟我們兩人上床，而孩子可能是我的？

我才沒有無聊到去做什麼檢驗。醫學無法解決真正重要的問題。我對於此刻竟還想到O講過的話的自己感到可笑又絕望，但對於孩子的想法倒是挺明確。打從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喜歡這小鬼頭。



他是我的 reset 鍵。是我無法重來的人生裡，唯一的出路。

我沒有特別期盼他的到來，但若要我，我也會緊緊地抓住。我關掉電腦，去嬰兒床前俯身，用鼻子碰碰他的鼻子。

小鬼頭嘍呀一聲，對我燦爛地笑了起來。

賞讀

羅位育

「駭」＋「偷」＋「變」＝「背叛」，應是本篇小說幾個關鍵字眼，也正是人性之中的黑暗母題。

故事中，三個主要人物：夫「阿宅工程師」、妻「show girl」、夫之同事兼好友，就在「駭客入侵」「偷窺隱私」「婚姻情變」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事件之中，彼此糾纏衍生出一種扭曲荒誕、令人失笑的情感風景。

故事情節之中，「背叛」的氣味若隱若現，令人讀來驚心，而敘述者的口吻卻不時微露「喜趣」，讓人好奇：不知是作者透過敘述者來冷嘲人生呢，還是意欲點出科技人尋找情感的空間迷向呢？

短篇小說

第三名

張正欽

台灣人，出了四本兒少書籍，有一個女兒，目前職業為編劇，曾入圍金鐘獎單元劇編劇，希望能持續創作下去，有一天能將各種寫過的故事變成影視而存在。



作者的話

其實到了這年紀才知道辦事之不易，感謝文化局，感謝這個文學獎，感謝每一個參加的人。

我最近一直看到紅色跑車，不斷讓我想到迴帶機，那是屬於我這代的童年回憶，我們會留給下一代怎樣的童年回憶，我常常在想這件事情，希望，那不會是太無聊的記憶。



記憶體

兩年後，當我因為都更而必須離開這棟父親過世後留下的公寓時，我對於父親書房這落地的大錄影帶櫃感到十分不捨，內心竟冒起汨汨酸楚。

「張先生，這個影帶櫃有機電裝置，又有滑輪，而且管線都和裝潢都作在一起了，拆下來後可能就沒有辦法發揮作用囉。」陪同都更公司查看的建築工人拿榔頭敲了敲裝潢，看了線路佈置之後搖搖頭對我說。

當晚，我已經將整櫃的錄影帶裝箱打包，對於擺設帶子的櫃子有著割捨不下的情感。我將櫃子中最後一卷尚未收納的錄影帶，以紅色跑車迴帶機中迴帶完畢，將櫃子

下的側拉門拉開，裡面有一台1990年代28吋SONY映像管電視機與錄放影機。電視機畫素640乘480規格的螢幕尺寸，能夠完整匹配錄影帶畫質粒子，在當個年代，這是所有錄影帶族的最高級配備。

我將迴好的錄影帶放入錄影機中，如儀式一般看其被吸入隱閉且漆黑的空間裡，眼睛看不見的磁盤上，扣著錄影帶殼上的卡榫，讓磁帶打開卡住磁頭，左右兩個同步捲軸開始捲動，磁頭讀取著磁帶上，以類比磁粉分布而紀錄下的時光。看著電視螢幕中跳動的光影，這是父親V8畫質時代拍下嬰兒時期的我，隨後父母親將我揣入懷中一路拉拔長大，畫面中的我面對鏡頭吹著蠟燭，幾個轉場切換，我上了國小，身高不斷拉長，上了國中那年我就比身旁的父親還高，最後的畫面停在國中那年，那時的我笑著面對鏡頭，絲毫不知道這些影像，將在後來母親的告別式上播放。

※



兩年前的我還不像現在的我，應該說，當時的我彷彿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之中。

當時的我常常這樣覺得，人類的存在本身就是大腦建構出來的幻影，比方我伸手觸摸眼前事物時，眼前電腦、鍵盤、滑鼠、視訊鏡頭、螢幕、主機、網路線，究竟是真實存在，還是一場極度擬真的夢境？這些記憶會不會只是個被營造出來的畫面？人類如果死掉了，眼睛一閉上，是不是和睡覺沒什麼差別？如果是這樣，現在眼前所見是夢境，還是一場極度擬真的他人生活？

繭居在家的我裹著毯子，看著房間窗戶邊有一隻麻雀，我拉起窗簾遮蔽只露出一些光，昏暗讓我安心平靜，空間內只聽見主機運轉聲與鍵盤敲打聲。住在套房內，如果肚子餓了，廁所水龍頭有水，可以用熱水瓶裡的熱水吃泡麵；在網路買一整箱的泡麵與微波食品、用網路買來的微波爐加熱食物。網路真的改變時代，只需要快遞就能在家生活。活在小小的房間內，這樣的狀態被人稱為繭居族，不過繭居又如何，這只是一種人類存續的「模樣」啊，這世界本來就是有很多種模樣，對吧。

我打字給螢幕對話框中那位陌生女子說出這個概念，我們三十分鐘前才在繭居之友社群網站內認識，繭居社群上數百人都是繭居生活者，在這虛擬的空間內，只有彼此能知道彼此的心聲，我隨機開啟對話框聊天，她的顯示圖片是一隻擦了口紅的小豬插畫，我們對話斷斷續續，等我說完我的理念後，她似乎沉思許久才跳出一句話問我：「那你是真的存在嗎，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臉？」

我的顯示圖片是一個「？」問號。我迅速打字。「是妳敲我的，所以妳才應該露出妳的臉。」

「好啊，又沒關係。」她迅速留言，螢幕隨後出現視窗：「是否接受對方影音訊號。」我微笑著按下接受，等待影像出現，但是在我等待的時候，她又打字浮現。

「算了。」

影像訊號乍然中斷。



「為什麼不給我看妳的臉。」我快速打字，再看著螢幕上她打字一一浮現。

「因為我們要保持神秘啊」

看著她的打字我在螢幕前微笑，或許有人會因此惱怒，但我有時想想，網路就是這樣，這也是最大的好處，不為人知，隱藏，神秘，所以有時我總是猜想說話的對方

的身分並非真人，甚至只是一個人工智慧回覆軟體，主機放在清華大學電資系系館，可是假的，資料也都是假的，只是一個大三生的專案作品就足夠騙過一般人。當然這只是我的想像，或許在她眼中說不定我也是個自動回覆的軟體，用來詐騙人去買遊戲點數罷了。

其實，我喜歡在網路中聒噪不止的說話，在現實中反而安靜許多，因為這就是網路匿名的好處，就算需要真名，那也不過是另外一種的幻象，我有身分證號碼製造機、人名生成器，就連性格、學歷與喜好都能編撰。不過，雖然網路看來虛假，但今天現實之中兩人對坐聊天，誰又知道兩人真實心理如何思想，哪些又是因為見面而說的場面話？我們在網路上使用匿名時，卻因為不需見面而能勇敢說出心底話，所以我一直覺得，或許：「這才是最真實的存在。」

我一邊和電腦中女子解釋著我「存在」這件事情，一邊聽著腳步聲走近，他又來了，我討人厭的父親，他沉重腳步聲停在我門前，我又聽到他嘗試開門的門鎖聲。「你不要想開門，我有上鎖！」我警覺大叫，門鎖聲隨即停下，父親沉默許久才發聲。



「阿欽，今天也要待在房間內嗎？」

「是啊。」我打個哈欠說。

「求求你，不要讓爸爸每天這樣說，你好歹也要找個工作啊。」爸的嗓音低沉，口氣充滿教官般訓誡口氣，讓我聽了更加惱怒。「為什麼要出去賺錢，這個世界根本不需要我去工作！」

我邊大聲喊叫，邊看著電腦視窗中有人回覆「你離線了嗎？」我拉緊著我的毯子，只用一隻手敲鍵盤回覆：「我還在。」

「阿欽，總是要有個事情作啊。」

「我現在待在這屋子裡不就是作自己想做的事情嗎？」

「拜託，你做的這些算什麼事情。」

「對，我做的事情不算事情，你最厲害，你最好，你最偉大，你改變世界，我什麼都不是，我是屎！」

「阿欽，講話不要這麼兇啦，幹麻生氣……好吧，我要去上班了，拜託你吃飯吧，掰掰。」

我沒繼續回答他，我想他只是單純覺得我還活著就好，聽著他離開的腳步聲，我才放心喘口氣。掀開窗簾一小角，看著窗外明亮光線讓我睜不開眼睛，甚至有些暈眩，直到看著父親開著他那台黑色賓士離去，我才拉起窗簾，放心回到電腦前。

「你還在嗎？」對話視窗中那女子問我。

「我還在。」我坐下，緩緩敲下鍵盤回覆。「剛剛我爸在煩。」



「我媽也是很煩。」陌生女子同樣感慨。「我在家兩年了，我媽說她要發瘋了，拜託，我才要發瘋了，我媽甚至要我去相親談戀愛。」

「天啊，我也有同樣經驗！」我驚訝打字回應。「我爸也要我去相親！」

我和不知真實身分的網友，說著我最真實的心情。

幾個月前我曾經去相親，這件事情讓我更加討厭我父親。

那次，父親似乎聽從醫生還是社工的建議，首先將我房間斷水斷電，用來交換我去相親接觸人群，我不喜歡外面的世界太多虛假謊言，和異性需求無關。況且我知道一旦同意一次之後，就等於被父親抓住什麼把柄，我本不理他，但父親真將房間斷電後，房間一片漆黑，我便索性躺賴床上不動，除了上廁所之外沒有離開床位，喝寶特瓶內的儲水，然而過三天後，父親仍不把電源開關打開，我因為餓得發抖，口乾舌燥，只得妥協。

「我只願意去一次，只有一次！」我隔著門縫，與我那父親說道。

「好，成交。」父親信誓旦旦承諾。

說來應該很難有人相信，儘管我父親已近五十歲，但他從年輕到現在積極運動，上健身房又補充乳清蛋白，如今竟有著能抖動的胸肌和明顯突出的六塊肌。那年他來參加我的大學畢業典禮，他穿著貼身西裝和晶亮皮鞋，看來彷彿只是大我幾歲的表哥。而他這樣的人竟然有我這樣一個乾瘦又容易生病的兒子，彷彿我是一個生產線上的瑕疵品，所以我有時寧願他是個路上挺著啤酒肚的落魄中年男人。更何況，他的身分非常特別，我高中時常常聽他說，他碩士兩年，博士只花三年半就讀完，博士期間連續發了九篇與記憶體製程有關的論文中SSCI。所以一畢業就進了竹科的記憶體廠工作，升遷快速的他一路從研發當到現在記憶體廠的廠長，這些年來，不管記憶體的價格漲或跌，我始終記得過年拜訪的人不曾中斷。



「當年全世界有半數以上的記憶體，都經過我手上。」父親如此驕傲說著。「現在就連你手上相機中的記憶卡也是，沒有我們在製程上的努力，這世界上的人沒辦法使用這麼便宜的設備，台灣的存在，對世界來說就是一種革命。」

我曾聽父親對於來採訪他的記者如此說起，我想他的確比我有用太多，我在大學畢業經過幾次求職失敗後，我感覺到自己不斷的縮小，最後似乎小到只能從鑰匙孔出入，現在我的房間就是我的最後居地。走下樓去，就連家內掛滿字畫還贈送的錦旗，酒與禮品，就已讓我覺得沾染令人不適的未知分子；只要一踏出門，我就會感染到外面空氣中有著衝擊鼻腔令人作噁的氣味。

「是喔，原來你有這種父親喔。」與我聊天的陌生女子打字回應。「大部分的蘭居族都有個讓人困擾的父母吧。」

「可能喔。」我打字回應。

我始終記得，相親那天父親開車載我去，我只得穿上大學畢業時買的西裝，由於在家的這些年我變得更乾瘦，西裝看起來相當鬆垮，像1990年代的某些偶像穿著打扮。到達定點之後，我獨自上樓，到了火車站前百貨公司旁一間位於13樓上高級餐廳。我從落地玻璃窗看出，可以看見火車站前廣場上許多外勞和學生，我一直將目光投在他們身上，不想轉頭面對包廂內的那位劉小姐。

劉小姐看來大概二十多歲吧，頭髮燙個波浪大捲髮，穿著一件露乳溝洋裝，乳溝上方有個緞帶蝴蝶結，一說起話蝴蝶結就在胸前震動搖擺。

「李先生，你有工作過嗎？」女生聲音甜美，我聽父親說，相親對象是公司HR，人力資源部的新進員工，還沒有男朋友。但我不相信，誰都知道她的用意，為了升遷，高攀廠長家族，噁心。

「我沒有工作過。」我刻意放大動作，搖搖頭。



「真的嗎，都二十六歲了沒有工作過嗎？」她瞪大眼看向我。「好少遇到這種人，很特別。」

我聽了開始惱怒，連珠砲說起。

「這就要回到人類存在的體系來說，人類為什麼要工作，意識裡面認為自己『要去工作』，這不過是從小到大學習過程中，有資階級在奴役無產階級的洗腦方式。在人類以物易物的時代，所有人都要去工作，或是有自己在組織中必要的生產環節，再沒用的人都有自己重要的地方，我覺得那是一個完美的時代，但是現代不同了，我覺得太多人用太多資源在壓榨別人，妳不會覺得自己被壓榨嗎？不會覺得自己的寶貴的人生竟然拿去交換那些不等價的薪水，妳不覺得詭異嗎？陷入像是生產線複製品一樣的人生，妳覺得自己活得有價值，有意思嗎？」

這女孩聽我冷冷說完話，竟開始抿嘴微笑，身上的緞帶蝴蝶結又開始抖動。

「哈哈，你好好玩喔，工作就是工作啊，不工作就沒飯吃啊，你怎麼可以想出這麼多呀，呵呵。」

我一聽，生氣地回覆。

「妳不要笑，這是個嚴肅的問題，這世界有權勢的人就是要所有人不去思考更多種人生可能性，那些思想什麼的對於壓榨的階層來說都是麻煩，妳想看看，每年台灣的GDP都上升，但是薪資卻愈來愈下降，為什麼，就是因為要綁住愈來愈多人！這樣窮的人就會有更少的資源可以用，資源集中在少數的人手上，沒有資源的人無可奈何進入到與時間拉扯的負面循環，然後富者愈富，窮人愈窮，人生就永遠沒有任何逆轉的可能，從此變成一個奴·隸·了，妳懂嗎？妳懂嗎？」

「恩哼——」她點點頭，這種年紀了還裝可愛，更加讓人反感。「可是張先生，那都沒關係吧，我在工作中也有得到快樂啊，你一定也有得到快樂的事情吧，如果把它變成工作不是也很好嗎？」



「不，如果你在工作中得到快樂，你就掉到陷阱裡，你知道嗎？一個完美的思想陷阱，妳想買東西就要賺錢，你的生命就因此被定價，有一天想買的東西買不起，就會想要更多的錢，找更高薪的工作，花更多的時間工作，最後會為了錢做很多連自己都覺得邪惡的事情……就像我父親，他拿全台灣人的税金補貼，製造出幾乎低於成本的便宜記憶體給全世界的電腦使用者用，你不覺得可惡嗎，這實在對其他台灣人太不公平了啊！」

我咬牙切齒說到這時，女生突然笑彎了腰，露出晃動著的乳溝。

「張先生，你在激動什麼啊？我們不過是聊聊天而已啊，哈哈。」

看著她的笑臉，突然間我又生出強烈的厭惡感，覺得四周的人都在笑我，對，我是可笑的，我的西裝很大件很好笑，我的身型乾瘦像頑皮豹很討厭，這幾年我不出戶沒洗牙牙齒黃很好笑，我那些嚴肅的話很好笑。全世界的人都在笑我，我想要回到電腦前，那是一個沒人笑我的地方，他們不知道我的身分，不會知道我的痛苦，而我才

能說出真心話，所有問題才會被認真討論。

那天，我推開包廂門跑出門去，看著父親竟坐在附近的桌前，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正拿著玻璃杯喝著果汁，看著我被餐廳眾人注目。「啊，張先生。」劉小姐追了出來叫著我，我看著精壯的父親與我對視，對比我的孱弱，讓我更加痛苦。

「所以那天我就從相親現場跑走了，最後搭計程車回家。」我打字告訴電腦中那陌生女生。「從那件事情之後又過了半年左右，我都沒出過房間，一步都沒有。」

「是喔……真的是很特別的經驗耶，可是……你真的不用賺錢嗎？就算是繭居，還是有生活花費的啊？」

「我媽媽在我國中時得癌症過世，有留下一大筆錢給我，我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我一個月才花四千元左右，就算用六千元來算，一年只花三萬六，十年才花三十六萬，我如果還能活五十年，只花一千八百萬，況且我認為現代環境太多毒素



了，我不計算通膨的結果就是因為人類根本沒有五十年好活，我現在才不想為了錢去給其他人奴役，我這樣在人生結束前把錢花光不就好了嗎！」

「說得也是耶，有錢真好，唉，我被逼著要出門找工作，我爸又在敲門了，唉，先這樣，掰掰。」

不知名的陌生女子斷線離開了，我喝了一口水，看了外頭天光閃耀，我把窗簾拉緊一些，看著電腦螢幕又有人開始找我談話，我打開視窗，看著對方視窗上新呈現的影像，熟練噠噠打字問起。

「嗨，妳好嗎？」

※

今天早上七點十分整，父親沒有如常來敲我的門，我才想起來，昨天他似乎沒有回家，這讓我鬆了口氣便又倒頭睡覺，但後來樓下家用電話響了很久，我無法入眠也不想下樓去接，打來家裡的電話都不關我的事，直到又過了一小時有台車開來我家圍牆邊，對著樓上喊著。「有人在嗎？」我從窗簾看出去，並非我訂購食物的快遞車輛，我還是不回答，直到里長找鎖匠來開門進入客廳後，我才裹著毯子在樓梯間大喊。

「你們在幹麻，入侵民宅，小偷，強盜，我要叫警察！」我才喊完，便發現一同進入的也有制服警察。「你是誰？」跟著入內的里長瞪大眼好奇看著我，開口大叫。「我沒看過你，你才是小偷吧！」警察的反應彷彿一條程式，聽到小偷關鍵字就要啟動逮捕的運算，緊張逼近我。

「你們才莫名其妙，跑到我家來說我是小偷！」我生氣對他們大吼，隨後有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跟著走入屋內，看著手上資料再看著我，才逐漸意會過來。「難道……你是張正欽嗎？我和你說，事情不好了，你父親在廠長室踩到一個盆栽跌倒，



摔到後腦杓，現在陷入昏迷，因為都連絡不到你，所以我們才想進來找人的！」

我聽傻了，我那壯碩的父親竟然會陷入昏迷？

「不要騙人了！」我裹著毯子要往回走，一心覺得這不過是父親的陰謀，想要我離開房間所設計出的一齣戲，但是這人急忙攔住我後拿出手機照片給我看，我才知道這件事情是事實，照片顯示父親正倒在病床上，身上裝設維生儀器，頭髮已剃光，頭顱有著手術痕跡。

「拜託你，跟著我們去醫院吧。」

那天，我半信半疑來到醫院內，依舊懷疑這是一場騙局，我不喜歡出門，太過於明亮的燈光刺痛我雙眼，特別是醫院空間視線冷白讓我有些暈眩，進入醫院ICU單人室後，我坐在父親病床前，看著他倒在床上穿戴著呼吸器，原來的短髮剃成光頭，就算親眼見到，一切還是太不真實。「欸，搞這樣成本很大耶，起來吧，不要演了。」我

在心底如此對他說，直到醫生走入和我說明。「令尊跌倒撞到後腦杓後，經過診斷是蜘蛛膜下出血，現在昏迷指數三，我和你解釋一下，昏迷指數最高就是十五，代表正常人，而三就是嚴重昏迷，有死亡風險。」

一直到醫生所說的這一刻，我心底才逐漸接受事實，看著醫生給我看的斷層掃描照片，再看著我爸頭上的開顱痕跡，還猜想著這是不是好萊塢等級的特殊化妝，但類似廠長秘書的人緊張看著我，翻著許多文件和我解釋起。

「那個……正欽……因為廠長的身分關係，我們要將他送醫手術時才發現只有你可以簽同意書，但因為他沒有和我們提過這件事情，我們一時間也連絡不到你，請教過法務之後，就用『緊急避難』的想法先開刀了，希望你諒解，救命比較重要，也請您不要追究這法律問題……」

醫生隨後才和我詳細解釋，血管擴散的程度，手術操作的過程，或許因為父親是有名望與地位之人，醫生才需要如此仔細又清晰的講解吧。「接下來就希望您父親的



生存意志夠強大。」醫生儘量維持冷淡的語氣，但我知道他沒說出的語意是：「希望渺茫。」

那天，我躲開許多親戚獨自回到家中，還不覺得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只不過踩到盆栽跌倒嘛，會這樣嗎？而且追問之下才知道，是過年時送的應景紅色菜頭小盆栽，現在都五月了還擺了幾個在廠長室內，我聽了後在心底偷笑，我起初不把這事情當真，還把這段故事寫在網路上，許多人看完之後紛紛留言：「真的假的」、「太荒謬了吧，踩到菜頭跌倒昏迷耶，哈哈。」、「你這是從笑話大全抄出來的嗎？」這篇文章一下子成為熱門文章，並且竟被轉入笑話版面，這讓我非常興奮，彷彿是在看待別人的事情，然而隔天白天當父親不再敲門時，不知怎麼著，我開始渾身不對勁。

往後幾天為了去醫院，我叫了計程車去醫院探望父親，幾天後廠長已經換了人，大家也知道父親存活機率渺茫，若能存活也是變成植物人，加上父親自己踩到菜頭跌倒，沒人可以責怪，失去了可以將生命痛苦責怪別人的藉口後，儘管父親尚未死去，每個親戚卻都露出一臉「節哀」的神情，數天後探望父親的人愈來愈少，最終剩下我

自己一個在病房內，看著父親身後的維生儀器參數跳動。

醫生對我說，植物人的判定有一個灰區，介於死亡與活著中間，不知道現在的他往何處擺蕩。或許能做一些努力來喚醒他，比方一些過往的歌曲、物品、照片之類放置於他的面前，其實，我不知道要如何為一個長大後逐漸疏遠的人感到巨大悲傷，但是只要他沒死去，基於人性，我還是得作出許多努力。

那天夜裡，我終於走入這自從母親死後我不再走入的房間，尋找著讓父親能夠刺激而甦醒的物品，父親房內掛著字畫和許多藝品，我拿了許多政商合照、生產線榮譽錦旗與研發獎牌，去醫院放在父親面前，然而這些東西似乎沒太大作用。直到五天後我在父親房內找東西時，一場震源在苗栗的四級地震發生，雖然震波傳至竹北只有三級，但卻讓我緊張而重心不穩不小心壓倒牆上的米羅掛畫，這才發現掛畫後方有一個彷彿家用電源開關似的鐵蓋，房間怎會有這個，我好奇打開鐵蓋一看，發現裡面有個「左」與「右」的按鈕，我按下按鈕「左」，嗡一聲，整片書櫃第一層竟然緩緩向著左側邊移動，等書櫃完全打開之後才發現，書櫃覆蓋的第二層內分門別類的擺放許多



錄影帶。

我看傻了眼，錄影帶？

書櫃後還有一個拉門，拉開來之後是一台SONY的映像管老式電視，以及SONY錄放影機，一台紅色跑車迴帶機。這一切太脫於現實，現在是2012年，不是1990年啊，我看傻了眼，想著或許父親留下什麼要給我吧。說不定，那是父親對著鏡頭侃侃而談許多關於我的故事，或是關於我早逝母親的存在，是一個打算多年後才交付予我的家族秘密。

「可是，我以為父親留下錄影帶是要給我許多言語，比方說告訴我他怎麼長大，怎麼談戀愛，就像許多外國電影那樣內容的感人錄影帶，結果我緊張地把錄影帶放到錄放影機一看——全是A片！」

我在繭居族社群網路上說出這則消息，然而大家驚訝的不是A片，竟是：「什麼？你家還有錄放影機？」對網路時代的繭居族社群來說，錄放影機都是上古時代的產品，網友從SONY大爆發時代，探討到色情影帶如何改變家庭電視機與錄放影機位置，看了幾十則留言讓我有些沮喪，直到有一人回覆的建議讓我仔細思考起來。

「雖然是A片，但這些東西說不定是你父親最珍貴的寶物，可以用來喚醒他也說不定！」

隔日我便帶著一卷錄影帶到了病房內，在父親耳際說起發現書櫃這些事，這時父親的手指竟然微微動起，血壓微微上升，連陪同的醫生都有些興奮。那天夜裡，我便回到父親書架前看著那些錄影帶，我無法將錄影帶播放設備整套帶去醫院，便開始了一起我從未想像過的工程，在錄影機的AV線接到電腦剪輯影像卡上，開啟軟體，開始一比一轉錄A片。當我一一看這些已有些褪色的標籤，才發現父親自1988年開始蒐集影帶，這時代的A片攝影鏡頭非常簡單，女優打扮相當樸實，劇情也非常無聊，轉錄的過程相當漫長，況且錄影帶的畫質並不穩定，炫光、閃跳，雜點，跳格，或許這



就是我們這世代對上個世代的感覺。我們這年代，誰還看這些錄影帶的A片，但這些錄影帶卻保持完好，每一捲都迴帶到底，彷彿隨時都期待進入放影機中觀賞。我不能理解父親為何如此，這個時代不是滑鼠鍵盤按下去就能下載，精壯又聰明的父親怎麼會有這種消遣？

我一邊將A片轉錄成檔案，一邊在我們繭居社群中留言。

「這幾天我都在轉拷錄影帶，有時候我收到幾通打來家裡面的電話，說要感謝我爸爸，我裝作是我爸爸，我想說我的聲音搞不好也可以演一下，結果原來他們是什麼宗教團體，托育機構啊那種的，後來我才發現我爸捐錢的理由，我從他書桌的筆記本裡面知道，原來他是想要捐款累積『功德』，讓我可以走出繭居。」

繭居網友看了之後紛紛留言。

「我媽媽還帶我去看精神科醫生，強迫我進行精神科治療，我吃了好多天的安眠藥，昏昏沉沉，更不能出門了。」

「哈哈，我阿嬤請法師到我房間外面灑符水。」

「我爸爸請牧師在我家外面禱告驅邪耶。」

「我們繭居對常人來說就是這麼討厭吧。」

「繭居還是有好處的啊，如果現在全世界發生嚴重像sars的傳染病，繭居的人最終會存活下來改變世界啊……」

看著網友激動討論，對我的存在來說，有了些許意義。



我每天出門到病房去，特意迴避探望的親戚，自己一人在病房內和父親說起牆上的A片的這些事情，他似乎有些反應，手指又微微動起，身體維生素數字也開始變化，於是在醫生同意下，我便拿著筆記型電腦開始播放這些轉檔後的A片。在病房內無法多做些什麼，我只有一台筆記型電腦，所以只得跟著一起看A片。

「所以我就連續看了好幾天古老時代的A片，天啊，我實在看得太無聊了，一直打瞌睡，所以後來我發現父親書櫃上的日記，看著看著，我才知道父親讀碩士班研究所，就是生下我那時候因為很窮，所以去成人錄影帶公司翻譯A片賺錢，所以仔細想想，這些A片可能是當時留下來的吧。」

我在社群上發文，馬上吸引很多人點閱留言，或許是父親的故事太離奇，於是回覆留言瞬間爆滿。

「哈哈，A片還需要翻譯嗎，亂翻都可以吧。」

「你這些可以捐給A片博物館。」

「好詭異啊，和還沒清醒的父親一起看A片！」

「會不會你媽媽是AV女優啊？」

「你的故事是不是番號RTA00645的劇情啊？」

許多人熱烈討論，我把滑鼠不斷往下滾動。

「那你父親有什麼反應嗎？」好不容易，終於看到網路上有人正經提問，我才打字回覆。「到現在還沒有，只有小指頭稍微動啊動的。」

「如果你父親永遠不會醒來呢……可以讓他安樂死嗎？」



「我曾問著醫生，醫生對我說在台灣不行安樂死，沒辦法，因為沒人知道他會不會醒來……」打字寫著這段話，我深深嘆了口氣。

這種日子到第二十三天的時候，我繭居的地點從自己房內，轉而變成在父親房內，父親房間的床墊是高檔獨立筒，睡來相當舒適，套房內有免治馬桶，房間內有恆溫空調，還有一張寬大滲出木香的松木書桌。我住在這樣空間內看的錄影帶A片轉檔，卻又覺得疑惑，A片裡的男人們常常頂著一身鬆垮肚肉，竟然會有美女和他性愛，現實之中仔細想想不太可能，一身乾瘦的男人如我也有漂亮女人願意交歡嗎？我想了想，發現這應該就如武俠片中有人可以在屋頂上飛來飛去，現實不可能，但那足以讓人投射想像，我便突然想通，通常做不到的就是願望，畢竟要控制壯碩保持外表真的好難，這困難度與時代無關，不管何種時代的男人都有一樣的想像。

然而，父親是如此精壯魁梧，學業與工作都好的他會有什麼煩惱？看著錄影帶，我猜想父親偏愛什麼口味的A片，我從未和父親討論這種話題，畢竟華人文化是個對於性事害羞的文化，外表壯碩的他喪妻十年，他會看什麼A片？有沒有女人倒追過

看起來相當強壯的父親？如果他知道我喜歡的A片類型，是不是就能猜出許多我心中的想法？如果他醒過來，發現正在和我看著A片，他會大笑，還是羞紅著臉對我說：「天啊，怎麼被你找到！」

這些事情引起了我的興趣，沒去醫院的時間，我每天都在父親房內看著各類父親的文件，終於找到父親的一則秘密，多本日記記載約十年份的內容，我才知道母親病逝那年，父親思索再婚之可能，但他用了十數天詳細的紙筆記載心境，說道兒子不會同意，所以便專心工作。我大概記得就是從那時開始，儘管住在同一屋簷下，我與父親便逐漸疏遠。再往後翻看日記，我才知道父親心境變化，他十多歲時喪母，阿公娶了後媽，父親相當不能接受，從此叛逆逃家，以各種打工維生。這些日本A片，是他過往翻譯時維生後留下來的存檔部分，而日文系畢業的母親，就是在翻譯A片錄影帶的小公司裡認識的。

我看著日記，開始想像著他與母親羞赧相識，20多歲的兩人正值青春，兩人或許有日趕進度，會不會一邊翻譯，一邊天雷勾動地火，或許因此激情誕生了我？他沒有



丟掉這些錄影帶，或許是個念舊的人吧，但他把錄影帶藏到第二層去除濕防塵，代表他不願意給人知道這個過往？

我回想起自己為何討厭父親，當年母親得了癌症時，他卻沒有減少工作量，不好好照顧這個生病的家人，卻整天因為記憶體崩盤而在公司裡努力運籌，每天製作那些記憶體賣到全世界讓別人留下記憶，而現在的他所經歷過的記憶卻即將消失……

唉，我真的有好多疑問。

父親臥床三十多天後，我已將牆面上的錄影帶轉檔播放完畢，父親仍沒好轉。那天，我離開我待的房間，突然想起衝入房時的里長和秘書竟然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才突然想通一件事情，自己原來和A片一樣，躲藏在一片牆後方，其實，都是父親不想讓人知道的事情。

「說不定我們都只是你的夢境呢，爸。」

父親心跳77，血壓偏低，指標數字正在跳動，依舊存活著。我坐在父親病床前，撐著下巴思索著，第一次發現自己竟然也會對父親有這麼痛苦的情緒而啜泣落淚。

※

父親的病狀穩定後，已從病房移入植物人照護單位六個月，這段時間內為了照顧父親，我每天搭計程車去父親所在的照護中心。我坐在父親病床邊上網，在網路上告訴我的繭居之友。「對不起，因為父親的關係，我現在已經不是繭居族了，我不斷在家和照護單位兩邊跑。」

「這有什麼好對不起，恭喜你。」網友各自溫馨回覆。「不過是個臨時身分啊。」



「如果能有些事情作，我也想離開房間。」

「我也想要有個給我很多錢的爸爸啊。」

「什麼，你也想要自己的老爸昏倒嗎？」

隨後網友笑罵亂成一團，但我知道網路就是這樣，言語百無禁忌毫無避諱，這段時間，不曾見過面的網路反而成為我唯一的精神出口。也沒有想到，那天當我把筆記型電腦蓋上時，突然發現病床上的父親睜開眼睛看著四周，他醒過來後不斷眨著眼，彷彿眼睛重新如新生兒般開始作用，我興奮地上前看著他，他轉頭看著我，突然眼角流下淚水，一張凹瘦臉頰竟開始哭喪。

「阿……阿玲……」父親突然喃喃哭泣，讓我不知所措。

當天父親清醒後緊急送醫檢查，經過醫生看診之後，醫生判斷，因為後來的腦傷，父親的記憶停在2001年左右，大腦像是不小心刪除資料的記憶卡，無法再用救援軟體救回。經過不斷判斷，才知道父親的記憶留在母親過世後第七天，正要趕去喪禮告別式前，此時的他正沉浸在無比感傷中。我記得當時他還在當研發課課長，幾乎不回家過夜，所以我從未見過他如此悲傷的這一面。

父親在清醒後，醫生慶幸還好昏迷時間還算短，身體肌肉還未過份萎縮，過幾個月復健之後，父親已能站起、走路，只是看來終身無法再回去工作。經濟問題都還好解決，然而他的記憶帶給他困擾，在家休養的時候，他看到報紙上的3C商品DM瞪大眼睛。

「什麼啊，SD記憶卡已經到了32G，產線不是還在實驗256MB嗎？」

整個時代變化太快，他看著許多資料，鬱鬱寡歡。



「記憶體堆疊技術根本還沒有開發出來，怎麼可能有64G這種商品，一定是詐騙的，我要打電話去檢舉！」

當他看著智慧型手機，也是無比困擾，在2001年時只有按鍵手機。

「不可能，微型電腦平板設備，CPU根本不可能做到這麼小，現在的記憶卡都還在研究中，光是實驗室成本就要幾百萬元了啊，這台機器才兩萬元，不可能！」

對父親來說，這些因為時空帶來的科技變化困擾三不五時發生，加上生病之後的他因為身體臥床後的體能衰退，讓他不若往日自信，竟然逐漸人格退縮，如今的他整天繭居在家，在客廳小小一角，縮成一尊雕像似的看著電視，悵然著這十多年的科技演變。

我覺得很無奈，又只得在社群上發問。

「我父親醒來了，但是他每天都不高興，我能做什麼努力讓我爸開心呢？」

許多人看到我都馬上回覆。

「天啊，你爸爸醒來後還好嗎？」

「欸，你真是我們繭居版的傳奇！」

看完眾多關心我的言詞，我會心一笑，直到發現一則繭居之友的訊息：「我曾讀過醫學院，客觀來說，曾經受過腦傷的人不知道會不會再復發，也不知道還能活多久，你就儘量讓他開心吧，對了，男人最痛苦的就是工作和結婚了，你現在要照顧爸爸，沒有辦法工作，那就是結婚吧。」



這則訊息獲得眾多網友支持，大家都紛紛表達結婚之困難，是啊，不喜歡與人接觸，更何況結婚呢？但是對長輩來說，見面問起的都是什麼時候要結婚，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道理，為了結婚這件事情，我請了個看護在白日時照顧爸爸，自己開始報名竹科附近盛行的婚友中心，開始密集安排相親，但我這時才發現相親真不容易，我故意隱藏身份，直到最後一刻才說出自己有一個從植物人狀態醒來的父親，那些女子不管如何與我相談甚歡，當知道真相之後都面有難色，打退堂鼓不再聯繫。

相親計畫過了一個多月都失敗，就當我從餐廳與相親對象道別後走出，沮喪地坐在火車站前廣場看著天空時，我突然發現之前與我相親的那位女子劉小姐，她竟然COSPLAY成布袋戲中的史艷文，在火車站前廣場和朋友一起拍照。

「妳不是那個誰，劉小姐？」我走近問起看向她。「妳現在應該在上班吧？」

女子疑惑地看著我，起初以為我是個無聊的搭訕份子，而後才回想起我。她換回

高中制服後，我們才在車站一旁的百貨公司樓下美食街聊天。

「張先生，我一直都記得你耶。」劉小姐吸一口珍珠奶茶之後說起。

「妳不是公司什麼人資部門嗎？」我有些搞不清楚，看著她的制服以為她扮演學生，她卻笑著說：「沒有啦，我還在讀高中啦，我和你說喔，那時候你爸爸要我演戲，扮演什麼上班族的，要我和你聊天一下午，結果講沒十分鐘就結束了，害我有點不好意思，這樣也能拿錢。」

沒想到還能遇到這女生，我心生一計，便和她說好願意給他酬勞，要她穿上上班族套裝，跟我回家去和爸爸坐在同桌吃飯。

「爸，這是小佳，是我的女朋友。」那天，我慎重地和父親介紹著。「是你之前介紹給我認識的喔。」



「真的嗎，那我眼光可真好啊。」爸眯著眼看著小佳，隨後又突然思索什麼似的，我以為這讓他想起了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沒想到他又嘆了口氣。「是啊，我都糊塗了，都過了十年了，你已經不是小孩了啊，我怎麼還一直把你當成國中生，是應該要結婚了啊。」

飯後，我在廚房洗碗，爸端著空盤走入，我和他低聲說起。

「爸，說不定我們會結婚喔。」

「真的嗎？」

「可是感情不能勉強的，我會努力啦。」

父親若有所思，看著坐在客廳的小佳。

「她看起來有些像你媽媽年輕的時候喔，很好，很好……」

那天送走劉小姐後，我發現父親坐在客廳一臉愁緒看著電腦，隨後當他抬頭看向我時，似乎又有種心願已了的表情。「阿欽，和我來一下。」他帶著我來到他房間，小心翼翼將米羅的掛畫拿下，打開開關，按下按鈕，書櫃第一層向左移動，讓我看他牆上奇特的蒐藏，他的青壯年時期活在錄影帶年代，蒐藏了一整片牆 A 片錄影帶。父親讀到博士，這些蒐集分門別類，主分類按照日文語音字部，同女主角以年代分界作品。

「很厲害吧，裝潢弄很久呢。」父親現實似的展示他的牆面。「是啊！」我露出全然不知情的神情，興奮看著這面已知的牆。「太神奇了吧！」

父親眯著眼尋找著影帶，找不到某一捲似的，翻來看去，最後蹲下打開錄影機所在的櫃子，按下紅色跑車迴帶機開關，從那裡面拿出「冴島奈緒」的錄影帶，因為父親的影帶都已迴帶完畢，加上又可以用錄影機迴帶，我在轉檔時竟獨漏紅色跑車迴帶



機中這捲。

「原來在這裡啊？」父親滿心歡喜查看影帶。「這是……」我不解看向父親舉動，父親才抬頭看向我。「我剛剛看網路新聞，沒想到一眨眼過去，冴島就得癌症死掉了啊。」

「她是誰？」我一臉茫然。

「冴島奈緒，她是我年輕時最紅的AV女優啊，這是當年我從日本朋友家拷來的，呵呵。」

看著父親表情，我微笑着，以為父親終於願意和我一同看A片，這是專屬於男性的怪異情懷，代表兩代人足以跨越那道難以言說的代溝，敞開彼此的心門。父親看著我，以為我未知這一切，便將錄影帶送入紅色跑車迴帶機，將影帶退到最底。但我又開始覺得，要面對如此的父親還是有些羞怯，該怎麼面對與父親一起看A片，我的內

心還在調整。

「這捲錄影帶這是我打算帶去你媽媽告別式播放的，那時候我託朋友幫忙剪接，後來我這邊要轉拷一份，臨時找不到空帶，因為這捲帶是子我在日本買的，品質最好，所以我就趕緊洗掉這捲用來轉拷。」

聽著父親所說，我皺起眉頭感到詭異，老爸竟然想在媽媽告別式上放A片？直到畫面緩緩上映，畫面中一個嬰兒正在咬著嬰兒車的圍欄……這是父親V8畫質時代拍下嬰兒時期的我，眨著清澈雙眼看向鏡頭，隨後父母親將我揣入懷中一路拉拔長大，畫面中的我面對鏡頭吹著蠟燭，幾個轉場切換，我就上了國小，上了國中，畫面停在國中那年。

在父親的記憶時序中，母親告別式尚未舉辦，這捲錄影帶也尚未播放過，但是十多年後的現在，父親所不記得的都發生過，他不知道當年的我在喪禮現場滿懷恨意地推開他，大喊著一聲：「我不要再看到你！」



那天，我奔跑を外頭去，錯過這段父親播放的影片回憶。在父親此刻的記憶中，我推開父親的這些回憶都不曾有過，他不知道我難過的是後來這十年發生的事與物，我與他愈來愈糟糕的父子關係，當十分鐘的剪輯影像播放完畢後，一陣超過三分鐘的提示黑畫面後突然跳閃幾下，我能想像當年的父親急忙退出這捲錄影帶，因為當黑畫面結束後，隨之而來的畫面是牙島奈緒對著螢幕巧笑倩兮，1990年代的她逐漸將衣衫褪去，露出雪白肌膚……然而姣好美麗身影終有逝去的一天，只能存續在這樣的承載記憶的量體中。

我面對著播映著AV的映像管螢幕，看著父親一臉惆悵，終於止不住情緒。「爸。」我擁抱著父親消瘦的肩膀，眼眶流下淚水掉到衣服上，我明瞭，儘管這情景說來難以言喻，儘管父親已無法明白，但至少我知道，這是專屬於我和父親的一刻，永難忘懷的記憶……



短篇小說



賞讀

《記憶體》和《秘密》這兩篇短篇小說，都有著某種程度上「不合時宜」的懷舊風：都更時必須捨去的錄影帶櫃，是數位記憶時代前的產物；母親告別式上的牙島奈緒，是青春早逝的「女優和覆錄上去的家庭帶」；為著鄉民取暖的繭居男子和陌生女人，以學歷外貌取勝卻為了個小紅菜盆栽了跟頭的竹科記憶體廠長、乾瘦多病像個瑕疵品卻突然挺身而出扛下責任的兒子、和繭居房一樣不需外求的病房，看似二十多歲露乳溝的上班族劉小姐和cosplay成史艷文的高中女生小佳等等，都是虛實交替的眾聲喧嘩與時不我予。老爸的「錄影帶密櫃」，呼應對照著兒子的繭居房：都承載著人們不欲人知的秘密和慾望，卻都渴望著相濡以沫的瞭解與認同——這才是任何型態的承載記憶量體。

孫德宜

都不能存取的滄涼與不捨。但是這篇的結尾，和《秘密》這篇短篇小說一樣，復刻著1960青春年代的單純美好，是這麼不真實的期許與祝禱：讓蘭居族兒子出關結婚以示對自己的人生負責，讓生病的父親甦醒在生命的精壯之年，父子相擁共享牙島奈緒轉拷的美麗身影。

短篇小說

佳作

陳倚芬

跳舞鯨魚，喜齒文學網小說版召集人。生長詩裡，求學世界這篇散文，漫遊小說隱身宇宙之樹後的海洋。曾獲數十項文學獎，著有長篇小說《她身花園》，短篇小說集《幻獸症的屋子》，電子書《溫泉熊旅館》，少兒小說《恐怖闖關遊戲》。目前悠游「手寫中」粉絲專頁。

作者的話

土地：你踩到我的眼睛。

人：我什麼都沒看到。

土地：我才是房東。

人：這裡年久失修，終於找到肯負責的。

土地：我沒邀請你。

人：所有出席者皆不請自來。

土地：你不過是徘徊在生死祭典間，那個曾經與所有生命短暫共處的某個人。

人：你才是那祭典中神祕儀式內，一個某人的虛構。

土地：……

人：別說了，我知道你什麼都不能說。



洗骨

那個地方長滿了草，兩條溪水出海前的沙地上，她高傲地走過，一隻反嘴鵝般矗立在溪口，她不貪戀底下的魚——不，這裡可沒有魚。也許有，當「香」這個名字還是「番」的時候，也可能是在更遙遠年代上的某面斷層裡。我手心的東西，剛由魚網中掇下，幾顆貝類狡猾地想把我不容易織好的謀生工具當成點心那種東西，一口一口攀爬，包覆，吞嚥，消化……當我看見她的時候，連貝類那種東西都可以暫時被擱下，儘管有些不是我所意料的生物會開始掙脫扯破弄糟我的網，但她正站在我眼前——如果有魚那種東西，我想我會親手抓取到她的面前。

（她不吃魚的。）

關於這點，我一直都很清楚。

把什麼放到了她的附近，於是什麼又回來了。當我打從一開始將目光放在她身上之後，於是在或不在以及她是否依然存在等等的那些問題，似乎一開始便失去了可以探討的立足點。

1 關於我所駐足的地方

可以想像當我從公園那邊回來的時候，穿越過無數亂七八糟汽車陣列的複雜景象，如果能以費波南西數列來計算一塊土地上所能容納的汽車數量時，一，一，二，三，五，八……那沒完沒了的數字，後面的數字永遠會是前面兩個數字的加總，如同一對夫妻的遷入，會把這附近的巷弄搞得多麼糟糕，雙薪家庭所衍生的兩輛車，一個孩子長大之後所製造出來的第三輛車，孩子婚後所帶來的另一個人，又是一次的惡性循環。倘若是一開始就設計好了，或許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空間解決辦法。然而，那並不是我擅長的領域，和我唯一有關聯的，只是我半年前才剛入手了這公園旁的老舊五樓沒電梯公寓，而我大哥也在附近買了較新一點，但絕對不是有多麼狀況保持良好的那一種，對於我現在目前所處空間的微小差異，僅是他的公寓有電梯。



當然，我們兩人的房子都沒有附車位。

我大哥是即將跟女友結婚的人。

我則是剛和女友分手。

那是除了屋子以外的，另一種微小差別，我稱為可容忍範圍。

但公司裡的品檢人員並不這麼認為。

無法被避免的系統性誤差。我的以為。

最終，是我從記憶體裡那我公寓之中，一座老舊沙發上的凹凸龜裂潮濕發霉溝渠中，帶走我以為的系統性誤差，再次進入某些模組內部，成為晶圓體中的一次又一次刻印入，我這個人本身的老舊填充物品、時間戰場上冷卻後的遺跡、消耗而無從回返的生活、狼藉一片的各式各樣粉塵灰塵，混合，結晶出只能被當成菸灰缸的那種玻璃。某種耐熱物質？合成瑕疵品？人工垃圾？絕對不會是矽藍寶石那種有用的東西，但同樣對於熱應力有種難以理解的障礙。

在失去女友的這半年以來，和我所身處的這棟屋子，我們都只是透明如玻璃的那種東西。

可以被看見或是無法輕易看見，然而實際存在著的那種東西。我認定的是我。

不過我大哥會說是她。當我打開家門，望著昏暗路燈照射入室內一大片斑駁破落的灰色，只有她一身亮晃晃的白像是月亮映射在海面上。我於是覺得，此刻存在於這間屋子裡的我，不過是遊客那種姿態，騎著機車靠近，觀賞嬉戲，接著離開。當南寮漁港上的白色造景建物都從鐵鏽色的棕紅又恢復成一片白亮在我眼前時，我才終於理解了自己真正的遠離。

如同，我老是看見一身白亮如玉的她。

無論處在什麼樣的角度。

我的確嘗試離開。

我轉開門鎖，推開那長期被黑暗浸潤而生鏽到不中用的大門，第一層，第二層，蹲下，放妥了鞋子，透過由二手家具站搬回來那重新拷漆成鋼琴般黑色的矮櫃，上頭有女友手植的盆栽早已枯死傾倒成一團再無疆界，蘭花和仙人掌都無法肉眼判斷那些曾經肥厚如手掌般的葉片會屬於誰。

然而，她似一輪滿月般走過，抖落一池在我家客廳中的白色，全身就像喪失熱量的太陽，慢慢沉默為月亮。



我則如後悔在山崖邊的祖先或是神，還是那住在山洞裡的矮黑人，莫名對眼前的情景感到一種不得而返，世間事物終將逝去的悲痛。

我打開門邊玄關，放入我的外套。

前女友置放的芳香劑依舊飄散著森林般的淡香。

我直接走入浴室。

她還在我的電視機前跳舞，身型美得像一隻火冠戴菊。

等洗完澡，我已經確認把公司裡的塵屑和那可能以能量形式迴旋在我身旁，產生另一種場域般的粒子都黏附在公司外的偌大停車場，那走過的水泥地板，手不經意扶過的鐵架，背靠過的牆壁，和那濕漉漉草地裡的一根半截香菸……我深呼吸起房內的每一寸口氣，就在放置洗衣機陽台對著廚房的那扇窗，我想那是最後殘餘的回收地，洗衣機還洗著我剛放入的衣服。

一切消失中……她卻一直存在。

以我認為幾乎是竭盡所能加速離開的那種方式，回眸，我眼底顯露南寮漁港盡頭最後一抹白。

她就是那般持續存在於我那遠離南寮漁港的夢。

當我走入空無一物，只有一張擱置在地上床墊的主臥室。

我會戴上眼罩。

多半仍是睡不好，需要起身喝個兩三次的水，上幾次廁所……我走過，幾乎是鬼擋牆般的，我以為我還在大學時期某午後，騎著機車，自己一人緩緩從南寮漁港離開。

可一回頭，那白色如夢般的半城堡半鐘樓建築，仍舊回盪在我的視線範圍內。無論我騎了多久，時速從四十飄上一百，或者只是以市區那種速度緩緩前進著，逆著海風的方向，直到順起海風的吹拂……每日每夜，我一直在同一條路上騎車，或者說是在同一個區域，根本無法離開，或者無從離開，甚至沒有理由該離開。

儘管我大哥說：「喂，那棟樓不是在你前女友父母家附近。」

「是在你家附近。」我答。

一臉嘻皮笑臉望著自己大哥臉色凝重的神情。

「家那種東西很重要。」我對大哥說。



「所以——」

不知道是第幾次，我打斷我大哥的話。「所以，你現在趕快回家，陪準大嫂採買結婚用品。」

我推著我大哥出我家大門以極快的速度，可自己卻像是兩股水流強大力量下扭攪成一團的漩渦，離心力把我大哥給拋了出去，我則深陷在宛如黑洞般的奇異點，還無法過渡到另一個宇宙，和這裡一模一樣的空間。

會有另一個我？

另外一位她？

時間不斷被重複刻寫在據說很像是甜甜圈不規則軌道上的某個點。像是鏡廳那種東西，人走了進去，會有無數的身影映射鏡子和鏡子之間，一次又一次組成彷彿無窮盡的長廊。

我在晶圓上，看見了那樣的自己。

而在自宅客廳中，看見了那樣的她。

僅僅在客廳升起月亮……傳說中，因為失去熱力的太陽所幻化而成的月亮……

我聽過祖母說起。

或者是阿祖。

母親堅持，我是被那名為某種「番」的阿祖給帶大。

我卻只記得一名穿著碎花黑褲的老奶奶，以客語，說起世界在同一天裡，把某人的身體截成了三種人，那便是賽夏、泰雅、客家人的由來。那時候，洪水才剛剛退去。

她的存在，猶如一輪新月旋轉成滿月的舞步。是種景象、電視畫面、圖畫、故事、意象……以至於我以為的任何一種東西。

於是，一切都相安無事。

算來，也已經跟她相處，約莫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如果時間對她那樣的形體、動作、生活等等而言，是具有意義的。

可這半年來的日子對我而言，卻皆沒有實質上的差異。重複過著所謂人人稱羨的大公司底下小員工，卻突出於社會還可能帶有點階級、貴族意義的那種受限於他人的日子。

一次一次被手機鈴聲給嚇醒。



永無止盡待命下，我因此能驚詫在這間屬於我的房子。
假使不是那樣的日子——有了女友，和女友結婚，沒有女友……種種選擇下，我還是會那樣過下去，和這間房子。

於是，房子成為了我日子裡的某種二分法，就我目前所擁有這間公寓的情況看來，我仍過著對其他人而言具有意義的生活，就是那樣的日子，日復一日。

2 究竟佇立在房子內部的是

感受著溫度那種東西，本來就有種困擾。

尤其是人。

「那是鬼嗎？」我大哥問過我。

就在她出現在我家的第二個禮拜之後。

「我一直遠遠地看著，所以根本就弄不清楚。」我答。

「笨蛋。我又沒叫你用手摸。那種東西。唉喲。」我大哥當時落了滿地的疙瘩。

「不是說看了就知道。都說很透明。是白白濁濁不透光的。反正，我又沒看過。」

「我也一樣沒看過啊。」我說。

「你不是瞧見了？」我大哥站在我家的主臥室，一臉不安。「就是在客廳的那一位？」

「她？」我滿臉疑惑。

「像月亮一樣白的？」我大哥試圖想從我這裡去釐清有關於「她」究竟是什麼東西。

「會是前女友的怨念。你個人的幻想。太寂寞了？害怕孤單？你什麼時候開始看見的。她長成什麼模樣？雷不雷同於你前女友、各任女友？」我大哥一個人在我主臥室裡囉囉唆唆。

很像是前女友還沒有離開的那種場景。

時間點變動著。

空間或許也會跟著改變……我望了一圈主臥室裡，本來還有前女友的兩隻大熊布偶，一整組連走道都佔據的加大木製床組，連同一座梳妝台死命巴在房間進門斜對角的角落，底下還有前女友的小保險箱，雖然裡頭從來就只有一隻儲了九十九塊錢幣的



陶瓷豬撲滿和一張千元紙鈔折成像廟裡平安符的那種東西。原本一切雜亂無章，是一點一滴累積著，不是一次性的規劃，而是一區一區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那整櫃前女友的東西都活像是一個個站在豪宅大樓門前，死盯著行人看的保全。

「不能走過去嗎？」

我問過這樣的問句。

多半會得到。

嘩嘩聲響。

驅趕的動作。

在明明是人行道的位置，在公用土地之上，和那些獨棟別墅外的人行道很不一樣，路樹依舊亂竄，甚至把路燈座都快連根掏起。

我小心翼翼跨了過去，就在那些可能都會用於建蓋房屋的土地上，穿梭起那雜草叢比人還高的土地，望著更遠的地方，水泥跟著挖土機一步步往海岸前進，就在那些養殖漁業的網池旁。黃昏把最後的陽光紅色都集中在海的盡頭，橘紅以外的紫灰、蓼青、靛藍都似一層層網池裡的漁網，有什麼破掉了，在哪一層，由哪邊開始……而那隻站在爛泥巴堆中的反嘴鵠應該離我越來越遠——因為空間的確改變了，那夕陽中的紅

豔顏色也離我越來越遙不可及。

可她仍在我家客廳中。

如一隻反嘴鴿，無所顧忌地睥睨著那池中的一切。

我所擁有的一切。

儘管那一切，只是這間仍在貸款的老公寓。和佇立在那之中的我。門口不遠處巷子裡的破爛摩托車。鑰匙、名片、上下班路程、買回來的便當、從大學時代到現今的洗衣機、我大哥抽獎抽到的電冰箱、老家搬過來的非平面電視機……還有一支傳統手機，和不斷傳來的「這是公司電話這是公司電話這是……」鈴聲。我於是步出主臥室，想再多思索出有哪些是真正屬於我自身的東西，卻只聽到我洗手時的水龍頭嘩啦啦，某個樓層傳來的滴水答答，像是彈珠灑在地面上的瓷磚發霉劈哩啪啦。

我大哥還站在我的主臥室，一邊招手一邊謹慎地往外探著頭。「快過來，我有話跟你說。」

她有話跟我說嗎？

「得用道士還是僧侶，或者是神父……」我大哥一個人說得沒完沒了。

我則是揮手要他走出來說清楚，然後趕快回家。



我大哥仍是一臉堅持，他直杵在我的主臥室，模樣就像是她賴在我家客廳不走的執著。

「得請巫師。」我驀然說出。

大哥兩隻眼睛怔怔看著我。

「是巫嗎？」我問。

「和神靈能夠溝通的人。」我繼續說。

我大哥卻像是意識頓時被抽離到另個時空之中，又似了那個在客廳徘徊不止的她，他們的雙眼都有種刻意隱藏後的茫然，猶如我大哥童年心臟開刀前的模樣。那時，母親提了許多雞湯前去。

「要有油才能保護內臟。」母親是這麼認為的。

我印象中的畫面。

自己理解過後的故事。

也許，當時醫生僅是認為我大哥身型太過瘦小，體重不足，開刀有什麼樣的顧忌……母親一口一口餵起當時躺在病床上那個瘦弱小男孩。

是開刀前，還是手術後？

那個男孩的真實身分？

我以為的大哥？

或者，是早就入神主牌的二哥？

母親提著雞湯進入醫院？

我那時該有多大？兩歲，還是三歲？更接近一點，然而大哥那時才六歲，還是七歲？過去，在女友們面前，我全都煞有介事地見證起，那的確是我大哥幼年開刀時的一場經歷。雖然，我連自己兩三歲時候的事都記不大清晰。仍舊拍胸脯保證起，那胸前的一道粉色淺淺的山丘水脈，是我為了仿效大哥的疤痕故意給自己劃上了那一道。

大哥瞧見我胸前的刀疤？

我瞅了一眼大哥胸前的刀痕？

大哥看見自己在病床上慌張的模樣？

我看見大哥看見的？

我大哥那時候的臉色神情就如站在我主臥室裡的那時那刻，表情相當雷同。

感受到的，究竟是震驚還是迷惘不安。

「以歌舞祭典的方式告慰她？」我問著我大哥。



「還是用土地龍神的安位祭祀？」我走近了我大哥身邊。

「像是地基主般的逢年過節？」「請出去？」「留下來？」「保佑？」我一連問了我大哥好幾個問題。

我大哥才仿若由很深沉的睡眠中被鬧鐘嚇醒後的惆悵。

一如，我在半夜盯著自己的手機，望著很像是公司內部打來的電話號碼。

不止一次，我張著濕潤卻空洞的眼睛投擲在這間房屋各處角落，卻老是看穿了出去，猶若身邊有掃描器、X光束、核磁共振等等，在磚塊以外，沒有水泥覆蓋，少了白色的油漆，灰撲撲的二丁掛等等，直接在驚愕於房屋這樣形體之內的一切空虛，都好似附近公園邊的溝渠、海埔新生地……目前最遠的堤岸邊，以後，會看得到更遠處的夕陽落入海邊的金光點點，只要沿著柏油路面……緩緩穿過穿出。

「那是鬼耶。」我大哥震愕地對我說。

「你怎麼知道？你確定？不會是神嗎？」我反問起我大哥。

3 關於我

之後，我大哥很少到我公寓來找我。

很多人也都說我改變了。

至於變動的部分，說那些話的人大都無法說出任何具體的事實。

就如她存在於我房子裡的這些日子——較具體的形象？我唯一感受到的，便是她是「她」這件事。

我大哥其實還是很常打電話關心我。他說過：「起碼，我已經看得到『她』，而不再是『他』。」

正因為我大哥仍舊會以電話的方式對我進行關心，無論在百貨公司、嫁妝用品店、婚紗攝影棚、銀樓等，當我大哥跟我說話時，屬於他那邊的吵雜聲便不斷提醒著我，我和我大哥的差別，不就是他即將結婚，而我的前女友已經不知道離開多久。有「她」和沒「她」的差別。

「喂，那妳知道我和他的差別嗎？」我開始嘗試和她說話。



（在試過許多次遠離之後。一如南寮漁港最後落在我記憶中，那盡頭僅屬於海岸線的白色，彷彿一到了某種極限。被迫留滞在，那即將出界的邊緣，可總少了什麼，無法推進或是後退。）

我也許可以把那屋子賣掉的。

依附近漲跌情況，我可能會賠些錢。

又該到哪裡尋求屬於自己的房屋。

離工作近一些。

新一點的屋況。

或許，又回到租屋的日子。

等待結婚對象來臨……

我嘗試許多想法。

「喂，妳是不是也屬於我的想法之一？」

她什麼都沒有回答我。基本上，她根本就不曾搭理過我。

「抱歉是我打擾了。」

我開始坐入客廳，按下我以前很喜歡的體育頻道。那不知道是否因為前女友的關係，而停看許多時日的體育頻道。一年，還是兩年，十年……總覺得一脫離大學，離開軍營，和一群人相互較勁筆試面試，一次又一次再接再厲，到無論如何都維持同樣景致、制度、規模、人事上編制等等的那些公司，做著我可以接近的，助理工程師的工作，反反覆覆停休輪休沒日沒夜無預警休息，和女友共養一隻患有公主病的白色博美犬。

牠是帶有神經質個性的狗，儘管牠的毛老是讓美容師梳得多麼蓬鬆高翹，宛如獅子的鬃毛般之後。牠仍是不會滿意的，牠會走得小心翼翼，又不時回望是不是有任何白毛不盡心盡力在自己崗位上執勤——眉頭皺了幾下，然後牠會看向我前女友開始發出類似哭腔的嗚叫聲。

牠在期待我前女友的懷抱。

我則時常對牠說出：「m g a y a。」威脅著要向牠出草。

牠則伸出牠那貼著水鑽的狗前肢，像是要讓我親吻牠的短小細瘦腳腿。

我則是決不會讓牠對我擺出那副叫我要跪安的表情——「抱歉，抱歉，我是想到了我的同學，是我的國小同學。還是我二哥的。我，還是我和我二哥兩人，就在童



年的某段時期，時常都會到那位同學家去玩。以假裝寫功課的名義，我們兩個或是三個小孩一起關在房間內，拿出不知道是誰帶來的掌上型遊戲機。往往就在要開始一番激烈廝殺之時，那位同學的外祖母總會莫名其妙打開明明已經上鎖的房間，她會要我們向她請安，接著她才會離開那位同學書桌旁的木椅，以一副要我們跪安的神情。是的。我始終無法忘記那奇異場景。那位同學對我還是我二哥，我們竊竊私語。那位同學的外祖母聽說是滿清皇族後裔。『可你們是客家人耶。』我不只一次對那位同學這樣說過。然而那位同學在我印象中，總是喜歡踩上海邊的砂丘，就在那些曬得網地方，說他總有一天會飛出去，駕著戰鬥機的那種我當時還無法明瞭的機械，他說他要逃走，或者只是要跟我一哥比賽，還是跟我，看我們誰飛得最高。因為飛機的緣故，我曾一度以為那位同學是住在眷村的那幫人。可他不是，我以為他是，但又在腦袋裡，明確把他擺在不屬於眷村的那些位置。我們會一起去打架，挑戰那些開飛機的小孩們，我，或者住在我家附近的那些大哥哥們，我們一起去。像躲在樹林裡的番仔。那位同學的阿祖是這麼說的，以日語的方式，連罵了許多次的髒話……在樹林裡埋伏，激戰了多久，被客家人和原住民聯手攻退……才終於把我和那位同學，或許也應該要有我二哥在場，我們一同被拎回那位同學的家，直到他阿祖以日語說出萬歲萬

歲。我們當時兩個或三個小孩才鬆了口氣，因為那表示，當天的訓話到此結束。」

「英雄，他阿祖所說的英雄，應該不是說日語的。我老是記憶著，和那位同學時常被訓完話之後，我都是這麼問他的。至於，我問的英雄是誰，為什麼想問，以及當時對於英雄的概念……一切皆一無所知，我只是把那段記憶透過某種封裝，便一直保留到現在，只要打開啟動程式，有關於那時的任何情景，一個碰觸——就如我那前女友的小狗，牠的眼神。」

當我望著那隻狗歇斯底里，驚恐萬分，又故作鎮定，像是過往祖父輩口中某些人的逃難……藏在行李中，潛入船艙，默默等著回家的船票，從某一個地方跟隨著日本戰敗後的逃離。當時那些卑躬屈膝的貓轉眼就變成咬人的老虎，卻又在不久之後，成為落水狗般緩緩上岸，拖著滿滿牛車的黃金，幾世幾代人的家當……他們微彎的身軀還藏著槍砲，隨時準備向欺負他們的人射出那致命一擊。我很瞭解那種眼神，祖母為了全家生計私賣糧食的那些日子，由臺北返回的某個夜晚，整個島上所有人頓時皆變成了我形容的那種人。幾乎是全部的人都成為了同一種人，在無限恐懼之中，不斷壯大和日漸脆弱，那繃在最緊弦上的箭，不要以為會是原地大樓拆除工程那般簡易的直接瓦解，墜落而不會波及他人的某種安全措施，高壓底下，像碳與鑽石般的差異，以



為的消殆而逝最終都變成山崩地裂土石流席捲而來。

「喂，我有告訴過妳嗎？我人生中親眼所見的第一場真實土石流上演，是在學校裡邊，是國小喔。我當時正在擦玻璃，是好不容易拜託老師求來的擦玻璃工作，是我們那一班最夢寐以求的擦玻璃工作，是面對學校大門的那邊，是永遠也擦不乾淨的那邊，因為塵土飛揚得厲害。也就是無論有做沒做，都一定會輕易通過衛生股長刁難檢查的那種工作。我就是站在那裡，和跟我同班的，那個我的二哥，我們兩個人就是在窗台上，親眼看見學校前庭花園因為連日來的豪雨，在草皮還沒長滿的地方，開始出現土石流那種現象。」

我絕對不會屈服，儘管可能被咬。但我還是依然以敵意的眼神望向那隻狗，一字一句堅定說出：「sapou。你這個無頭鬼，我根本不會怕你。」

我以為那隻精神錯亂的狗會就此逃脫，想不到，就在我以為牠要夾著尾巴逃跑時，那微微的一個轉頭動作，會不會僅是我一個失神眨眼後的錯覺，宛如看著夏日高溫柏油路上的海市蜃樓。

「我說啊，我人生中最震撼的一次海市蜃樓經驗就發生在海邊，當時是和那個他外祖母喜歡叫我跪安的那位同學，我們在午後的海邊，直讓視線緊跟著漁船緩緩離開

陸地，就那麼答答答的遠離，卻突然出現海上城市般的景象，宛如有座島就離我的故鄉不遠，一個蓋滿許多大樓的那種古怪小島，從哪裡憑空出現。我個人是震懾不已。我那位同學倒是鎮定，他說那個影像在我們的後方，是在市區，一定是天氣太熱了。然而，我回望我那遍地充滿零星稻田，漁網東一張西一張，幾間玻璃製造工廠，剩下的，就只有海邊的牡蠣架和沒出航的漁船，根本就沒有高樓大廈。然而，我什麼都沒有說。倒是，我二哥說了。我總覺得是他說過的，他依在我耳際囁囁說著：『那是Pahlaw變出來的。』我一直記著，卻怎麼也不明白當時我哥所說的。例如我對那隻狗說過，*mgaya*。直到有一天，和同事聊天之後，我才知道那是泰雅族語中指出草的意思。我以前什麼都不知道嗎？或許，是已經遺忘。就像Pahlaw，我有時候會記得，那是指道卡斯的巫師，但有時候，我卻全然都無從回憶。只是喃喃唸著賽夏族口中所說的*sapuni*。據說是因為漢人開墾，爆發衝突後所產生的無頭鬼。難道我是被那種無頭鬼給摸魂了。摸魂？妳知道嗎？我祖母說這塊土地的魔神仔會摸走人家的魂魄，讓人家空茫許多年，直到清醒的那天。我此刻是否也在空茫？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不管我對妳說了什麼，妳都只是一直待在我家客廳裡，沒想過要理采我，或者歇息一下。什麼時候，妳才打算離開？」



那隻狗打算和我正面對決。站得直挺挺，絲毫都沒有想偷溜的意思，牠不齜牙咧嘴也不豎起尾巴，更不發出生氣憤怒到極點，只好把沸騰的恨意都透過鼻孔呼出去，那種動物發動攻擊之前的可怕聲音。牠就一直看著，認定我一副毫無能耐的方式。我總是說說，我無法修理牠，牠的主人會保護牠，牠知道自己是安全的。牠吃定我的眼神正在分化，像是隨時隨地牠都可以落荒而逃，不帶著任何傷痕，還一邊假裝被欺侮腿軟而癱腿的那模樣飛奔至牠的主人，我前女友的懷抱裡，接著我會被前女友懲罰，罰不能看電視，罰請吃飯一整個月，還是送花一個月，或者是馬上買鑽戒——牠像是得意地對著我直笑，沒有任何表情，我卻感受得到，我和牠就那麼耗下去，看誰先轉身，誰先走，誰會是那個負傷離開的可憐傢伙……越是這樣，我越是不敢輕舉妄動。

「喂。妳知道嗎？關於那種對峙的情景，已經在我人生出現過無數次了。當有人罵我番仔，有人以臺語罵我死客人啊，有人問我要不要把剩下的營養午餐打包回去，當我走過學校裡那佈滿可以賣許多錢的瓦楞紙箱，當祖母推著一整車的資源回收入家門時。我和我二哥，我們會在曬米粉的架下躲著，彷彿像是在觀賞一場宗教儀式。『那三天裡，他們是不能跟人家說話的。』我二哥說著。『對了，他們是在和鬼溝通，如果擅自離開社到外邊去，到那些竹林以外的地方，到城牆圍起來的地區，到

那時候，鬼就會跟著他們跑出去……』我二哥還這麼說過。我二哥老是跟我說……像是他們會蹲坐在地上進食，當祭典開始之後，當豬肉還是鹿肉的東西被擺在房子的四個角落，*Pahlaw*或是長輩會指示大家在那三天內，如何足不出戶與祖靈相處……和神明一樣的祖先，還是和鬼一樣的幽魂，所有看得見看不見存在或不存在的一切，他們全都一起在那社裡的每間房屋，在四處角落隨時隨地，如進行一場回返入自然的儀式，所有人都緊靠著地面，慢慢地在生死暫時毫無界限的*Parai*裡，共度屬於祖靈祭典，那充滿神祕的三天。儘管，社以外的人都對著社內叫囂，社裡面的人仍是不為所動。別妄想以為用那種辱罵社裡面的人是螃蟹那種生物的言語，就能激出些什麼。完全無法對不明白那種儀式重要性的人生氣。我二哥是這麼對我說的。可當我二哥對我說，有人會認為執行*Parai*的道卡斯，是像螃蟹一般躲在洞裡，不敢接受外來人的挑戰。我那時很生氣，直氣得就快要衝出擺放米粉架的稻埕，像是一個莽撞根本沒有拿武器的士兵就要奮勇殺敵去。往哪個方向？海的那邊？還是丘陵那邊？我完全沒有頭緒，卻直是想往竹林裡衝去，只要衝進去了，衝了過去——有很難對付的番仔，據說這就是我所居住的香山，是這樣的名稱由來，番山等於香山，因為比較好聽。我現在算是頭腦清醒了。可當時初聽見我二哥描述漢人對*Parai*的誤解，我是驀然生氣了起來，我以為自己就



快要衝出家門，去對抗那些曾經想要趕走道卡斯進而佔領土地的敵人。卻因為祖母仍緩緩推著像祭品的東西回來，我是強忍著身體的衝動，直是讓思緒去亂去攪，去踩踏那些最後都分不出原住民還是後來開墾之人，甚至是新移民等等的土地。」

但那隻可惡的狗彷彿知道我一定會忍下，最多只到竹林邊，從來不敢走出去。當我還是幼稚園的那個年紀，我二哥牽著我的手，我們說要去看看外邊，或者是裡面，到底誰才是道卡斯——我是那說螃蟹惡毒笑話的人，還是聽著螃蟹笑話的人？我和我二哥最終誰也沒能弄清楚故事的真相，只是一直以為竹林是用來保護我們的。直到祖母領著我們默默從自家祖厝把祖父給挖起來洗骨的時候，我才知道，那竹林是用來抵禦我們的。

牠就是那樣看著我。

我由害怕，迷惘，疑惑，困擾，一層層撥開，幾乎是挖遍了我身上的每一吋土地，直透進皮膚深層裡，隨著骨頭的紋路，那幼年調皮從漁船上摔入大海所留下來的縫隙，是和石頭那樣的東西接觸後的痕跡——道路的施工方式有許多種，這世界上最耐用的馬路誕生於羅馬，透過層層排水層、基底、水道、路基、石子、夯實石塊……

層層避免碎石與黏土在雨天後會結成泥漿，形成路基滑動，坍方，陷落等等的窘狀——我那來自基因的某種管道，似乎記載起了什麼，仿若那堅強耐用的馬路，一段段運送起，由骨子裡進入血管細胞中最原始的載體，那上面的集體記憶，屬於潛意識的那一塊，好像並沒有被融合被取代或是被改造成可能脫離原始染色體的另一種樣貌，始終自然的，以最原本的方式，純粹，乾淨，深深被隱藏在，我的內心我的意識，就在每一個細胞中，在基因的鑰匙孔洞中，只需要一個轉開的動作。就在我這個人所繼承下來千百年的血緣系統中，我的身體的確存在這那樣的密室還緊緊守衛著，千百年甚至萬年以前的家族淵源，一直都在那，如同骨董，絕對不是複製品，而是被防潮防腐防丟失防偷取那般牢牢地鎖在我身體之中，不曾變動過，換過提取位置，或者被我自己本人所侵入——直到鑰匙插入。我祖母拾起了我祖父的骨頭，我祖母自己就像個 *Pahlaw* 慎重清洗起祖父埋入土裡多年最後只剩下的骨骼。我祖母是念念有詞，像是在施咒，在祝禱，在祈求，在保佑……我和我二哥呆看著，直到我大哥回到家中，他怔怔看著祖母的動作，許久才緩緩說出：「不是要請撿骨師來弄。」

「怎麼會在家裡？妳知道嗎？我以為我大哥是要問這句話。想不到，他驚訝的點不在這裡，他只是一臉嫌棄地從我祖母身邊走開。我和我二哥都愣住了，原來我大



哥知道我祖父是葬在我家祖厝的土地裡。我以為是公墓，就像這棟樓附近，或許就在這棟公寓底下。關於過去公墓的正確位置，其實我也搞不清楚。總而言之，我祖父葬在我家，我是那時候才知道的。後來，祖母把祖父的骨頭送去佛寺，聽說是我大哥建議的。我大哥說：『這個年代，已經沒有人會把親人葬在住家內。』我記得我聽完以後，仍舊很是震驚，難道以前的人都會把親人葬在自己家中，和仍在世的家人一起看電視，一起吃飯，一起寫功課，一起被打，一起……我幾乎不知道大我六歲的大哥究竟在說什麼？他那個年代？我這個年代？一直感到久久無法釋懷。像聽了鬼故事後，根本不敢入睡。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我和我二哥，我們一起度過了幾天幾夜那般如此叫人擔驚受怕的日子。但過了就好。有時候，我認為那祖母為祖父洗骨是種儀式，一把為了喚醒我基因深層某種集體意識的鑰匙，打從遠古時代就流傳下來的。儘管，一切都要等到很久以後，到我去上班賺錢以後，偶然遇見的一位業務，他跟我說，他也是平埔族的人。」

完全打開了。

於是，那原本的畏懼恐慌瞬間都轉成某種能量，堅強，反抗，無所畏懼地再去挖掘，重新接受，那些和我有關的。當然，那隻狗也不例外。牠可是我的財產之一，我

於是以更加堅決希望牠從我眼前消失的那種目光，狠狠地拋擲出去。

後來，那隻狗也許像螃蟹一樣躲到洞裡不敢出來了。

走失。

被人拐騙。

被我女友弄丟。

各種可能性都有。

而我只知道，牠是不會再回來了。

因為牠沒有勇氣，缺乏知曉以後，所帶來的那種強大力量。

4 那個人

那個人一直坐在客廳跟我說話。

我習慣別人看不見我。

雖然我一直存在著，但大部分的人根本不會正眼瞧我一眼，或者想跟我寒暄。

不只是路人，被當成陌生人、外地遊客等等，只是一隻緩緩由街面上走過去的小貓



小狗，連這樣的要求對我而言都是種奢求。更不用提，我最最希望的，會是出現個老人，我們只是運動完偶然巧遇的過客，時間兜攏了，我們便能夠一起在土地公旁的榕樹下聊天，說說這些年來的改變，談談過往的歲月，還是人這種東西……很能計算的頭腦，我在那個人身上的確看見了，一個愛用數列來分析生活的傢伙。數列啊，那種東西我只會聯想到樹葉，依照自然的巧妙安排，逐漸衍生成，單葉、複葉、對葉……但大部分的人應該是對我不屑一顧，如果嚴謹一點說來，是不知道如何去看，或者為何而看，要看哪裡，我所屬一切的開始和結束？行政或是自然地域劃分……我仍舊持續生長著，或者早已停滯不前。

那個傢伙已經講得夠久了。

我以為他就要起身離開我目前想待的位置。十幾年前的一座草堆，三十年前的溼地，五十年前的荒煙漫草，一百多年前的港口，一千年前的河道，一萬年前……我存在嗎？

我不禁打起一個冷顫。

那個坐在沙發上，直盯著體育頻道的傢伙竟然問我說：「妳會冷嗎？」
我頓時嚇了好大一跳。

「這是我第一次看妳轉圈圈，轉到遲疑了0.01秒鐘。是累了嗎？」那個愛看體育頻道的傢伙竟然瞅著我問。

還是感到難以置信，心想著：這裡只是我最喜歡的溪邊，我就在這裡繼續玩下去，玩到——

那個傢伙又打斷我說話。「妳不再像反嘴鴿那樣？」

什麼跟什麼。我聽在耳裡簡直像是身體在夏日還得被覆蓋上柏油那般加熱，連石子都快融化了，難怪最近的路面老是坑坑洞洞一修再修——

「妳聽到了嗎？我覺得妳很像反嘴鴿。當然，我個人喜歡我們的臺灣特有種火冠戴菊多一點，因為那種鳥身上的顏色就像香水所擁有的魔力，妳看過《香水》嗎？那是一本書。我其實沒看完，只看了電影。總覺得鳥這種東西很令人感到驚奇，和香水是一樣的東西，會讓人著迷，會攫住觀看者的目光，會抽走人的靈魂像魔神仔那般，牽動人心，直跟著飛旋在樹枝上、桅竿上、蚵架上……久久無法自己。那就是鳥。身上披著五顏六色羽毛活脫脫像是森林蹦出來的精靈，只是不能許願，幫我們去抓個公



主或是王子來什麼之類的。鳥只懂得鳴唱，但光是這樣就很神奇，以微小的身軀去鼓出那麼大分貝的聲響，妳知道這樣作用所需要的功率是多少？我想妳應該沒興趣。我只是想表示，鳥那種東西很漂亮，就跟妳一樣。和妳一樣……妳知道嗎？扣除了羽毛，鳥其實很小很輕，就像妳跳舞的動作，我總覺得妳是沒有重量的，但又著實實存在。也就是妳對我而言，宛如鳥那種精靈。只是不用推開窗戶，不用到山林裡去，也不用苦等在海邊，甚至是呆看著那些零星水田……不知道妳是否看過鳥？或是，打從一開始妳就只屬於這棟公寓，或是這間房屋，妳從來就沒有出去過？像是被關住了？如同我的祖父被葬在我家祖厝，可我卻一次也沒有看見過他。雖然想像過，但都只存在於我個人的幻想，以為有個老人會在我房間裡走來走去，看看我有沒有寫功課之類。但其實我祖父過世的時候並不是個老人，是因為戰爭的緣故，那時候空襲警報來得很突然——」

我覺得有必要對那個傢伙喊停。

關於飛機那種嗡嗡作響的可怕機械。

像電影斷片般。全被燒斷了，烏黑成一片，在電影畫面消失之前，那灰白色突

然閃電般的白光，我看過那樣的野台戲，那樣的露天電影，和那傢伙所看見的東西全都一模一樣，甚至更多更久遠，遠從還沒有人類的時候，我就看過許許多多的生物，當然更不用說鳥那種東西了。我看過以前的鳥，也看過現在的鳥，至於以後鳥類的演化，我想，如果我還存在的話。

「我的確是存在的。」我真的發出聲音想去跟那個愛看體育頻道的傢伙溝通。

他卻驀地安靜了下來。

他聽到了嗎？或者，只是短暫性發呆。

我繼續說道：「別說飛機那種東西，尤其是載著炸彈來的。聽說是因為空軍基地。整條海岸瞬間發燒，局勢一轉，全都掛了病號，外來細菌持續砲轟，來自這塊土地上的白血球隊伍出動。我到如今都還記得，他們叫新高特別攻擊隊，共有四十四名隊員，唯一的任務是，像一陣風般去包圍去攔截去自我犧牲去殲滅，那些外來的可怕殺人鐵鳥。抵抗的對手是，多少數量的細菌病毒，二十磅炸彈，還是二十五磅的，就連一百磅的都有。得躲在哪裡，防空洞那種擠得水洩不通的地方，自家豬寮掩飾的地下室，已經無法逃出去的，緊抱著嬰兒瑟縮著身軀直發抖在公廳神桌下……那些引起土地生病的病源，會拿走屋頂、房子、田地、工廠、道路、森林……甚至是防空洞



那樣的避難所。我連逃都無法逃，只能一次次接受，針筒般注入抗體抗原，蚊子吸血，誰拿石頭砸起我的腳，誰直用刀子戳起我的身軀，草寮、土角厝、紅磚屋、鋼筋水泥……地面上和地面下的，那些原本經過地勢抬升，或者是鐵路道路挖掘，為了房屋地基，一掘再掘才會被發現的過往聚落遺址，突然間都顯現在眼前，成為碎落一地無用的鍋碗瓢盆，再也分不清，什麼是現在的、過去的……海面上到處是轟炸機的身影，他們嗡嗡得我耳朵發痛，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陷落在一區又一區的坑坑巴巴，被炸裂的土地，被切開的溪谷，被阻隔的斷垣殘壁。幾乎，一直到現在，我仍無法清楚地辨識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原本的面貌由來，以及身上有過什麼樣的故事。」

「妳停下來了？」

那個傢伙說完，一雙眼睛就如發現海盜般，遠方的船隻在茫茫大海中悄悄往岸邊前進。

他究竟想做什麼？

那個傢伙竟然起身，他開始緩緩靠向我所矗立的地方——不知為何，我突然很想逃跑。

逃跑？

無論如何，那個傢伙可是生存在我所屬的範圍內。更何況，應該是他得離開才對。如果我真想叫他離開，遠離我所站立的土地，以及我所喜歡的那些，儘管已經不復存在的河道、溪谷、砂地、丘陵、台地等等。我最一開始的模樣，有著什麼樣的地勢起伏，所屬範圍內的森林、平原、海岸，日復一日所聽見的，單純是浪濤傳來的行旅消息，和偶爾瞥見的黑尾鷗休憩在我身上，啪答啪答，跟隨著旅途所帶來的每一個夢想，我觀看著，我欣賞著，我期待著，因此能夠去到更遠的地方，聽見更多來自於其他土地的故事。就如同山林裡的黃山雀，我也會告訴別人我所知道的那些，當我如此做時，我覺得自己更像是台灣噪眉，日日夜夜都陪伴著山脈水道述說起我聽來的我看見的我歷經過的。在日升月落物換星移的每一天裡，當這塊土地仍是自然生長的那個年代，沒有所謂的人工，純然的，因為河川改道而改變，因為海岸侵蝕堆積而改變，因為丘陵被切穿被風化而改變，那就是我最想念的從前，石塊、泥土、野草、樹木……風吹過的地方，仍舊有鹿在移動中。

「後來果真都不一樣了。」我望著那個傢伙說。
心底想的是。



果真年代不同了，還有人敢對幾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無所不在的我，就那樣，張著無所畏懼的眼神，還一副對我若有所思。

「你想了解我嗎？」我真的開口說了。

而那個驀然關掉電視的傢伙，此刻卻歪著腦袋，在距離我一公尺範圍內，開始繞著圓圈，以我為中心，行動放慢，踩著深怕嚇著我的步伐。而我只是又習慣起，喜歡在溪邊撥弄水草的那些動作——假裝什麼都還在，也可能真實還生存著，就在某個空間內。如果我返回，就那麼一頭栽入，這公寓的最底層，不是公墓的那些，沒有碎石子，那裡會有更多的陶器，燒製而成的紅繩紋陶，沒燒完的陶土，被摔碎的陶罐，被磨製過的石器，誰的石刀石簇還扎著那遠古先人的遺骸，逐漸頂著石頭黏土泥沙都開始鬆動，如搔癢般哈啾了一個微小動作，便竄動起在那更上層的——有沒有貝塚那樣坑洞，鐵器時期洞穴，或者更為久遠的人骨？不僅僅是一座座那個傢伙口中的漢人聚落遺址與漢人墓塚。

「妳聽得見我說話嗎？」那個傢伙緩緩吐出了話語。

我沒打算開口嚇著他。因為我真的看過，就在他祖母待了一輩子的古厝裡，她

挖開家中的某塊土地，接著開始撥弄清理曬乾，然後回填起那陷落的土堆，一次次夯實起，那一塊明明早就缺陷的土地。他祖母不知花了多久的時間，才把他祖父的骨骸送入了佛寺中的靈骨塔，唸著的，不是阿彌陀佛，而是我所熟悉，在這塊土地被使用了很久，那據說是由南方島嶼所帶來的語言，或者是來自更早，全起源於大水或是大山……我聽南寮漁港附近的黑頭織布鳥說起，牠們的鳥類朋友曾經提及：有更多聚落的故事都和大水有關。

滴答，滴答……整間屋子什麼聲音都沒有，只剩下那個傢伙的浴室蓮蓬頭，老是否忘了關回冷水區，讓熱水區早已彈性疲乏的橡圈無論如何都噙不住那熱水管所滴出來的水。

「我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所知曉的，但你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我是誰。」
我說了，但我確信那個傢伙沒辦法聽見。

他只是一臉沮喪，緩緩步入房間，拿出一條很像是狗項圈的東西，之後走入了浴室，開關轉至熱水區，直讓蓮蓬頭噴灑出去的水線開始糾纏住那不知是生鏽還是弄髒，銀白色的名牌上，有棕紅色的痕跡逐漸跟水線纏繞，變成更無法解開的一團，逐漸將狗項圈上的名字一整個遮住。



「你祖母不是那樣整理起你祖父的。」我對那個傢伙說。

他仍舊聽不見，只是依照自己的方式，不斷整理起那條狗項圈，又擦又揉的，又上了些洗潔劑，轉身還拿了塊肥皂又返入浴室，大部分時間，他都任那條狗項圈被水沖著。

「是要曬乾，不是要一再弄濕。」我對那個傢伙說。

他卻顧著清洗著自己的雙手，沒關上蓮蓬頭，獨自一人慢慢又走入客廳，再度座上那沙發。

水聲嘩啦啦。

「妳聽得見吧。只是看不到我。沒關係，我說，妳聽。我問過我大哥，我祖父為什麼在家裡。我大哥說，因為那是番仔的習俗。我則對我大哥說，我們不是番仔，我們是客家人。我大哥只是笑了笑，什麼都不再說。」他說。

我於是開始明白，那傢伙一開始說的。

存在或不存在——真有那條狗項圈嗎？

水聲又是何時停止的。

「妳知道我二哥後來怎麼了嗎？」他說著。

「被人誤認，結果就死了。」

「我有時候會以為死的人，其實是我。我說過嗎？我和我二哥，我們是雙胞胎。」

「那妳呢？妳的真實身分？妳究竟是誰？」

他開始向我逼近。

「有人說，只要測試一下就會知道。妳知道我握著的米有幾粒嗎？我不知道，那妳知道嗎？不，別告訴我答案。公司又放假了，我可能會利用空檔去附近工廠幫忙製造米粉，又或者現在就去煮一碗米粉湯。」

「你這是在做什麼？」我不禁一臉納悶。

「以為我是你的心魔？不，我是這塊土地，我是香山，我是你的祖先，我是這裡所有故事的源頭，以及一切。」

那傢伙卻不再跟我說話，好像突然看不見我。



自私的傢伙從我身上拾回了什麼，接著又想把我忽視，接著遺忘。

「也許我該出去走走，我不是我二哥，也不是我前女友，他們離開就離開了，我還是我。」

他說完之後，便從公寓消失。

賞讀

羅位育

這篇小說的企圖心相當強大。

小說中，「洗骨」的情節雖然不多，但可視為一種隱喻，並能呼應巨大的生命變遷：歷史記憶的交換、生活地貌的堆疊、文化習俗的流動、人情世故的交錯……，情節出入於虛景與實況之間，切切暗問我們習見的生活樣貌：「究竟是誰？」

故事立意不俗，構思密繁，在小說的布局上，人事線索縱橫勾結，所以，讀來並不輕鬆，但，反復揣摩，卻可讀出故事的魅力。

私心以為，本篇小說的胸襟不小，或許，長篇小說的格局更為適合？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ight, ethereal floral design. In the upper right, there are stylized, swirling patterns. In the lower right, a large, detailed butterfly is depicted, its wings spread, with intricate patterns. Below the butterfly,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delicate flowers on thin stems.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soft and artistic, with a monochromatic color palette of greys and whites.

短篇小說

佳作

林惠琦

台灣新竹市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畢業。一直做著跟文學不太有關的事情，但就是喜歡讀書，寫寫，然後有時候會被別人當做是想太多的女生而已。

作者的話

我在寫這篇的時候，每天起來吃完午餐就騎車飛奔去上班的地方，情商老闆先讓我開門，就這樣寫到大約快五點，停筆，去跑步，晚上再上班。都在同一個場所進行。我每天跑步，隨著小說越寫越多也跑得越來越厲害了。本來跑步是想讓身體變得強壯，但顯然寫作的我比平常更難入睡，好像鍛鍊身體與殘缺的睡眠兩邊折抵了，我並沒有變得更強壯。

不論如何可以得獎終究是件高興的事，謝謝評審們。



祕密

一、

女孩沒有什麼朋友。她並不是刻意追求孤獨，只是隨性的講話她實在不擅長。從早到晚都有課的日子，她可以一整天都不說話。不知道要說什麼呀。因為五官很美，給人的第一印象很好，因此大一時同學都誤認為她是那種「安安靜靜的，但一定滿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這種評價實在是大錯特錯。她只是因為不知道要說什麼才不說；她當然有一顆善良的心，不過要說思想新穎或有趣，是完完全全談不上。等新鮮感一過，同學都各自熟稔，有各自安在的小天地了，大家對於「她究竟是什麼樣的女生呢？」也不再感到有興趣。

不過女孩這邊，卻對於一堂課中間的中場休息，短短五分鐘，班上竟然可以吵成這樣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為什麼這些人可以有那麼多話好說呢？這時候，她就會感覺非常不自在，肌肉開始變得緊繃，光是裝個水、去上廁所，只要屬於必須離開坐位的行為，常常沒辦法控制地表現出生硬突兀的動作。

硬要靜下心來安靜溫習功課，結果是一個字也讀不進去。在這麼吵的環境下，戴起耳機聽mp3也很奇怪。女孩做過很多努力想要消除緊張感，卻往往是徒勞無功。如果是去別系上課，這種情形反而好很多，覺得自在多了，也比較能跟上課同學建立起愉快的社交關係，不過僅只限於課堂內。但逃都逃不掉的必修課，面對一大群同班同學的嘻笑吵鬧，清楚意識到「我應該跟他們很融洽，但我沒有」，女孩就更加覺得不安全，腦袋空空的。

大二快結束的時候，學校附近開了一間咖啡館，每位客人規定有一百塊的低消。女孩念的是的社會系，不像商學院的學生熱衷於民生消費，當時班上的風氣是節儉萬歲，刻苦耐勞是基本美德；不像都市裡的大學生，鄉下大學裡要打安全牌就必須得



「不要表現得太有錢」，說我做了什麼什麼決定，……「因為要省錢。」，是最能讓同儕間生起惺惺相惜的一句話，不管是不是真的，但臉上總會出現「我了解了，我也是這樣過來的噢」的神情。因此雖然那家咖啡廳風評很不錯，但班上絕不會有人平時無聊自己一個人去坐坐，最多最多是大家相約去享受一下。一個南部的鄉下大學，喝上價錢等於一天生活費的咖啡，然後只是為了在那邊看看書，這種生活，對班上同學來說，是自以為自己是上等人的行為。

但也因為這個風氣，至今女孩從沒有在咖啡廳遇到同學。這讓她覺得很安心，每個星期固定去那邊報到。

※

咖啡廳養了一隻黑色的台灣土狗，看上去很精瘦健美，女孩喜歡一邊摸摸狗狗，一邊欣賞光線照耀下油亮的黑色毛皮。狗狗的毛髮被修剪得整齊齊齊的，看得出主人很細心照料，每個禮拜固定替牠洗澡。

大約過了一個月，女孩也能夠和咖啡廳的老闆員工閒聊上兩句。因為看得出女孩和狗狗的感情很不錯，或著應該說，看得出女孩很明顯喜歡一個人和狗狗玩，有時候店裡太忙，老闆就會準備好狗狗的食物，請女孩幫忙餵狗。

「今天有幫你加菜喔。」女孩故意把溢滿烤雞腿香味的食碗，拿在狗狗面前晃來晃去。帶著焦躁的情緒，在女孩把牠的碗放到眼前的那一刻，狗狗便迅速地，先把那些被客人咬到碎碎的雞腿骨頭挑出來吃。

「好吃厚。」

「平常光吃那些乾巴巴的飼料真是委屈你了。不過你爸爸說狗狗不能吃太油膩的東西，不然最後會肚子痛到死掉，很可憐喏。」

「不過偶爾吃好一點應該沒關係吧。」

也就這麼剛好，只有在女孩來到的下午，老闆才會像突然想起般，幫狗狗加菜。

女孩記得她送過的有蜂蜜口味的鬆餅、鮭魚沙拉吐司、香煎牛小排、今天的迷迭香烤



雞腿，每一樣都被剪成一小塊一小塊的。

「雖然我很想吃巧克力聖代，但我今天已經喝過一杯咖啡了。」女孩打勾勾似地替今天做最後確認。

「心理學家說，每個人認知到的世界都不太一樣，那『真實』是不是不存在呢？」有時候會想到這種沒完沒了的哲學性問題。

「今天老師講到《危險心靈》，芬妮說她覺得是社會制度和個人適應的問題，我就在想啊，她真的從心裡升起這個問題嗎？還是只是因為看了一些書，知道以上討論應該推往這個疑問，做為漂亮的結尾呢？她真的有那麼好奇嗎？」女孩不到二十歲，對於「真的、假的」、「是否是真的」，yes或no，這根本性的東西感到非常在意。

狗狗深邃的黑眼珠像是吸進了女孩那些喃喃自語。事實是，女孩並不一定曾把話全都講出來，有些念頭化成了言語，經由嘴巴說出來，有些則不。那些沒有說出來

的，化身為女孩神遊的想像世界。能夠無限延展的意識，一旦變成有限的語言、被侷限在正確的格子裡，很容易失去了它的重量與真實性。

※

最近似乎常常發生神奇的事。

月經來的第四天，女孩總是特別想吃冰淇淋。這時候吃冰淇淋不會發生什麼不堪設想的後果，不會讓女生肚子痛到爬不起來，更不用擔心吃完隔天月經馬上來報到。今天是女孩月經來的第四天，但因為下午很暈，又不想耽擱今天溫習功課的進度，所以女孩只好點一杯深度烘焙的拿鐵咖啡。等到女孩看著狗狗滿足的啃光今天的烤雞腿，加上太陽西曬，實在是很熱，終於發出呻吟：「好想吃冰淇淋喔！」

不說還好，一把這句話講出來，想吃冰淇淋的念頭就由小小的一點，擴散到女孩整個身體，占據全身上下每一個細胞。真難受啊！不過熱熱的拿鐵喝到一半，一杯一百塊的拿鐵如果再加上一客冰淇淋，那今天的預算也超支太多了。不行、不行。而



且如果開始吃起冰淇淋，那桌上零亂的憲法筆記一定會被拋諸腦後，最後一事無成垂頭喪氣地回家。

狗狗吃完午餐，突然看到什麼吸引牠的東西似的，一溜煙就跑不見了。為了轉換心情，女孩便離開座位，去廁所洗洗手、抹抹臉。女孩出神地望了一下水龍頭嘩啦啦流出來的水，有意讓沖下來的力量，讓等一下的自己重新開始。

可是當女孩走回位子，她的桌上卻突然出現了一客草莓聖代。

「冰淇淋！！！」

女孩驚訝得幾乎把這三個字吐出來。她看看周圍，眼下一個人也沒有。老闆員工都不知道哪裡去了。本來零星的客人剛剛好像也離開了幾個。

狗狗也不在。狗狗去哪兒了呢？這個空間內唯一知道她想吃冰淇淋的就只有狗狗啊。

現在這裡只有我一個人。

女孩的直接告訴她。

為了保險起見，如果吃到別人的餐點就糟了，也為了作為自己的耐力訓練，女孩瞄一眼牆上的時鐘，決定先照原訂計畫溫習功課。一旦分針走到五，如果依然沒有人來，她就可以吃桌上的草莓聖代。

忍耐忍耐再忍耐，心應該差不多了，一抬頭，分針已經快到六了。女孩便把厚厚的憲法筆記挪到旁邊的桌面，開始享受眼前的聖代。

當女孩吃了第一口，就像電影裡面某個靜止時刻再度啟動，老闆提著一袋新菜單回來了，廁所也傳來沖馬桶轟隆隆的水聲。四周又有人存在的感覺。但好像沒有人發現那多出來的草莓聖代。大家都還是在各自的生活節奏裡。女孩忍不住偷笑，若無其事地把空空的玻璃碗放到盤子裡。過了五分鐘，店員便以嫻熟的架勢替女孩收拾桌子。狗狗這時候不知道從哪個地方咚咚咚地跑來，一股腦兒跳到女孩的大腿上。



還有一件事。

女孩看書絕不屬於讀書家的類型，而是一旦喜歡上某個作家，就會拿起他的作品熱切得讀。儘管不是每個創作者每齣作品都能保持優良水準，有時晦澀得令人不敢恭維，但女孩還是會在這段時間盡量吸收那個作家的作品——只要不是太艱澀——，好的不好的都照單全收。這段時間的思維模式、價值判斷、生活型態，則是完完全全被那位——作古的或依然在世的——名人左右。可以說，現實中的人很難打破女孩的價值觀，無論那個人是老師、同學、或家人。女孩的生活信念可以說大多是從書裡的文字產生的。抽象的東西比較能夠吸引女孩。不過書上的知識，要提煉成真正自己的東西，光是看書是不能夠馬上實現的。對某位作家的比較客觀的評價，則要過了「某某作家時期」，才會在女孩體內成立。

有自己的文學偏好，品味也保持在一定水準內。但女孩不擅於與「知道彼此身分」的人——像是同班同學、系上老師——發展出有趣或深入的談天，因為害羞的緣故，談到一半就會臉紅。不過，女孩從小就有一個祕密，那就是往往在話題結束後，

女孩腦內就會如自動導航般，延續剛剛的對話。腦部進入雙方還在那裡聊天的情景，你一言我一語。這種「想像練習」並不是女孩特意要去做的，而是，每一次都是已經深陷在這種虛擬談話中才知道自己又陷入這樣的無限迴圈裡。這種情況在獨處的時候會更顯著，像是洗澡或是剛關燈要睡覺的時候。在想像的世界中，女孩會變成一個滿有趣的人，與對方的互動俏皮、辛辣，有時，還會產生哲學性之類的比較深度的話題。她不再只是一個可愛的、傻傻的小女生了。

但有一個東西是看得出來的：每次獨處的時候，意識自動跳到當天和別人聊天的情景，這一個傾向，讓女孩洗澡洗得比別人久、入睡時間比別人長，長大後，則名符其實的變成睡眠障礙。

今天，咖啡廳老闆沒有給狗狗加菜，狗狗勉強強強吃完那些乾巴巴的飼料，看起來有點悵然若失的樣子，女孩便把狗狗抱在懷裡陪牠久一點。

這時候老闆走出來了。不是面容清爽打扮乾淨的文青，有兩個兒子要養的老闆常常沒睡醒的樣子。



「他會記得誰給他吃比較好吃的東西喔。」老闆說這句話的表情，好像要提醒女孩她與狗狗的感情是因老闆本人大公無私。「所以每次看到妳來都超開心的。可是我覺得我太疼他了，會把牠的身體養壞。妳看，他的肚子。」老闆捏捏狗狗的肉肉說。

女孩看了一眼狗狗可憐巴巴的眼神，什麼也沒說。

「我好像看到妳常常跟狗狗說話。妳每次都跟狗狗說些什麼呀？」

女孩閉俗的表情又顯現出來。

「恩……」

「有對象可以說話是好事，不過有時候和真正的人談話，才可以真正得到不同的想法喔。」

女孩開始感到不安。她怕人家又覺得她孤僻或沒有朋友。

「也許談不到一半就會覺得失望，也有可能因為無法接受對方的想法，很快就會忘記他說過什麼。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沒有關係。一直和狗狗說話，其實只是不斷重複自己的話。」老闆把手中的可樂一飲而盡。

女孩無話可說，但又覺得應該說些什麼才好。

「……，我只是太無聊了，和牠說些我的小願望而已啦。」女孩只願意透露一點實情。

「什麼小願望？」

「想吃冰淇淋啦，拜託讓雨趕快停啦，希望坐到我最喜歡的位子的那個人可以趕快走啦……」

老闆呵呵笑了出來。隨後有客人進來，老闆就進到屋子裡去幫忙了。

當然女孩事後馬上忘記老闆跟她說過什麼，她只記得，她把曾和狗狗說過的小願望，其中的幾個，告訴了老闆，老闆聽完還哈哈大笑。

當晚睡前並沒有什麼虛擬的想像談話，即使白天和老闆的談話，前半段讓女孩有點挫敗的感覺。女孩很快地進入夢鄉。實在是太幸運了，對一個失眠患者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而且這個人又正當年輕。



睡著後不知過了多久，女孩做了一個夢。她夢到一個白皙乾淨，穿著長袖格子襯衫的漂亮男子，並排坐在台階和她聊天。男子雖然身形細長，但胸膛和手臂的肌肉樣子鼓鼓的，因此看起來不會太瘦，穿起休閒服飾非常好看。

那名男子問女孩，她是不是很喜歡一隻狗。女孩驚訝之餘，卻完全沒有一點秘密被發現時的無地自容，也沒有像白天一樣怕被想成自己是孤僻不擅社交的女生——畢竟，這確實是個事實啊。

「其實我會把平常無法和人說的事全都告訴牠。」女孩說。

「什麼事？」男子問。

「一些說了別人也聽不懂的事情呀。說出來別人會覺得你『好奇怪喔』的事情。大部分是自己某些改都改不掉的想法，有時候是有點任性的願望……」

「妳想知道那隻狗狗是怎麼想的嗎？」

「想。」

「他很高興妳願意把心裡面沒有辦法對別人開啟的部分對他說喔。這是真的。雖

然那也許只是構成妳整個人的小部分，一小撮。可是那些東西卻是最重要的部分。這樣說好了，假設妳認識了某個人，而那個人的一小丁點，跟妳的一小丁點相契，之間的隱形通道開通了，那你們就會是把對方放在心裡最重要的位置的一對喔。如果是男跟女，說不定你們還巴不得緊緊地抱在一起，生死不分離呢。」

「所以，這也許是妳一直沒有辦法和多數的人發展出『長而深的革命感情』的原因。」女孩聽了低下頭去。

「但我覺得這樣沒什麼不好的。」男子說。

「因為妳是把那一小撮看得是那麼重要。它是心臟，是生靈的火。如果少了那一點東西，妳就變得不是妳了喔。如果缺乏了那個，那妳以後交往的，包括老公，都只是泛泛之交，講話變得不著邊際。例如問晚輩話時，連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關心而問，都分不出來了呢。妳的個性還不至於聒噪，但一定會變得非常無聊。所以，要好好保護好那一點點東西喔。」

「可是我真的感覺非常孤單。又不自在。有時候只是因為，害怕和大家一起時的孤單而翹課喔，很誇張吧。」

「因為害怕孤單的感覺而躲起來。」男子說。



「對。」

「不用擔心。等年紀稍長一點，妳就可以做到，在大家面前，想吵一點的時候就說話，不想說話的時候就一句話都不說。不管自己是什麼樣的表現都不會覺得太奇怪了。簡單來說就是跟自己過得去。當然以上都要自己慢慢摸索，但學會後身心真的會變得舒服許多。這是我的親身經驗喔。」

「妳還年輕，」男子繼續說，「可能目前為止還沒遇見。不過每個人一生中一定會遇到『同樣非常重視那一小丁點』的人，可能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或是情人，或是伴侶……遇見了一定要好好把握喔。」

「妳想再知道一件事情嗎？」男子問。

「恩。」

「其他的狗我不知道，但那隻狗狗比較特別。他也有屬於自己的那一小丁點喔。而且妳和他中間確實存在一條隱形通道，狗的眼睛能夠看出來。雖然他沒辦法用人類的語言和妳說話，但你們相處起來，一定是親切到不想分開吧。」

「確實，我覺得跟他說話，那些原本無法好好裝進語言內的想法，都很神奇地能夠樸實得說出來。」

「那跟我呢？」男子突如其來地問。

「你也是這樣啊。」女孩說。

「妳想知道原因嗎？」

「當然。」

「因為，我就是那隻狗狗啊。我費盡千辛萬苦才進到妳的夢裡耶。」男子說。

「妳和我說的，我都會盡力幫妳實現。」

「全部嗎？」女孩問。

「對。全部。」

就像……

還記得憑空出現的草莓聖代冰淇淋嗎？」

然後女孩就醒來了。

這真的是一個甜美的夢啊。醒來時好像全身上下都充滿新的能量一樣。夢是虛的，身體是實的，非常非常小的機會下，虛的夢偶爾能帶給實的身體能量。昨晚就順



利遇到了。什麼時候能再有這種機會呢？

剩下女孩要做的只是把那個夢境一一記在心裡，把該記得的記得，不用記得的，留給該記得的部分，好讓她記的更牢。

要記得，男子跟她說過的『一小撮理論』，他們所擁有、也極度重視的那一小點是共通的。更要記得，要記得——那個男子說他是狗狗的化身。他就是狗狗的化身。

事後女孩更加熱心和狗狗說話。並不是故意，但她的談話藏著想要應證夢境的微小動機，確認狗狗真的知道她在說什麼。於是每個禮拜的見面，女孩都會有意識地和狗狗說至少一個自己的小願望。

※

這天下午，屋外突然下起午後雷陣雨。女孩趕緊把腳踏車牽到有屋簷遮住的地方，煩躁地碎念：「沒帶到雨衣！」傍晚要和同學一起討論報告，書跟電腦都放在家裡，一定得回去拿。到時就算雨還在下，也只能夠飛奔騎回家了。光想到那慘兮兮的景象就讓人想哭泣。

女孩一進門就看到狗狗對她搖著尾巴，女孩有點抱歉地說：

「對不起喔，今天來晚了。不過，我也沒好到哪裡去，我沒帶到雨衣，等一下真的不知道怎麼回去啦。」

人一想到下雨帶來的麻煩，心情會浮躁得好都好不起來。如果是在安全的地方，什麼事也不做，光聽著那雨聲，切實飽滿的打在屋頂上，心情則會很神奇地變得平靜柔和。女孩的家鄉在北部，五六月的梅雨季常常清晨就被大雨吵醒，反正也睡不著了，那就在恍恍惚惚中安靜地聽雨吧。這是她高中時所體會出的東西。

於是女孩決定一個人在外面的騎樓待一陣，聽聽雨聲，也沒什麼不好的。如果傍晚真的要淋雨騎回家就讓它淋吧，鞋子曬三天都不乾也沒關係。



雖然這樣安慰自己，但另一方面，在女孩心裡還是默默希望有人會幫她解決這個可能要面臨的困境。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再進門，一套全新的雨衣正擺在她的桌上。

女孩倒吸一口氣，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隨後就被「是真的！」的興奮心情佔滿。夢境果然沒錯，他真的聽得懂我說的。

女孩望了望四周，卻找不到狗狗的身影。

等到要離開的時候，女孩正準備開門，狗狗這時卻全身濕漉漉地啪搭啪搭從店內某個角落溜出來，想要黏上女孩。卻在半路上被老闆遏止，

「你看你把地板弄得溼答答的！」老闆惱怒地說。

「唔，我沒看到牠溜出去呀？」店員一邊機靈地去拿拖把一邊歪著頭說。

二、

咖啡廳前後各有一扇門，兩邊都對外開放。有理喜歡坐在後門那邊的位子，望著對面的草坪想事情。坐位旁邊有一扇大窗戶，就算開冷氣的時候，有理還是會把窗戶打開一點點，深深吸進外面流動的空氣。

雖然已經過了二十七歲，臉上多少長了一點一點的小肉芽，但因為皮膚偏白皙，走路的時候細柔的瀏海隨著微風飛揚，看上去還是個大男孩。從小心臟就有毛病，因此免去當兵這種無聊義務。

有理回南部是為了辦父親的喪事，之前一個人在台北工作。他跟父親並不親，似乎和極度大男人的爸爸永遠處不來。有理最知道爸爸其實脆弱得不堪一擊，但那天接到弟弟電話，說爸爸中風後在醫院浴室上吊自殺的消息，一回到家還是在爸爸靈堂前跪地痛哭。有理高中後就很少回家吃飯，白天早到學校，晚上很晚才回家，說是留校夜讀。上大學到現在，則是一年回去兩次就很了不起了。



多年來，母親一直希望支離破散的一家人能夠團聚，有理回到老家的第一天近乎是跪著的，哭著和有理說希望他能夠回來，「一家人和樂」。雖然無可奈何，但有理也想不出理由拒絕母親，於是只好把台北的工作辭掉，回到老家，「三個人和樂融」，母親說。

雖然盡力做到一切從簡，但十幾天的喪事還是把大家累壞了。當上班族那幾年存了一點薪水，現在有理想放空一段時間，比學生時代更徹底的自由之身。沒有身分、沒有交換名片、沒有每個禮拜必須儲值的悠遊卡。因為心臟有問題，不能做太激烈的運動，也沒打算要單車環島。頂多是去有海邊的地方住上幾晚吧。和熱血沸騰有關的形容詞，從高中開始就不曾出現在有理的字典裡。

看過有理的人都覺得，有理給人的感覺是冷冷的。當然該禮貌的時候一定記得說「請」、「謝謝」、「對不起」，但這來自於他長期住在首都產生的良好教養，帶了點疏離。別人問他個人想法，例如剛好同時看了某齣戲，他都能不急不徐地說出可以寫成一篇極短文的心得，不管是誰問的，他的態度都是一視同仁誠心誠意。很多人問

他這種問題並不是想跟他一來一往地討論，而是對於自己的感覺不是很有把握，所以想聽到他恰如其分的回答。因為有時候特地看了某部被盛讚為「名作！」的戲，卻覺得自己身陷迷霧之中，如果能夠馬上聽到他中肯又不失個人偏好的評論，心裡確實會比較好過一點。

可是，有理還是讓人覺得他隨時都身處他自己的世界，旁邊人偶爾可以闖進去，他會靜靜地坐在那裡讓你進來，再用一段美好談話讓你行囊滿載，你得到你想要的，他也善盡做主人的職責，而這時候你就知道你必須走了。他在團體中講話有絕對的分量，但每次都獨自一個人行動，從念大學比較自由的時候開始，吃飯、回家、下課，絕對不會等同學，他好像待會總有事情要忙，而你往往就會看到他帶著他的 MacBook Air，旁邊擺著幾本原文書，啪啦啪啦地打著電腦。而且看起來很享受一個人的時光，雖然孤獨但好像很愉快——或者是說，比起跟你談話的時候感覺他一個人還更愉快。

那有理自己心裡怎麼想呢？他真正的感覺是，目前的生活他還沒遇到可以讓他願意全心付出的女生。既然做為一個社會人每天都得跟同事見面，與其下班後把時間花



在這些不會有結果的泛泛之交上，不如把剩下的空閒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還更有意義多了。

※

因為南部的租金很便宜，籌備咖啡店的時候老闆把一樓的空間全部租下，所以咖啡廳的面積算滿大的，前後門的距離被拉得很長，在那中間放置了一道翠綠的植物牆，由為數不少的綠葉盆栽組成。有經常看到工讀生辛苦地替每個盆栽澆水，位在植物牆頂端，也就是比較高處的盆栽，還要動用到梯子呢。每次完成這項工作都要花上不少時間。

既然中間隔了植物牆，那我們就把咖啡館分成前後兩廳來看吧。有理智習慣從後門進出，因此他是屬於「後廳」的人。反之喜歡從前門進出，則是屬於「前廳」的人。基本上喜歡坐在「前廳」位子，跟喜歡坐在「後廳」位子的人，因為座位中間隔了一道植物牆，所以雙方不會產生什麼交集。除非走過植物牆兩旁的通道，不然一頭的人

看不到另一頭的人。

唯一有交集的機會是要上廁所的時候。廁所位於中間偏前廳的地方，再過去則是結帳的櫃檯。

那天，原本還懶懶地躺在後廳的狗狗，好像嗅出了什麼動靜一溜煙就衝到前廳，看不到狗狗的有理也懶得理會前廳發生了什麼事。

過不久就聽到植物牆的另一方有個女孩似乎一個人在自言自語，有理覺得很有趣，就側耳傾聽。

「真巧，燻雞三明治……我早上也吃了燻雞飯糰。」
然後什麼都聽不到，突然冒出一句：

「真材實料！」



然後又傳來：

『我當然比較喜歡費茲傑羅，他是村上春樹愛著的。』

「不是有留言版嗎？我最想寫的就是這個。」她說的應該是後面一整牆的黑板，上面佈滿客人的留言跟老闆拍的美麗照片。

「你知道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嗎？」我當然比較疼弟弟，他是我生的。『嘿，這是有親口告訴我的噢。』

有理本來想繼續躲著偷聽，畢竟植物牆擋著很安全，不會被發現。不過還是忍不住假裝去洗手間洗手，看看那個女生到底是誰——純粹出自好奇。

好漂亮啊。而且非常年輕。有理在那邊呆呆站了好幾秒鐘，原來女孩是在跟一隻狗狗講話呀。雖然某些感覺寫成文字會變得很愚蠢，但他還是在記事本寫下：看到她有心動的感覺。

後來每次女孩來的時候，他便故技重施。他發現女孩每次都選在前廳的某個位子，不喝黑咖啡，不帶朋友。

於是，坐在靠近植物牆的一方，偷偷聽另一端的女孩和狗狗說話，成為有理每個禮拜的小小樂趣之一。雖然這樣有理無法看到女孩的臉，但因為已經有一個完整形象出現，因此儘管只能聽見女孩的聲音，但這種方式，他反而覺得更能貼近她一點。

每到四點多的時候，女孩會走到吧檯前，老闆就把飼料舀到狗狗的碗裡，交給女孩。如果心情好的時候，女孩就會開朗地喊「你兒子要吃飯嘍！」。有理便淺淺一笑。

※

有理最喜歡女孩帶點青澀的眼神。這份青澀一定是從還必須穿著制服的時候就保留到現在，20歲吧？而隨著女生長大，在青澀中又能看到其中溫柔的內蘊，那是在國高中女生的眼睛裡找不到的。



可是同時他也在這青澀中看到了害怕。安靜的畏畏縮縮的樣子。有理猜想女孩大學念了一半了吧，應該已經離家一段時間了，通常這時候的眼神動作應該變得更堅決俐落，甚至是世故，才能在大學——小型社會的環境中過得順利一點。女孩雖然保有一份珍貴的東西，但同時使得她沒有趕上社會要求她應該成熟長大的時刻。簡單來說，就是不夠機靈、不夠聰明、過於單純吧。這樣大學的生活會變得很辛苦喔。

於是，有理不想再只是當個旁觀者。

第一步，一定要讓女孩相信什麼東西。他自願當一個好事者，要改變女孩的生活。

前面說了，有理絕對不是「讓人感覺溫暖、散發陽光性格」的人。如果以顏色來說，不是奔放的紅色或橘色，而是偏向灰色。細雨濛濛時的天空的顏色。不喜歡討好別人也不會妨礙別人，乾乾淨淨獨善其身的灰色。可是現在，他卻希望能為她的生活帶來一點點的幸福，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希望她能夠相信，在她的生命中確實有某個人，或某個神奇的東西，在某一處靜靜地看顧著她。

這個女生是不是那個他願意全心付出的女孩呢？還不知道。只能讓時間慢慢流過，順著外界的變動與內在的心情。但有理確實感覺到，皮膚表層產生了某種胎動，器官間興奮的粒子在他的體內展開。

※

有一次，女孩又在餵狗狗的時候，有理突然聽到女孩說：

「好想吃冰淇淋喔！」

冰淇淋而已嘛，不難。有理有萬分把握，他可以替女孩辦到。

老闆跟員工兩個人都不在吧檯內。咖啡廳的某些位子，一些客人的包包和電腦還在，但從剛剛到現在都沒看到人影。可能是趕在影印店星期天傍晚關門之前去印講義之類的吧。這裡位於大學附近，學生一有什麼事就常常把原文書啊包包啊筆電啊原封不動地放在桌子上，手上光拿錢包手機，就悠悠哉哉地去辦事了。不過目前為止沒發



生過什麼偷竊行為，學生自然也以保持桌面念書或討論時的熱鬧樣貌為重，不然光是印個講義、去便利商店繳電話費、拿網購，回來還要大費周章重現原本的認真架勢，無論精神上或身體上的重新適應就要花好一段時間。

每次看到這種景象，有理就會不禁感嘆，這裡真的是南部緩慢而和平的大學城啊。

有理加把勁騎到下坡路口處的冰淇淋店。那間店是小巴士改裝成的行動冰淇淋車，另外還兼賣冰沙類的飲料。年輕老闆在小巴士外的一圈空地擺了清爽的桌椅，內用的話冰淇淋會裝在漂亮的玻璃碗裡，還有新鮮的莓果和截成兩半的脆笛酥，完全不輸給有實體店面的高級冰淇淋店。

有理央求老闆讓他用內用的型式外帶，並保證絕對會把玻璃碗洗好擦乾再還回去。老闆露出難為情的苦笑。

「……我想要告白。希望讓那個人一進門眼前就是漂亮的冰淇淋。」這算告白嗎？但至少這樣說對雙方都明白易懂。

「好吧。你都這麼說了，不答應你也沒辦法。

可是這樣就沒辦法擺餅乾嘍，冰淇淋我也不能裝得太滿。你要送到哪裡？」老闆好像一聽到告白整个人就開朗起來了。

「很近的，騎到上面就到了。」

老闆抹了抹腰上的圍裙，俐落地完成店內獨有的冰淇淋樣式，看起來十分可口愉快。有理看見他還是裝了滿滿的三球水果冰淇淋，還是在上面插了兩根脆笛酥。

「不如你載我，我坐在後面保護好冰淇淋怎麼樣？」雖然疑惑那誰來顧店，不過有理對這種幫忙幫到底的情形也只有深深感謝了。

於是，腳踏車後座的老闆一手拿著保溫袋，一手緊抓著有理的臂膀，兩人就這樣小心翼翼地往上坡路前進。

好不容易騎到了咖啡廳的庭院，有理便對老闆說：「腳踏車你先騎回去吧，你還要顧店。」

「祝你成功！」老闆回頭喊一聲。



好在女孩不在，便快速走到前廳女孩的座位，趕快把冰淇淋從保溫袋拿出來。完好如初！實在是謝天謝地。

有理瞄了一眼散放在桌上的東西，船型鉛筆袋、二十六孔紙、保溫瓶、很厚的憲法課本……並把它們移到桌子前面，替冰淇淋挪出一個專屬的位子。眼睛又飄到憲法課本……上面有她的名字嗎？於是一面用餘光觀察旁邊的動靜，一面輕輕地翻開課本。心臟就快掉出來了。

恰好第一頁就看到了女孩的名字：社會一張幼心。

然後前門被推開了，有理迅速地跑到植物牆後面。那個女孩，幼心進來了。

有理安了安神，靜靜等待幼心接受他在她的生命中投擲的第一個漣漪。

※

如同北部的梅雨季，南部的午後雷陣雨也是很可怕的，會讓路上的行人當場從頭髮濕到腳指尖。有一次，當幼心正要進門，午後雷陣雨突然狂暴地落下來。

這次途中沒有發生太多的曲折，有心理裡只想到，她這樣等一下騎車回家會不會淋濕呢？二話不說，馬上衝到便利商店買雨衣。回來放在她的桌上。

任務達成後，他非常開心。不過，他沒有看到幼心拿著雨衣對屋外的狗狗揮手致意。



三、

有理喜歡這個遊戲。也喜歡看幼心發現「成真了！」的反應。一開始，有理是不請自來的好事者，不過在過程中，有理也感覺自己的心情一點一滴變得明亮起來。當初他天真的想要改變她的生活，現在則反過來改變了他。至少，他比較容易覺得開心了。

有一天一個顧客垂頭喪氣地走進來，苦著臉跟老闆說外面的研究所一家也沒上，原本念的大學則沒有意外地順利進去了，「我要在這邊至少六年！」。老闆笑著回說他也是在新竹生活了七八年，現在老婆小孩都還在那邊，還沒辦法把他們接過來。幼心正在結帳掏錢，她聽到便說「我也是新竹人喔！」

「妳好像很少回家。」老闆說。

「禮拜六要回去了啦。」幼心說。

「買票了嗎？」

「還沒。晚一點去車站看還有沒有車票。如果票賣完了，就只好搭電聯車一路叩叩晃回家嘍。」

「到星期四應該不會有票了。那樣很難受欸。」老闆露出可憐她的神情說。
「唉。每次都到了星期四才決定要不要回去啊。」幼心也對自己這種習性覺得很無奈。

機不可失，有理跑到車站，買了兩張相鄰的往新竹的自強號車票。有理知道，爸爸以前跟車站的某位站務人員私交很好，兩個人很愛一起邊抽菸一邊暢談台灣政治。急急忙忙找到那位伯伯，說明有急事一定要上新竹一趟，可不可以幫他弄到星期六兩張往新竹的自強號。伯伯沒等有理說完便爽快的說：「那兩張公務票就讓給你吧！」有理再三道謝。

回到咖啡廳，便偷偷把其中一張車票放到幼心桌上。用她的三支原子筆壓著。

等她一看到桌上往新竹的自強號車票，不敢置信地倒抽了一口氣。看一下週遭，狗狗不在。幼心已經知道，狗狗每次都是達成她的願望之後，會突然消失一段時間。等理智恢復下來，便想到可以看一下購票時間，是前十分鐘買的，17:26。



四、

星期六一早，幼心走入自強號第三車廂，找到自己的坐位。有理已經在位子上，專心讀著一本書。幼心坐下來，打算坐一陣子之後再來讀書。有理轉頭看了一下，兩人互相微笑致意。

這個時候該跟她說什麼好呢？畢竟有理已經對她——幼心，瞭若指掌，但幼心這邊可是對有理一無所知啊。

『妳是這邊的大學學生嗎？』什麼嘛，我已經知道她念哪間大學了呀！

『妳好漂亮，我可以跟妳做朋友嗎？』這樣講還可以。但我一定說不出口。

『妳最近有發生過什麼神奇的事嗎？』……這是宗教佈道會嗎？

要怎麼表現出對她的好感，而那程度剛好又是她希望別人對她感興趣的程度呢？

當火車開到彰化的時候，有理想總不能這樣沉默到新竹站去。沒把握住這次機會，那之後見到她一定抬不起頭來。

這時幼心卻起身去洗手間。等她一回來還在安頓自己的時候，車長透過廣播，說明將在彰化站停靠一段時間。

一邊聽著車長的致歉，兩人很有默契地轉頭向對方微笑。

「不知道要停留多久。」有理說。

「希望不是因為前面發生事故才好。」幼心說。

「是啊。」

兩個人就這樣一起看了窗外好幾秒鐘。

「喜歡這裡嗎？」有理問。

「哪裡？」

「哦，我的意思是，妳和我都在嘉義上車，那妳喜歡那裡嗎？」

「恩……實際上，除了小時候和爺爺奶奶住的那方圓一百公尺內的範圍，我從來沒有喜歡過哪個地方。」幼心說。聽她首次談話就那麼坦白，有理頓時覺得很舒暢。



「這樣啊。」

「那你呢？」

「我在嘉義住了18年，好不容易考到台北的大學獨自生活。那時候千方百計想離家離得越遠越好，覺得再和家人住下去一定會窒息吧。總之就是很想離開那裡。雖然現在又面臨沒辦法的狀況不得不回去。」有理說。

「那你去了台北後呢？」幼心問。

「舒暢多了。我還是比較適合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歡被家裡太多固定的時程或習俗綁住。」

「我當初也是渴望離家。可是現在卻對這裡完全無法喜歡。畢業後應該也不會有什麼感情吧。唉呀，我怎麼兩邊都弄不好呢？」幼心說。表情突然變得有點失落的樣子。

「沒有關係啊。世上本來就存在著很多說什麼也無法喜歡的事情。好不容易喜歡的東西卻不斷被告知要『忍耐完無聊的』，才能多少替自己做一點點。」有理說。

「你說起自己的人生哲學也滿有一套的嘛。」幼心有點好笑的說。

「對了。你相信命運嗎？」幼心問。

「我不太會談這種東西，因為沒研究過。但到了一個年紀，我有一天就跟自己說，好吧！就看命運會帶我到什麼地方吧。」

「你明明看起來也還很年輕啊。怎麼會說『到了一個年紀』這種話呢？」幼心笑著說。看起來更甜了。

「哈。其實這是我大學畢業差不多一年的時候體會出的東西。」

「所以我之後也會體悟出自己的嘍。」

「會呀，而且每一個人的都不一樣。這樣可以說是有趣嗎？不過，至少到最後就會釋懷『這世上真的什麼樣的人都有啊。』會一笑置之了。」有理說。

「我最近遇到了一些神奇的事，害我不得不相信，似乎真的有神的存在喔。」幼心說。

「？」心臟砰砰地加速。

「故事有點長。你願意聽嗎？」

「My pleasure.」有理說。

幼心覺得，反正也不認識這位男生，以後也不太可能碰面了，便把咖



啡廳的狗狗、冰淇淋的願望、夢裡的男子，好好地跟有理說一遍。

「夢裡的男子長什麼樣子呢？」有理問。

「看不太清楚他的臉，很可惜……我沒有辦法認得。」

有理便說他也喜歡一個女孩，那個女孩有著最漂亮青澀，又帶點害怕的眼神。他每次看到都感到很憐惜。他已經偷偷觀察那個女孩很久，但她還不知道有他這個人。

幼心不知道該說什麼，但她很久沒有像現在這樣交換祕密了，而且還是在火車上。她很早就注意到有理讀著一本書，便把焦點轉移到書上，問他在讀什麼。

於是有理把手中的書拿給幼心看。書皮封面下行寫著「All I need is love」，上行一下子認不出來，但應該是個人名，中間則被一張人的畫像佔滿。

「看起來有點像自傳什麼的。」幼心說。

「有理笑得很靦腆「直覺很準。」，「妳看過《Before Sunrise》嗎？」

「很久以前看過。很浪漫呀。」

「哈。這就是男主角在火車上讀的書，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完電影只覺得『噢，很浪漫。』（幼心笑了出來）就沒什麼感覺了。但對那本書卻一直很有興趣。才出現幾個鏡頭而已欸。」

「你滿特別的，竟然真的把那本書找來看。」

「不過看完一部不痛不癢的愛情電影，卻能跟一本更有趣的書相遇，那對我來說，這部電影就太值得了。」有理笑著說。

「所以也應該感謝伊森霍克的巧思嘍。」幼心接著說。

接下來好像有什麼不能明說的默契在兩人心中產生。Before Sunrise，說的可就是兩個火車上不期而遇的男女，一起展開的瘋狂又浪漫的午夜啊。

幾乎是脫口而出，有理說：

「妳願意相信我嗎？」

「嗯？我們也要在某一站下車嗎？」



「那個，待會再說。」有理好笑地說，暗暗慶幸幼心開了這個玩笑，讓他沒那麼緊張，或者是說，趁著還在熱頭上的興奮，他真的可以一股作氣全部講出來。「關於那些咖啡廳發生的事情，妳真的覺得，是『由狗狗化身成的男子』替妳完成的嗎？」

就算很荒唐也得相信呀。幼心說。而且，那這樣夢境要怎麼說？

「狗狗就是狗狗，他當然聽不懂妳跟他說什麼。這……其實是中間有某個人替妳完成。草莓冰淇淋、雨衣，還有……火車票！對吧。」

幼心馬上想到，她剛剛沒跟他說得那麼仔細。他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為什麼你知道那麼多？」

「其實我也是咖啡廳的常客。從我第一次聽到妳跟狗狗講話開始，我就一直在注意你們——妳了。其實，都是我做的。」

然後有理把他的火車票拿給幼心看。

「我一聽到妳要回家，馬上就買了兩張。」

現在真相大白。幼心心裡想著，早在聊到《Before Sunrise》的時候，她已經差不多喜歡上這個男生了。跟夢裡的男生是兩回事，或著是說，這兩件事在她心裡可以同時並行。現在，夢啊、狗啊、神奇的事啊，竟然跟眼前這個男生交疊在一起了。可是重要的是感受現在。前面有理默默替她完成的事，則是說明他善良又保持童心——可能還有執行力——，這些她無法在火車上就能得知的事實。

兩人就這樣安靜了好一陣子，多數時候是傻笑。火車依然疾駛，當有理轉頭，他看到幼心正看著他，眼神毫無畏怯。然後，新竹站到了，最後兩個人一起下了車。



賞讀

孫德宜

《記憶體》和《秘密》這兩篇短篇小說，都有著某種程度上，不合時宜的懷舊風：不擅長溝通也無意追求孤獨的美麗女孩幼心，念的是應該得和人相處的社會系，泡在南部鄉下大學旁的小咖啡館裡，讀著不念也應該會過的憲法，只跟咖啡館養的公狗說秘密，過著「這種對班上同學來說，是自以為自己是上等人的行為」的生活。現實中的台灣土狗和夢境中的優質男孩，只是突顯女孩虛實交替的眾聲喧嘩與疏離。有著輕微心臟病的有理，因為父親的喪事在鄉下留下來：雖然已過了「臉上多少長了一點一點的小肉芽」的「二十七」歲，「但因為皮膚偏白皙，走路的時候細柔的瀏海隨著微風飛揚」，和「長期住在首都產生的良好教養，帶了點疏離」，「看上去還是個大男孩」。「讓人覺得他隨時都身處他自己的世界」的有理，出現在這個

南部鄉下大學旁的小咖啡館，偷聽到「青澀」又有「溫柔內蘊」的幼心。自此女孩的冰淇淋、全新的雨衣和返鄉的車票，都像有魔法油燈般心想事成。直到女孩回新竹的火車在彰化停靠時，才得知這個鄰座如《Before Sunrise》（愛在黎明破曉時：一套1995年的美國電影首部曲）列車上一見如故的年輕人，正是讓自己秘密成真的魔法精靈。這篇的結尾，和《記憶體》這篇短篇小說一樣，復刻著1900青春年代的單純美好，是這麼不真實的期許與祝禱：相較於時下社會新聞上動輒刀光相見的男女戀情，兩人傻笑著一起下了新竹站，就像個有著濃濃村上春樹味兒的童話或幾米繪本，引人輕吁深嘆。（「」括號內的特殊字體文字，是直接擷取原作的文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2014 / 許懷方等作

-- 新竹市 : 竹市文化局, 民103.12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4-3005-9(平裝)

830.86

103023446



發行人 許明財
總編輯 林榮洲
副總編輯 陳淑惠、郭淑婉
作者 許懷方等作
編輯 邱淑芳、吳佳純
出版者 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 30054新竹市東大路2段15巷1號
網址 <http://www.hcccb.gov.tw>
出版 中華民國103年12月出版
定價 360元
G P N 1010302542
I S B N 978-986-04-3005-9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